

宋

會

要

宋會要 丁錢

起建炎三年訖開禧三年

高宗建炎三年十一月三日德音訪聞兩浙人戶歲出
丁鹽錢每丁錢納錢二百二十七文後來並令折納絹
一尺綿一兩已是太重近年以來戶口減耗丁鹽錢額
未嘗蠲除至有一丁認三丁之賦加以近歲綿絹價高
比之納錢暗增數倍民戶重困無甚于此自今第五等
以下人戶一半依舊折納外餘一半只納見錢 紹興
三年四月九日權發遣嚴州顏為言乞許曾得文解及
該免文解人並免身丁詔令戶部立法今脩立下條諸
未入官人校尉京府諸州助教免二丁二人以上免一
丁一名者不免得解及應免解人助教廣南攝官流外

品官三省守當官守闕守當官私名以上

私名謂已未入額編排定

數樞密院貼房守闕貼房散祇候以上職醫助教攝叅

軍之類并侍丁本身並免丁役從之六年八月三日

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王迪言願詔有司講求諸路丁

錢丁米之數隨田稅帶納勘會湖南路丁米已降指揮

除二分見于人戶田畝上均敷外餘一分令本路轉運

使相度具數申尚書省兩浙路丁鹽錢係催納見錢并

許將土產紬絹依時價折納詔令戶部行下諸路轉運

司具本路有無丁錢丁米及如何催理具狀申尚書省

十五年正月二十七日臣僚言州縣坊郭鄉村人戶

既有身丁即充應諸般差使雖官戶形勢之家亦各數

納元役錢唯有僧道例免丁役別無輸納坐享安閑顯
屬僥倖乞令僧道隨等級高下出免丁錢庶得與官民
戶事體均一旨部言今措置到下項甲乙住持律院并
十方教院講院僧散衆每名納錢五貫文省紫衣二字
師號納錢六貫文省只紫衣無紫衣四字師號每名納
錢八貫文省紫衣六字師號每名納錢九貫文省知事
每名納錢八貫文省住持僧職法師每名納錢一十五
貫文省十方僧院僧散衆每名納錢二貫文省紫衣二
字師號每名納錢三貫文省只紫衣無紫衣四字師號
每名納錢四貫文省紫衣六字師號每名納錢六貫文
省知事每名納錢五貫文省住持長老每名納錢一十

未
凡

貫文省宮觀道士散衆每名納錢二貫文省紫衣二字

師號每名納錢三貫文省

只紫衣無師號同

紫衣四字師號每

名納錢四貫文省紫衣六字師號每名納錢五貫文省

知事每名納錢五貫文省知觀法師號每名納錢八貫

文省

道正副等同

詔依二月十二日臣僚言乞太學生免丁

役令勅令所立法

令

脩立下條諸未入官人校尉京府

諸州助教得解及應免解人并見係太學生並免丁役

從之

二十四年八月十二日戶部言契勘近承指揮

紫衣師號依舊給降書填今相度欲將今來請新法紫

衣師號僧道合納免丁錢數內甲乙住持律院十方教

院講院並與依十方禪寺僧體例立定錢數輸納施行

其十方禪寺并宮觀道士並依散眾錢數上與減三分
之一輸納庶幾事體稍優樂予請買從之 二十五年
八月十一日詔人戶身丁免丁錢可特放一年以御前錢
依數還戶部 十一月十九日敕人戶身丁僧道免丁
錢近降指揮放一年已行約束將已納在官錢物理作
未平合納之數尚慮州縣巧以名色復行推理仰諸路
監司覺察如有違戾去處按劾以聞 二十六年七月
三日詔昨降指揮放免諸州軍身丁錢一年不住據諸
處申請乞將身丁綿絹一槩蠲放契勘元降指揮雖止
為丁錢緣事屬一体理宜優恤可令戶部將身丁綿絹
並與蠲放一年所放丁絹約計二十四萬餘匹于內庫

夫降本色絹并買絹錢各一半應副歲計支遣如有人
戶已送納過數目即與來年折除如州縣承今降指揮
蠲放後輒敢擅行催納許人戶徑赴臺省申訴仍專委
監司覺察臺諫彈劾以聞當重典憲仍令戶部鑒版
遍下所屬遵守施行 同日三省言准詔蠲放民間一
年丁絹之數計二十四萬匹內十二萬匹令與戶部官
商量措置收買合用錢于內藏庫支還餘十二萬匹令
內庫支給本色以惠細民沈該等曰昨降指揮止為免
丁錢今陛下欲并與丁絹及綿全行蠲放聖恩寬大百
姓蒙被實德今歲絲蚕登熟民間絹易得置場收買使
可足數上曰不惟寬民力且不失信于民該曰陛下加

惠百姓捐內府之藏以助民力堯舜博施仁不是過也
上又曰近得一雨甚可喜該等奏曰只如今日蠲放民
間丁絹便可召和氣致甘澤 十一日有詔今令內庫
支降絹并買絹錢補填已放人戶身丁絹絹及人戶已
有納過數目即與來年折除尚慮州縣將今來人戶已
納之數巧作名色却填別項積欠致失優恤之意令諸
路監司給榜下所屬州縣仍各出文榜曉諭務令人
戶通知如有違例依已降指揮許人戶越訴專委監司
覺察臺諫彈劾以聞當重寘典憲 十二日詔諸州專
令知通取索逐縣丁簿稽考歲數依年格收附銷落如
輒敢將未成丁之人先次拘催及_乃丁不為即時銷落

芳一休芬

許經本州申訴依條根治施行如不為施行即時經監
司臺省陳訴仍令監司常切覺察臺諫彈劾以聞當重
寘于法 二十八年正月二十八日直秘閣荆湖北路
轉運判官羅孝芳言荆湖北州縣昨經殘破亡夫版籍
乃有以丁增稅者根括人戶籍其丁口使一丁受種七
斗以為稅額有元係一斗之稅而家有三丁則增為二
石一斗之稅不問其田之多少也又請佃人戶止有常
平田而無已業常平之租不可增數而丁_多于常平之田
則虛責其民田之人欲望行下本路許人自陳令監司
帥臣選清強官吏覈實改正戶部言欲下湖北轉運司
同本路提刑司常平安撫司取見詣實因依公共從長

相度可否利便保明施行從之 十二月二十三日敕
應開河人夫雖已支^錢錢緣料差多日有妨營運可令
本府取見鄉分姓名的確人數與免今年身丁錢一半
如已送納與理作來年合納之數 三十年七月十九
日兩浙轉運司言湖州武康縣每四丁絹一疋自來並
納本色不賣折錢烏程歸安吳興安吉德清縣每三丁
納絹一疋自來聽從民便或納本色或納見錢州縣舊
例一戶三丁納本色絹二丁折納見錢又逐縣丁產簿
籍不明並不逐時銷注陞降將來經拘籍丁名之人行
下追催號為腹撐丁又名貌丁既不收係省額止以充
州縣支用又將合催丁名預出由子付人戶收執送納

有力上戶及攬納之人多是攬先送納本色貧民下戶
並須催納見錢折納倍費虧損下戶詔令兩浙轉運司
措置改正出榜約束曉諭如有違戾許人戶越訴仍令
戶部行下其餘州縣或有似此去處亦仰依此改正
三十一年正月十四日尚書左司郎中兼權中書門下
省檢正諸房公事呂廣問言昨任兩浙運副日被旨措
置改正湖州丁絹不均等事今照得朝廷未行鈔鹽以
前歲計丁口官散蚕鹽丁給鹽一斗納錢一百六十六
文謂之丁鹽錢自行鈔鹽之後官不給鹽依舊錢每丁
增至三百六十文謂之身丁錢至大觀中湖州申明今
三丁折絹一疋當時絹錢未有倍費其後絹價增長倍

費漸多宣和中唯武康知縣姓朱人將本縣保甲依法
編排見得丁數增添遂中朝廷將所增丁口均入絹數
趙成四丁納絹一足其餘五縣後來丁口雖增不曾均
趙至今三丁猶當一絹蓋緣逐縣例將寬剩人丁不行
注籍暗收丁錢以資他用籍既不明無以稽考所增錢
數不盡歸官凡公吏保正長皆得侵隱而又丁籍歲終
既不開收年額所催止憑舊籍遂致老病死亡更不除
減民間既苦絹價賠費而又虛耗合消之數由是民力
日困本司相度若令逐人巡門根刷徒擾擾遂措置申
明印給申狀從本州每縣差官一員責付逐鄉保長俵
散每三十戶結為一甲自書本戶的實丁口結罪違相

委保所有以前隱落更不坐罪唯今來狀內隱落不實
許人陳告斷罪追賞其甲狀付所委官拘類取見逐縣
增添丁口趙入舊額依做武康体例增丁減絹以寬民
力除行下本州縣併散給印榜鄉村曉諭及于所給印
榜申狀前未印申說今來正緣人戶送納身丁錢絹太
重措置括責要見所增丁數趙入舊額均減丁絹即非
要添丁額以增絹數使人戶通知不致疑惑今諸縣推
排稍已就緒且舉長興一縣論之元管丁五萬一千有
零今排出八萬三千比舊約增十分之四舊額理絹一
萬七千每丁納絹一丈三尺合折錢二貫三百有零今
據排出人丁均減外每丁止納絹八尺有零合折錢一

益不溢

貫四百委是民力稍寬訪聞昨來作弊欺隱丁口之人
今既改正奸計不行却乃扇搖人戶稱是官司排出丁
口比舊增蓋謂要增添上供歲額非是欲于逐一名下
逃相均減仍聞逐縣事体不同亦有排出人丁所增數
目不多去處妄說官司欲以增數最多縣分與諸縣來
同通一州絹額均攤以此民間不免疑惑兼慮有僥望
希求之人不知朝廷措置本意卽民却將增出人丁陳
獻利便妄乞別項拘催以為額外羨餘之數如此則一
州民力愈困必致逃移照得湖州申到歲額身丁細絹
八萬一十六匹二丈七尺三寸四分逐年別無增減欲
望明降指揮上件身丁細絹止依舊額催理所有今來

緒一序

排出丁口逐縣各將元額均敷不得輒增舊額先次行
下戶部運司湖州照會約束仍有妄獻利便擾民之人
亦乞重作施行 三十二年四月十八日安豐軍言近
緣金賊侵犯未成倫緒僧道免丁錢難以辦集詔權與
展免一年 五月二十一日權發遣湖州陳之茂言兩
浙丁錢自皇祐中許人戶將土產紬絹依時價折納謂
之丁絹烏程諸縣每四丁納絹一匹長興縣每五丁納
絹一疋今之措置蓋有二說一欲將歲額為定數却以
續增之丁均入歲額不必拘以四丁五丁為一絹如此
則丁口既增丁錢亦減朝廷不失常額民亦易于輸納
一欲將絹錢每疋作五貫紐計折納向若只納本色緣

百姓僻居郊野艱于湊成端匹付之攬戶多取價直是
納丁之家雖使納本色其實與折錢無異況畸零合鈔
少者四戶多者八戶^或一二十戶無緣人人得鈔鄉司
作弊重疊追呼于是戶部言今欲下兩浙轉運司行下
本州將人戶所納丁絹如願本色者即依已降指揮與
別戶合鈔湊成端匹送納各給憑由若願納錢即聽從
便其所乞折納絹價如別無虧損官私^亦依所乞施行今
後增減丁數即不得損益元額從之 孝宗隆興二年
四月二十六日知常州宜興縣姜詒言本縣無稅產人
戶每丁納丁身鹽錢二百文足第四第五等人戶有墓
地者謂之墓戶徑界之時均紐正稅外又令帶納丁鹽

絹作折帛錢輸納本州管下晉陵武進無錫三縣皆于
衆戶田產上均納獨是本縣紐在下戶帶丁收納致人
戶不得已將父祖墳墓遺棄逃亡或典賣與人在上耕
種使枯骨暴露情實可憫欲乞依三縣一例均納從之
乾道元年二月二十二日詔朕以淫雨不止有傷麥
麥自二十五日避正殿減常膳其浙東西路災傷人戶
合納乾通元年身丁錢絹臨安府紹興府湖常州並與
全免一年溫台明處州鎮江府並各減放一半將減下
之數于內庫紐支銀絹撥還戶部 三月十六日三省
言竊慮州縣奉行不虔依舊催理有失寬恤之意詔令
逐州府遵依已降指揮如有違戾許人戶越訴當職官

更重寘典憲

四月四日詔僧道年六十以上并薦廢

殘疾之人並比附民丁放納丁錢自乾道元年為始仍
今州縣出榜曉諭二年四月七日臣僚言民戶歲各
有丁身錢州縣按籍拘催雖一夫不可幸免至逃亡死
絕自當開落去歲二浙水潦疾疫相仍因而死亡其數
頗多聖恩寬恤已免當年丁錢竊聞今歲州縣起催乃
以虛名追實錢或老耄幼弱為之代輸或者保鄰里為
之償納百姓飢餓之餘自納身丁已似不堪而況更為
他人輸納矧所得甚微而為細民之害不輕欲乞行下
諸州覆開落仍令監司按察從之五月九日臣僚言
兩浙路去年百姓以疾疫死亡以飢餓流移者至多州

覆示覈

卷之六

縣丁籍自應虧減竊聞州縣按籍而催尚仍故目官吏急于逃責將年未及之人籍為成丁或密計所虧之額多取之于見存之人或抑令保正長合力備脩欲望特降指揮下兩浙州縣覆實流移死亡丁數保明申上權行倚閣候將來流移歸業中小成丁仍令漸次增補不過數年自當復舊從之 六年正月十四日戶部尚書曹懷等言自放行度牒給賣過一十二萬餘道已剝度披_載僧道數目不少今稽考得州縣近年所納免丁錢比未放行度牒以前年分止增三五萬貫顯是州縣作弊公然侵隱或作僧道雲遊為名不納或當來妄供中年甲入老規避免納之數是致暗失財計望行下諸路

提刑司委官檢察括青從實拘收盡數入總制帳每季起發毋令依前作弊欺隱仍開具括青到錢數類聚一路總數保明供申戶部驅磨從之三月二十四日嚴州言乞先將本州第五等戶無產之人丁鹽絹數蠲減戶部契勘嚴州民戶從來輸納丁鹽絹係給舊年例合納之數難以遽行減免緣本州昨來知州劉極任內發到餘剩錢六萬三千貫已起赴左藏南庫送納了當今欲下嚴州將第五等無產稅人戶四萬一百九十六丁合納丁鹽絹與放免一年計減放絹一萬二千八百六十二匹二丈八尺八寸每匹作六貫文省紐計價錢七萬七千二百七十三貫七百二十八文令左藏南庫却

東市南

將嚴州起發到前項餘剩錢六萬三千貫撥還左藏西
庫其餘不足錢一萬四千一百七十三貫七百二十八
文本部自行管認從之 同日新差權知惠州葛延年
上殿奏事乞放廣東身丁米上曰分明是科敷延年奏
此米其來已久止緣縣官欲以丁口增行為科最故逃
亡者不為開落勒令催科甲頭代納人甚苦之上曰合
與他豁除 閏五月二十四日詔江東路被水去處比
餘路最多可令江東轉運司將建康府太平州寶被水
縣分第四第五等人戶今年身丁錢並與放免一年不
得巧作名色依舊科取如有違戾令監司覺察按劾重
作施行許人戶越訴 十一月十八日浙東提舉常平

蘇嶠言乞將温州旱傷第四等以下合納身丁將與蠲
放一年為錢一萬六千餘貫從之 七年二月八日詔
温州人戶合納身丁絹隨夏料送納已承乾道六年十
一月十八日指揮將第四第五等人戶與放_免一年外
竊慮所降指揮之前已有人戶送納在官仰並特與埋
作乾道七年合納之數 十二月三十日戶部契勘浙
東温州浙西湖州今歲荒歉最甚温州已降指揮將旱
傷去處第四等五等人戶今年身丁錢並與放免一年
其湖州亦當一体施行乞將湖州五等以下細民今年
年丁稅或尚有欠負持與蠲免不得依前巧作名色追
理從之 七年二月十四日冊皇太子赦應民間有曾

祖父存而身已成丁者其丁錢身後並免一年訪聞
二廣民戶輸納丁錢去處近來官司纔年十二三便行
科納謂之掛丁錢多致逃亡仰本路監司常切嚴行覺
察約束 九年十一月九日南郊赦廣南東西兩路民
間有曾祖父母存而身未成丁之人訪聞州縣便行科
納謂之掛丁錢遂致丁口逃亡已令監司約束所隸州
縣尚慮不遵成憲甚失朝廷愛民之意仰逐路帥臣更
加覺察或有違戾互行按治以聞當議重作施行 七
月十五日直寶文閣知建寧府趙孝端言生子孫而殺
之者法禁非不嚴脩間有違者蓋民貧累衆無力贍給
年方至丁復有輸納身丁之患臣自到任首行曉諭貧

乏之家生子許經府驗實支錢米給濟尚慮細民貧困
未能不至犯法乞將本府七縣人(身)(戶)丁錢自今後並
與蠲免從之 八月十四日宰執進呈兩浙諸州丁鹽
絹數上曰范成大謂處州丁錢太重遂有不舉子之風
虞允文奏曰誠有之但諸州縣丁絹尺寸多少各不等
欲擇其重者蠲之上曰有一家而數丁者須當量與減
免卿等更議定以聞于是詔兩浙州軍人戶身丁鹽錢
折納細絹數內紹興府湖處州比之他州最重數納不
均訪聞民戶避免至于生子不舉有傷風化可令提舉
常平官限一月取見逐州所管戶口丁數等第每丁歲
納若干有無科折覈寔保明攢具成冊繳申尚書省請

旨 十月一日司農少卿總領淮東軍馬錢糧蔡洸言
鎮江共管三邑而輸丁各異有所謂稅戶有所謂客戶
稅戶者有常產之人也客戶則無產而僑寓者也稅戶
客戶惟丹徒並輸丁而丹陽金壇二邑有稅則無丁其
輸丁者客戶而已每丁所輸或二尺或四尺固已不同
而官司受納則以匹計故攬納者得以邀其利倍取其
直然後湊匹賤買以輸之眾戶併而為一鈔有鈔則可
持以為驗而無鈔未免有重疊追輸之擾豈不重困民
力乞令稅客戶一体輸納少輸客戶之力而三邑不得
自為同異則民樂輸矣仍乞見輸丁絹依和買之宜計
尺折納而人給一鈔既免重疊追擾且攬戶不得以邀

其利則民不困矣況一歲不過一千七百三十二足一丈八尺若以其絹合赴內帑交納之物于法有礙即乞令鎮江府折納買絹起發于官無損而三萬六千九百餘丁均被寔惠從之 八年五月知湖州單叢言本州六縣管二十六萬八千九十九丁計絹六萬五千二百九十六足有零又續編排出隱漏一萬四千八百九十二丁元額每三丁或四丁以上納絹一足視他州為重詔每七丁共納絹一足比元額每歲計減絹二萬四千八百二十匹今提領左藏南庫所每年于納到沙田蓋場租錢內撥還戶部未幾續冰指揮下項嚴州管一十三萬一千二百二十四丁每歲納紬絹三萬九千三百九十

九匹有零係每丁納絹一丈二尺八寸紹興府管三十
三萬三千五百二十一丁每歲納紬絹四萬三千一十
五疋有零綿七萬七千四百二十餘兩錢四萬七千七
百五十貫有零上四等係約四丁納絹一疋五等係約
八丁納絹一匹處州管一十九萬一千三百八丁每歲
納絹錢二十萬三千六百餘貫係四丁以上共納絹一
匹委是稍重詔嚴州依湖州每七丁共納絹一匹每年
共減二萬四千二百九十三匹有零計錢四萬七千一
百七十貫足有零紹興府上四等每七丁共納絹一疋
第五等每十丁共納絹一疋每年共減絹一萬三匹二
丈五尺四寸計錢五萬二千一十八貫七百足有零處

州上四等戶每五丁共納絹一匹五等戶每八丁共納
絹一匹每年共減絹九十九百一十匹有零計錢三萬
四千六百八十貫文足有零以上減下錢數並令每年
收到沙田薑場租錢內撥還戶部 九年五月十一日
中書門下言節次已降指^牒湖嚴處州紹興府歲輸丁絹
各已均減如願共納成匹絹帛尚慮止是一戶得鈔餘
戶無以執照乞令逐州府每戶各給憑由以革再行追
援輸納之弊仍自乾道八年為始若人戶已有納過數
目亦與出給憑由理充乾道九年合納之數不得重疊
科取如違官吏重作施行許人戶越訴仍多出文榜曉
諭人戶通知從之 十一月九日南郊散台州城內被

火居民仰本州取會保明詣寔將今年未蠲身丁與免
一年仍將來年身丁更與蠲免一年先是年執進呈台
州旱傷并遺入事上曰台州今歲旱傷繼之以火小民
不易州郡亦闕乏除已給降錢米應副賑濟更遺外其
被災民戶身丁錢可與免納一年曾懷等奏曰州郡細
民皆蒙聖恩軫念如此乞于郊赦內行下故有是詔

全唐文

宋朝會要

身丁淳熙元年二月十九日詔湖州管下民戶身丁錢
絹多是捺成端足例皆付之攬戶要以重價可從民便
折納見錢令州縣自行買絹解發上供從知烏程縣
余端禮請也二
年十二月十七日慶壽赦應人戶有祖父母父母年八
十以上與免戶下一名身丁錢物赦同三年十二月
十二日南郊赦廣南東西路民間有曾祖父母存而身
成丁之人訪聞州縣便行科納謂之挂丁錢遠方實被
其害雖已令監司約束尚慮不遵成憲有失朝廷愛民
之意仰逐路帥臣便加覺察或有違戾互行按治以聞

六年九年明堂教八年十二月九日詔逐路旱傷州

東紹興府婺州衢州衢州西臨安府嚴州湖州長興安吉

兩縣常州鎮江府江陰軍江東建康府饒州徽州南

康軍廣德軍江西興國軍湖北江陵府鄂州漢陽軍復

州德安府淮東八州淮西八州軍淳熙九年分應民戶

合納身丁錢物並特免一年州縣輒敢催取許人戶陳

訴九年九月十三日明堂教諸路人戶輸納身丁錢

自有條格并年甲藉照據訪聞州縣將來年老之人不

即除落其未及戒丁人勒令鄉司保長括責認納令提

刑司常切覺察及許人戶越訴明堂教紹熙二年十一月

月五年九月並同十一年五月十九日右正言蔣繼周言訪聞

溫處流民丁籍尚存諸縣催租無人供納或其家丁壯
既去老弱獨留監繫輸填急如星火有及其宗族姻親
鄰里不然則令保正保長均賠因而多糾未成丁人名
為充代追擾不能安居去者無復可歸留者行且繼去
誠非細事大抵人戶身丁所納錢帛吏操其權縣制其
贏增減出沒漫不可考縱有銷落率常有餘乞令溫處
州守臣將屬縣流移人戶覈實除落丁籍不得存留抑
勒賠填如有違戾令監司覺察以聞從之 十二年四
月三日刑部尚書兼吏部尚書兼侍讀蕭燧言廣西去
朝廷為最遠其民視諸路為最貧而小民之無稅產者
貧尤甚為竊見在法民年二十一為丁六十為老官司

按籍計年將進丁或入老疾應收免課役者皆縣令親
貌顏狀注籍通知取索丁簿稽考歲數收附銷落法意
非不善也奈何廣西並海諸郡以身丁錢為巧取之資
有收附而無銷落一家之中其子若孫年長而成丁者
使之輸納可也而父祖之老疾者不免焉又況輸納之
際邀求無藝錢則倍收剩利來則多量加耗一戶計丁
若干每戶必使之分析一戶之內有抄紙錢息本錢糜
費錢公庫錢大抵公庫所入居多此何理耶是以其民
苦之有計避免或改作女戶或涉居異鄉或捨農而為
工匠或泛海而逐商販曾不得安其業固聖主之所不
忍聞也乞令廣西帥臣監司措置行下從收附銷落之

制革違法過取之害多散文榜曉諭如或仍前科擾即
令按劾重寘典憲以厲其餘庶幾窮民得安其業其他
諸路州軍有似此者乞令本路監司依倣施行從之
十三年正月一日慶壽杖應諸路州縣有身丁錢去處
其第五等人戶并無產而有丁者並與減免淳熙十三
年分身丁錢物之半十月七日詔戶部將漳泉州興化
軍減免身丁錢未照應已支降撥還錢數各與理豁仍
劄下福建路轉運司并遂州照會 十四年八月二十
六日知鎮江府張杓言在任日嘗具奏聞以鎮江府秋
後栽插方畢偶白露前無雨高田遂至早稻竊惟地瘠
民貧臣雖以十三年以前秋(夏)稅租本府合得州用錢

數盡行倚闕而猶有丁錢一事計口而科各縣不等雖
每名不過數百皆是貧民下戶銖積寸累方能輸納去
歲以慶典恩赦蠲放下五等戶一半之數通不過六千
九百三十餘費人情便覺寬舒況今漸次已有送納止
是旱鄉人戶委無可輸州縣期限逼迫未免騷擾乞將
鎮江府下第五等人戶未納丁錢特與蠲免庶使小民
得免流移從之以上孝宗會要淳熙十六年閏五月十九日詔
諸路州縣僧道年六十以上合納丁錢特與放免一年
或已納在官與理充將來之數如敢却行催理許越訴
監司覺察以聞 紹熙元年正月十七日詔臨安府屬
縣民戶身丁錢可自紹熙元年更與蠲放三年仍給降

黃榜曉諭 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南郊赦舊法僧道
年六十以上及篤廢殘疾者本身丁錢聽免續降指揮
僧道七十以上及篤廢殘疾本身並特免放近來給降
度牒披剃稍多自合將所收免丁錢盡數起發訪聞州
郡將合入老僧道不行依法赦免仍舊照額復行拘催
以致被害深可憐憫可令州軍照逐歲僧道丁籍實數
拘催仍令提刑司常切覺察毋致違戾同日赦僧道免
丁等錢物可自今赦到日仰諸路漕司委官將淳熙十
六年終以前並與日下除放 四年正月二十三日詔
臨安府屬縣民戶身丁錢可自紹熙四年更與蠲放三
年仍給降黃榜曉諭 五年正月一日慶壽赦應人戶

有祖父母父母年八十以上與免戶下一名身丁錢物

以上光宗會要紹熙五年九月十四日敕文舊法僧道年六十

以上及篤廢殘疾者本身丁錢聽免續降指揮僧道七

十以上及篤廢殘疾本身丁錢並特免放近來給降度

牒披刺稍多自合將所次免丁錢盡數發起訪聞州郡

將合入老僧道不行依法免放仍舊照額復行拘催以

致被害深可憐憫可令州郡照逐歲僧道丁籍實數拘

催仍令提刑司常切覺察毋致違戾自後亦如之同日

敕文廣南東西路民間有曾祖父母存或祖父母年已

六十而身未成丁之人訪聞州縣便行科納謂之掛丁

錢已令監司約束或有違戾委帥臣巨察以聞自後亦如之

如之十月二十四日都省勘會已降聖旨訪聞兩浙路
州軍縣多有水旱去處民戶合納身丁及鹽錢來年並
與權放一年其今年有未納者並與倚閣 慶元二年
二月二十一日詔臨安府屬縣民戶身丁錢可自慶元
二年更與蠲放三年仍給降黃榜曉諭 嘉泰元年十
二月十四日詔臨安府屬縣人戶身丁錢可自嘉泰二
年更放三年 四年八月二十三日詔紹興府係橫宮
所在理宜優恤本府人戶所納身丁錢絹綿鹽可自嘉
泰五年永與除放十月二十一日三省言已降指揮紹
興府人戶合納身丁錢絹綿鹽並自嘉泰五年永與蠲
免緣上件錢物並係分隸之數照得戶部昨來供奉慈

福宮壽慈宮錢物除金銀外歲減錢一百一十餘萬貫
至今不曾椿發詔紹興府每歲合減身丁錢絹綿塩之
數並令戶部於減下俸錢內抱認發還 開禧元年十
二月二十一日詔朕惟方今大計在寬民力勝茲二劑
實拱行都尤當優恤以厚根本況承平歲久生齒日繁
程其賦租之餘重以身丁之斂吏弗加省民輸益艱中
夜以思靡遑安處非不知國用所係儲積宜豐顧寧損
於縣官以少紓於民力爰敷曠澤庸示至懷其兩浙路
身丁錢絹可自開禧二年並與除放二年正月一日詔
兩浙州軍嘉泰元年至開禧元年終未起身丁錢絹細
綿內實係人戶拖欠之數並與蠲免如州軍仍前催理

許人戶越訴官吏重作施行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冊
皇太子赦文訪聞二廣人戶輸納丁錢纔年十二三便
行科納謂之挂丁錢多致逃亡仰本路監司師臣照累
赦常切嚴行覺察約束毋致違戾

以上寧
宗會要

宋會要 役法

起淳熙元年嘉定

淳熙元年三月五日臣僚言諸路州縣一都之內保正凡二而保長凡八保正物力頗高役之二歲尚可枝梧至于保長類多下戶無十金之儲限以二年困窮特立甚欲乞保正止仍舊法保長限以一年使深恩實惠下及細民從之十月三日浙西提舉葉樸言差役之弊乞明詔有司嚴立條法於是敕令所擬修下條諸選定合充保正長而選役妄訟以致役滿人過期不替或權募人充過月日者並勒當役妄訟人於正役年限外增展施延月日謂如合役二年若因妄訟拖延一季即正役二年一季之類若當行人吏或鄉司受情增減物力定差不當即勒雇人代充權替役滿人候差定正役人日交替其罪各依本法從之六年三月二日臣僚言乞詔戶部將隆興元年至今應干役法奏請續降銜改指揮盡行檢舉更加審訂詔戶部看詳本部乞下諸路提舉司依本官奏陳事理開具銜改條法指揮並見行條法續詳指揮行下所部州縣通出榜文分明曉諭民戶通知常切遵守從之四月二十七日詔自今大保長不許催科止受憑由給付人戶令依限輸納如有頑戶欠多即差保正追納以臣僚言差役之弊人但知保正受害不知大保大催科者受害尤重蓋其數多於保正而

力弱於大姓故有是詔六月五日詔常州近籍沒都吏陳持家財盡行出賣其錢分給沿河三縣四十五都保正長買田添助義役其田仍以縣分均撥日後拘沒到似此田產及其他諸州縣並不許援例從如州李結請也九月十六日明堂赦在法大保長願兼戶長者輪催納稅租一稅一替即因展限而欠數者後料人催及輒勾追催稅人赴官比磨者各有條法斷罪今訪聞諸縣縱容索吏鄉司受上戶計囑抑勒貧乏之家充催稅保長不照應省限多出文引徧行點追每承一引必巧作名目乞不覓誅求有至破家失業自今如有違戾處仰監司按刻常切覺察許被擾保長越訴將當職官吏重寘典憲以後逐却赦同十月十三日臣僚言竊見紹興十二年指揮稱鄉村戶數鄉皆有物力合併歸煙費處外其坊廓及別縣戶有物力在數鄉並令各隨縣分併歸一鄉村物力最高處理為等第選差計募人充役至乾道八年臣僚一時申請坊郭之人去鄉村遠既不係本處相比保伍煙火盜賊何緣機察亦難以責辦催科朝廷遂變此令使兼并之家得以避役而中下戶有被其害者乞將上項差役事止用紹興十二年指揮則豪富之家可以少戢而貧弱之戶可以自伸詔教令所開具舊法已而開具來上詔依紹興十二年十月四日指揮節次續降指揮

並不施行 七年七月十四日臣僚言自來女戶幼丁並得免役近因頒降役法有司抵牾申明遂致不免兼隆興二年老幼疾病之人止免身丁不許免役竊緣老幼疾病在法不合為丁無可免者望詔有司應老疾戶許在人充役其女幼戶依舊蠲免詔勅令所檢會條法釋說既而本所言女戶無人成丁者並不應差役外如有孤幼財產官為檢校即顯幼丁自不成戶止緣淳熙六年六月十六日臣僚言申請之時誤於老疾之人不許免役文內多添一幼字當時批狀行下因此州縣疑惑是致臣僚奏請乞將女幼戶蠲免差役乞自今更不得引用上件批獻並遵前後條法指揮從之 九年二月九日知瓊州韓璧言熙寧間改差役獨海外四州仍舊不改蓋改法之時朝廷以四州之地與黎獠雜居是以姑行差役不欲輕變然其弊甚於免役昨守臣屢有陳乞欲依海內州郡行免役法朝廷重於改更因循至今其弊愈甚富豪之家賄賂公行以計規免中下之戶頻年被擾不得休息至于掌管官物衙前庫子尤為重難深村愚民不諳書算於收支出入之際為專典所欺以致失陷難陪逃移破家死於非命不知其幾乞罷海外差役依海北免役事體施行朝廷下其章令廣西監司差官詢究四州之民願與不願免役皆以為便從之 十年十月四日

臣僚言處州進士經御史臺畫一十項陳論本州義役擾民臣因根究本末義役之說起於乾道五年五月知處州范成大奏陳處州松陽縣有一兩都自相要約各出田穀以助役戶永為義產總計為田三千三百餘畝乞行下諸路州軍專縣官依此勸誘至七年正月成大為中書舍人再述前請朝廷從之淳熙三年陳孺知處州任滿奏事言其不便乞依見行條法照物力資次依公差募至八年處州布衣上書乞行義役詔令季翔限十日看詳以聞翔奏欲每田百畝出田二畝官民僧道並為一等是年六月本州進士經御史臺投狀訴義役不便已令戶部行下本州照會臣竊謂國家役法自祖宗以來前後講論詳矣自范成大倡為義役之說而處州六邑之民擾擾于義役者十有六年朝廷令守臣季翔看詳蓋欲其詳酌可否曾不能參照案牘博詢民言辨范成大陳孺所奏虛實有請于朝而罷之乃從而附會其說斷以已見官民僧道一等出田他日貧富置之不問人以為重擾舉處州之人初不曰義推行之于兩浙兩浙固已被其擾使推行之於天下豈不重擾哉乞將處州兩浙有見行助役去處聽從民便令官司不得干預州縣遵依見行條法照應物力資次依公差募仍乞將季翔罷黜從之十一年正月十六日進呈監察御史謝諤奏伏見去

歲臣僚論處州守臣不合專主義役之弊蓋欲差役義役並行訪問江東西諸路願為義役者不少胥吏伺隙思敗其謀致人戶赴臺陳訴臣乞應有義役當從民便其不義役者乃行差役上曰前日蔣繼周言處州守臣專行義役之弊今謂欲義役差役各從民便法意補得始圓於是詔依仍照應淳熙十年十月四日已降指揮施行

甲子年七月十二日臣僚言去歲九月陛下可臣僚之奏將坊郭人戶產業歲久不曾推排去處今於農隙推排為見兩制人戶蕃盛差科費力爭訟者多所以論及推排之法其言止欲將坊郭推排蓋坊郭之與鄉村亦又不同是其意非不善也臣觀四方州郡自去年九月行此之後至今諸州申到如建康府太平州廣德軍江陵府常德府永州皆早傷如楚州滁州揚州真州皆申候起稅日如盱眙軍申為極邊累經兵火如沅州申係是極邊從來不曾推排如郴州申累經賊徒殘破未可推排自餘或申展限之類亦頗有之凡此諸州皆是未可施行所申皆其實情則勉彊行之必有弊矣又如江東西風俗不同從祖宗時立法元不用鄉村物力推排專以田地畝頭計稅凡差科只用畝頭為額其事甚簡其數易知若有典憲其稅隨畝頭出入已久相安不候推排而後定也所以鄉村無推排亦有累年不必推排者是兩路

軍
程
州

之風俗不在於推排也今却闢一概施行而所在長吏多不究法意唯憑胥吏差保正副報括凡田間小民粗有未粟耕耨之器纖微細鏹務在無遺指為等第憑此抄籍具供認凡此之擾非一乞下諸路提舉司照應去年九月指揮如有元係推排地分兼有差科不行去處自合遵從施行其別有未便未可推排或元無推排之額如東西湖南三路之類亦須詳審未得據行其來此擾民為害妄增賦額並仰審究奏刻其受害者亦許越訴詔令諸路監司各約束所部州縣照應見行條法施行不得因其科擾引憑詞訴或遇水旱分去處權推排 十二年九月七日臣僚言乞令諸路提舉司行下所部州縣將坊郭人戶產業歲久不行推排去處於今冬農隙日却遵依條法推排仍飭本司今後照應年分檢舉嚴切施行毋得違戾詔監司將軍軍申到已推排去處逐旋申尚書省八月十五日御筆朕惟差役之法為日益久近年以來又創限田之令可謂備矣然州縣奉行之不公豪貴兼井之太甚隱寄挾戶弊端益滋一鄉之中上戶之著役者無幾貧民下戶畏避棄業至不敢蓄頃畝之產甚也謂也有肝之恩莫奈若不計官民戶一例只以等第輪差如此則不惟貧富均一旦稅藉之弊不革而自除一舉兩得何待而不為乎可令戶部給舍臺諫詳議以聞

十一月二十二日南郊赦在法太保長願兼戶長者輸催納稅租一稅一替即因展限而欠數者後科人催及報勾追催稅人赴官比磨者各有條法斷罪訪聞諸縣縱容索吏鄉司受上戶計囑抑勒貧乏之家充催稅保長吏不照應省限多出文引徧行點追到限比磨每承一引必巧作名目乞覓錢物仍將逃亡倚闕稅賦抑令倍備或至破家失業仰監司常切覺察如有違戾去處按劾以聞將當職官吏重寘典憲仍許被擾保長越訴十五年明堂赦同十三年二月十二日敕文閣待制提舉佑神觀兼侍講無同修國史洪邁言乞詔有司行下諸州各令所部縣令於保長一界當替之日即索其所承甲帖勒鄉司當廳開具如已納而掛籍者即時開銷頑戶實不肯納者官為付保正追治逃絕無輸者從實除豁從之五月七日臣僚乞詔有司公共集議將非泛補官及七色補官人非曾在朝實任侍從職事雖寄祿官品秩甚高亦不在限田免役之數其奏薦弟姪子孫及弟姪子孫之所奏薦推而廣之但其源自七色補官而未者苟非自權科第或顯立功名並仍舊同非泛補授人差役庶幾役戶頃增可以少寬民力晉裳猶眾不至賢愚混淆而陛下官民戶通差之詔亦不至徒為虛文誠非小補以上孝宗會要紹熙元年二月二十九日臣僚言近見朝廷

從兩浙漕臣之請所至揭榜限以兩季令官民戶歸併詭名挾戶限滿不
自首者許鄉司等告首將及限滿尚未聞有自首歸併者臣竊謂欲革此
弊莫若命郡守各於僚屬擇能通練清强者每邑一員再展期限專一措
置嚴行督責務在必行其所委之官措置有方許令守臣保明量與推賞
詔潘景珪措置閩奏既而景珪言每縣欲置木櫃二口封鑰印押於縣門
一口今展限內許詭名置產人實封狀攬櫃自首十日一次知縣躬親開
櫃即與免罪追鄉司歸併入戶內一口今展限外許諸邑人并見役公吏
鄉司及保正副保長戶長承帖催稅家人具實封狀告首詭名挾戶之家
攬櫃內十日一次知縣躬親開櫃拆封呼及鄉司究證得實將告中田產
依條給告人犯人從條斷罪所告人內有公吏鄉司等向斷罷已經叙理
充役者被告人名或結託親知經官陳訴冒役官司並不得受理若首
產之後別有被罷冒役之人方許受理仍令轉運提刑提舉安撫司照會
所置木櫃仍造牌二面其一書召人自陳詭名挾戶其一書召人告首詭
戶挾戶詭名挾戶之家除人力佃客幹當掠米人不許告首外田隣并受
寄人亦許令攬櫃首如點檢得實與免罪將告中田產亦給與告人如被
他人陳告田隣并受寄人知情依條科斷告首狀攬櫃日知縣躬親拆封

若有自首狀雖已被他人攬櫃告首知縣點檢得實亦理為自首與免罪
歸併一官戶除登科軍功蔭補外餘依非泛補授不得諮除限田指揮官
戶於戶下書名若係執政侍從兩省臺諫卿諫郎官注云見任某官亡歿
者即云曾任某官官戶既已取見職位姓名若已亡歿即將格內合得田
產據子孫人數均算官戶合得限田子孫雖多須是服闋之後已曾分析
方合據戶均算鄉司諸色人能首併人戶詭名置產依今來指揮照條推
賞給產如逐縣故有阻抑許直經轉運司陳理官戶依格合破限田其家
田產不及格數受寄民戶田畝入戶揆充並許受寄官戶令幹人等首知
縣究證得實將告中田產盡行給賞如他人陳告亦當坐罪詭名挾戶之
家於今展限內不自陳首又無人告論即從逐縣知縣索諸鄉戶長催稅
承帖家人脚頭簿點檢所催稅去處便可照應詭名詭名置產依淳熙十
六年七月二十八日指揮先限一季又展一季限滿更展一季係是三次
立限限內不自更不展日若被人陳首即從今降指揮施行不曾首併田
產稅色之人逐縣出榜告示今後不許作代納銷鈔典賣田產之人知典
賣主係是詭名許行陳首根究指實將元典賣田產給還原主從之六月
十四日戶部尚書葉翥言乞將紹興和買元額十四萬四千有奇先蠲減

四萬餘以十萬匹為額既定然後行均敷之法自上四等至下五等戶各照田產多寡本以經界等則物力高下一例均科其均科委侍從詳議開奏詔專委知紹興府洪邁同提舉鄭澐措置限兩月開具以聞既而邁等榜示官民戶立限一月將詭名狀戶隱寄田產從實開具各令實封經本府及逐縣投櫃首併不以數目多寡年歲遠近並不追理所虧官物仍免罪實候限滿開拆或人戶卡頑不肯鄉司隱庇即點追最多者送獄振勸和買局鄉司節次供具到人戶隱寄物力錢七十萬五千四百七十七貫六百四十四文計四萬八千三百五十五戶元係下五等并白腳今開併入第四等應料和買者三十六萬四千六百五十四貫五百九十二文計詭戶一萬一千九百四十五戶元係下五等今開併係五等不應科者一十萬六千六百六十三貫六百一十六文計詭戶一萬一千一百八十一戶元係上四等今開併不增添和買者二十三萬四千一百五十九貫四百三十六文計詭戶二萬五千二百二十九戶人戶自首併一十五萬八千一百七十貫四百七十一文照得會稽山陰蕭山諸暨上虞共五縣自淳熙十二年創科及真五等戶後來帥臣陳乞自十四年權住催此外又有嵊江逃絕虛掛簿書今蠲減四萬四千二百八十餘匹先與五縣除豁

外尚餘二萬四千二百餘匹却將八縣合實額均作二分四釐有奇帶減
然餘姚新昌嵊縣向來不曾創科五等無前件除豁之數所減比於五縣
為不侔故又微損諸暨山陰最多者補之減多者止於三分五釐減少者
及二分二釐驗一郡之民情校逐縣之事力咸謂輕重適得其平諸縣人
戶物力有元管絕少而新併過倍有元係白脚而新併十百貫者多合陞
起等第免稅長保正之人緣積習累年一旦輸納和買又便當役中產之
家所不能堪今下逐縣以舊籍為限至紹興二年以後始用新籍差役今
造八縣和買新簿各兩面一留府一付縣各于戶下先坐等第并元管物
力次開今併錢數及詭戶姓名田產畝步通計物力若干浮財若干每戶
留控紙如有典賣並委本縣丞於戶下分明收除養押以防姦弊見條撮
綱目奏冊投進候及三年仰本府選官同逐縣令佐依推排法再行陞降
推排和買與田產相隨亦如今法逐次推排如有走失今併物力總額官
吏乞加重坐不以去官赦降原減亭戶田產自來免科乞照今數籍定為
額自後有增置並同編戶法從之十月十一日臣僚言在法差保正許募
人代役者自有定制如官戶寡婦之類是也今富有之家愿身充役者往
往亦募人代役應募者無所顧籍纔得文引追逮乘勢欺詐錢物一有不

從縛隨至必厭所欲而後已乞自今代役人有犯其違法募之者不覺察當於案後貼說生以五保內有犯知而不糾之罪從之 二年八月十七日太常少卿張叔椿言差役之法以物力高下定為流水通差立法固所以示均一之政也夫有鄉則有都有都則有保一都二年用保正副二人一都十保一保夏秋二稅用保長二人二年之間為稅長者四十人保正副之數少則上中戶為之而有餘保長之數多則中下戶為之而不足州縣之間始以保正副之歇役者俾充保長不理役次固有朝鮮保長之役而暮受保正之帖者而上中戶俱受其困矣夫保正所管煙火盜賊也今也乃俾之領帖狀保長所以催納稅租今之逃亡死絕者悉俾之填納不充保長破產以填失陷極力以應追呼固有役未終滿而產已不存者此尤為可念者也臣竊謂寬鄉狹鄉人所管物力莫若均以十分為率以上五分充保正副以下四分充保長至末等一分之貧乏者免之謂如物力三十貫至五百貫皆以為保正副自四百貫至二百貫皆以為保長其物力過陪者自依批朱歇役法至寬鄉不及百貫狹鄉不及五十貫與免役等而上之殺而下之或多或少率皆準此其或都內保長戶不及數即以上中戶歇役者充仍兩充保長與理一次保正副庶幾三等戶不至重

併受役而貧下戶不至有因役破產之禍乞下刪修局以見行役法參照
詳定使法令均一胥吏無所容其姦詔令勅令局參照修法指揮開具申
尚書省十一月二十七日南郊赦在法大保長願無戶長者輪催納稅租
一稅一替欠數者後科人催無催科自有省限輒勾追催稅人赴官比磨
者各有斷罪條法訪聞州縣人吏鄉司受屬抑勒下戶充催稅保長不照
條限點追比磨將逃亡倚閣稅賦抑令陪備輸納官物以至破家蕩產深
可憐憫仰監司常切覺察如有違戾去處按劾以聞如監司失於舉覺亦
重真典憲許被擾人戶越訴訪聞州縣以權勢親戚過往干託輒于鄉村
差借人夫顯屬違法仰監司常切覺察按劾以聞以上光宗會要紹興五
年九月十四日明堂赦文州縣役錢逐年均敷皆有定數訪聞諸路提舉
常平司却以餘剩為名抑令縣道添認作餘剩錢解發公庫以資妄用縣
道無所從出不免科配於民委是違法合行禁約如有違戾許監司互察
仍令入戶越訴自後郊祀明堂赦亦如之又赦文在法大保長願無戶長
者輪催納稅租一稅一替欠數者後科人催無催科自有省限輒勾追催
稅人赴官比磨將逃亡倚閣稅賦抑令陪備輸納官物以至破家蕩產深
可憐憫仰監司常切覺察如有違戾去處按劾以聞如監司失於舉覺亦

重真典憲許被擾人戶越訴自後郊祀明堂赦亦如之閏七月七日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徐誼言差役舊法以流水輪差自上而下使鉅萬物力之家與千百小戶均受一役淳熙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臣僚奏乞將物力稅錢高下相去半倍許歇役十年理為白脚一倍歇役八年理為白脚二倍歇役六年理為白脚三倍歇役四年理為白脚至倍止寬都差徧上三等戶許於得替人內輪差其窄都不及歇役年限去處即從違年體例選差但於倍法之外又添寬都差徧三等窄都從違年體例選致抵牾乞下戶部看詳只用上文相去半倍歇役十年理為白脚一倍八年二倍六年三倍四年倍數雖多至四年止寬都窄都皆用此令惟窄都物力低小之家令州縣加意存恤應有科數拋買之類合與蠲免如此則戶大者力可負任戶小者差得優輕乞遍下諸路一體施行戶部有詳所陳長為可行乞又行下兩浙路行下所屬州縣照應遵從施行從之

宋會要法

慶元三年十一月五日南郊赦文保正副依條止掌煙火盜賊橋道等事訪聞官司動用一切取辦如修葺材料差額夫力至於勒令催科並是違法仰今後州縣遵守條法不得更有科擾如違許充役之家越訴仍仰監

司按劾奏聞自後郊祀明堂赦亦如之又赦文諸路州縣不依條限推排人戶物力是致家業益無陞降其間有產去稅存之家官司止據舊數催理官物雖有逃亡猶掛欠籍可令知通令佐充實除放仍令提舉常平司常切督責州縣照應條限從實推排毋致違戾自後郊祀明堂赦亦如之五年二月二十一日右諫議大夫兼侍講張奎言方今州縣病民之事莫甚於差役蓋民之役於官者二總一都盜賊煙火之事而任其責者曰保正催一都人戶夏秋之稅而輸於官者曰戶長使官司止照條令所當為者嚴加督責則被役之人亦將何辭惟其督責之嚴有出于條令之外故民不堪其擾而爭訟始紛然矣且保正專以盜賊關畝煙火橋道為職法也今一役于官則百色取辦縣官修創廳宇則責以土木磚瓦工匠之費巡尉下鄉則責以人從酒食排辦之費賓客經過則責以轎馬夫脚之費甚至土產時新之物苟有一毫可以供溪壑之欲者無不獵取戶長專以催納稅租為職亦法也今一都人戶之稅租皆欲取辦有所謂逃戶之產絕戶之產詭名挾戶之產或戶服雖存而實無住著或形勢占據而不肯輸官縣道於此類不復分別一例給帖責以拘催為戶長者率是五等貧乏小民賣產賠償責產不足則有逃徙而去爾乞明詔戶部備坐條令及

今來所陳遍牒諸路提舉常平司令大字鏤榜發下所屬州縣嚴行禁戕
內保正止許照條專一幹當本都賊盜關毀煙火橋道公事不許非泛科
配物色戶長止許照條專一拘催都內土著租稅不許抑勒代納逃絕官
物如敢違戾許被擾役人直經本路監司及臺部越訴將守令按劾重寘
于罰人吏斷勒永不收教從之三月四日戶部言役之久近理為白脚者
歇役也姑以一家論之設兄弟析去歲未分方以合戶充役今歲既分
又復以析生白脚各戶充役今乞將分煙析生之家如分後各戶物力在
二等以上作析生白脚充役若分後各戶物力止在三等以下則許將未
分前充過役次於各名下批朱理為役脚與部內得替人比並物力高下
歇役久近通行選差等教令所欲從戶部議定事理施行仍從本所修入
役法撮要從之先是臣僚言析生白脚差役之害乞下戶部叅酌故有是
命

宋會要

嘉祐 年九月十八日明堂赦文在法大保長一年替保正小保長並二
年替若陳訴元差不當所屬限一月與李訪聞縣道往往不照條法定差
及致陳訴人不照條限與奪及將合當替人竊留在縣比較界內官物至

之籍一州當有一州之籍一路當有一路之籍所謂團籍者起至保甲以五家結為一小甲三十小甲結為一大甲每甲須當開具甲內某人係上戶見係第幾等戶曾不應役人丁若干某人係下戶作何營運或租種是何人田畝人丁若干某人係客戶元係何處人氏移來本鄉幾年租種是何人田地人丁若干某人係官戶是何官品曾不係析戶一一籍之於冊大甲內選衆所推伏稍有家力者充甲首如甲內有孝行著聞節誼可尚者則申明有司議陳乞旌賞有不孝不弟好勇鬪狠重為民害及過犯逃軍之屬則甲首與衆聞之有司論罪狀如法或有一時交爭鬪毆者則同甲之人互相勸解甲首之家許置防盜之具如遇歉歲僻遠去處置立巡鋪大甲首從公輪差甲內人戶巡警圖藉既明保甲既定則民不犯禁田宅安妥乞下諸路提舉司檢照見行條法參以臣之所陳則田里之民皆有古人相友相助之意一士一民朝廷皆可以按籍稽考其於民政莫切於此詔依令諸路提刑提舉司措置條具申尚書省 二年十一月六日臣僚言訪聞州縣間多以物力高強家勢在上或有官資者差為彈壓官隅官殊失朝廷差置之本意乞申嚴諸路州縣所差彈壓官隅官並令公選鄉閭稍有知識諳悉田里人心素服者為之勿以物力高下為去取庶

幾相安於無事之時而緩急之際有所依恃從之 三年九月十四日臣
僚言今後諸縣差大小保必令本縣典押及鄉書手於差帳同結罪保明
編排既定令丞同共點差其合執役之人即時給與差帖截日承受管幹
如有不實不公却許照條限越訴許行改正本縣典押並照差役不當本
條與鄉司並行斷勒永不收叙本州主管官類聚所改差過大小保名件
逐季申常平司常平司歲申戶部及御史臺戶部歲終以被論改正至多
去處具令丞姓名申朝廷取旨重行責罰其被委送官司即仰照見行條
法並限一月與奪稽遲者常平司依本條按治如前件官司奉行違戾並
許御史臺覺察從之 嘉定二年七月十二日起居郎兼國史院編修官
兼實錄院檢討官兼太子右諭德曾從龍言勸分一說實早備之先務今
不必盡責以賑濟但能隨其力之所及或出粟賑糴以平糴價或假貸獨
息以關貧民廣而及一鄉狹而及一郡縣為之核實保明以申于州州申
于常平司量其多寡而與之免役多者免一次少者一年或半年夫民之
憚役甚于寇盜今既與之免役彼將欣然樂從而無難色乞下早歎州郡
今後富民上戶有能賑糴貸者並申常平司與之斟酌免役庶幾人皆樂
從誠早備之一助也從之詳見賑貸門

宋會要法

嘉定五年正月二十二日臣僚言竊見淳熙十六年兩浙漕臣耿秉建議充役人物力比未役白脚人如增及一倍歇役十年理為白脚再充如增及二倍歇役八年增及三倍歇役六年戶部看詳合從建議施行今著令甲永為成式自是兩浙州縣役戶不以輕重疎數為病至於其他路人戶爭役到官尚未免紛擾夫均是郡縣也均是物力也均是色役也豈有可行于兩浙而不可行之諸路乎乞以兩浙倍役之法通行諸路永遠著令庶使州縣差役無有紊擾而力役既均下戶亦無坐困之弊從之五月三日臣僚言臣竊惟差役之法合隨都分大小先具鼠尾差帳物力之高下歇役之久近人丁之長幼從公點差乞下諸路州軍約束縣官凡過差役各仰子細契勘遇本臺送下主管司狀必速與定差隨即報臺如見得鄉司委有情弊即追上斷勒永不與收叙乞降旨施行從之二十七日殿中侍御史徐宏言本朝自祖宗以來計民產高下而俾執役於公未寄於田賦之外而有免役之輸自王安石以免役代差役取財於民產役於官民安田里無奔走徒役之勞雖使計產輸錢民尤不憾也今以民貲之高者俾充里正彼多產之家其輸錢於官者亦多既已征其財矣而又俾執二

年之役是復重勞其力也乞參酌祖宗常平免役之本意行下州縣姑於役人從役之年蠲其免役之輸役滿輸錢仍故從之十一月二十日南郊赦文諸縣所差保長催科率是四等五等下戶往往鄉村多有豪右官戶倚勢不輸每遇科校鞭笞責撻至有緣此鬻產陪納破家深可憐憫今仰州縣自今官戶稅物官司自行就坊郭管攬門戶幹人名下催理不許一例具入保長甲帖內抑令催納使之陪備如違許保長經監司越訴自後郊祀明堂赦一如之十四年二月十二日臣僚言國朝差役有保正有戶長保正指掌煙火奉行文引而收捕兇暴盜賊之虞戶長夏則催稅秋則催苗而併催二科役錢之苦所以任民之力不為不重矣今州縣官吏於斯二者不惟不加優恤又且乘時刻剝官宇營繕則有竹木瓦石之數軍期緊急則有皮角炭鐵之數與夫器用之造作遊宴之供辦悉科配於保正至於檢驗體究之事過都等錢名色不一此保正之所以重困也卅江之田租稅不豁逃絕之家戶籍如故悉令戶長填納至有見存之戶恃頑拖欠莫敢誰何為戶長者迫於期限又不免與之代輸雖或經官陳訴而乃視為私債不與追理勢單力窮必至破蕩此戶長之所以重困也乞下州縣令保正專任煙火文引之責諸色科斂並行禁絕其於檢驗體究等

事即不許乞取戶長惟任拘催二稅後錢之責其有恃頑拖欠之戶即與
嚴行追斷仍勒還代輸之錢庶使充役之家不至重困破家如有州縣官
吏有不遵奉因仍宿弊容臣次第糾舉重加黜責從之

授作後

此卷與

卷二萬

二十五重

宋會要 免役

起治平四年詔

治平四年六月二十五日詔曰農天下之本也祖宗以來務加惠養每勤勞勉屢下寬恤之令歎頌蠲復之恩然而歷年于茲未極富盛間因水旱頗致流離深惟其故治州郡差役之法甚煩使吾民無敢立田債穀求致厚產以避其擾至有遺親背義自謀安全者多矣不幸逢其異政骨肉或不相保愁怨亡聊之聲豈不悖人理動天道歟害農若此為典最深上下偷安苟務因循重於改作故農者盡以匱乏而末遊者安其富逸為生生之路至繆戾也朕甚悼焉永惟出令之謹故訪中外群議宜有嘉謀宏策貢于予聞朕將親覽擇善而從順天興蓋誠安敢怠命非徒下欽哉無忽其令中外臣庶限詔下一月並許條陳差役利害寔封以聞無有所隱先是三司使韓絳言臣歷官京西奉使江南河北守藩於陝西知南國防害

農之弊無甚於差役之法重者衙前多致破產次則州役亦須厚費夫田
產人恃以為生今竭力營為稍致豐足而役以及之欲望農人之加多曠
土之加闢豈可得乎向聞京東民有父子二丁將為衙前役者其父告其
子云吾當求死使汝曹免凍餒也遂自經死又聞江南有嫁其祖母及老
母析居以避役者此大逆人理所不忍聞又聞田產於官戶者田歸不役
之家而役併增於本等戶其餘賦賊農民未易遽數望以臣所陳下哀痛
之詔令中外臣庶悉差役利害以聞委侍從臺省官集議考驗古制裁
定其當使力役無偏重之害則農民知為生之利有樂業之心矣役法之
議始于此 七月十三日命龍圖閣直學士趙抃天章閣待制陳薦同
詳定中外臣庶所言差役利害 十月十六日權御史中丞蔡卞知制誥
陳薦同詳定中外臣庶所言差役利害 熙寧元年五月九日同知樞密院
事吳充言當今衙役之中衙前為重上等民戶被差之日官吏臨門籍記凡
杯盤^杜筵席皆計費定為分數以應須求毋同^舊不盡不止至有家貧
已竭而逋負未除子孫既死而鄰保猶逮是以民間規避重役土地不敢
多耕而避戶等皆由不敢義聚而憚人丁甚者嫁母離親以求兄弟異籍
風俗日壞殊可憫傷昨聞講求鄉役利害許中外臣庶上言仍差近臣詳

定連合一年未見所蠲除而東南弓手復增數倍聞點差之際人心甚不安皆云西邊用兵五路入界待此起發更相動搖閭里皇皇道路相目良由州縣官吏不能明白曉諭亦以朝庭命令多所改更使民疑惑又近年以來上戶減少中下戶寢多役使頗仍農人不得不困地力不得不遺養生之資有所不足則不得已而為工商人不得已而為盜賊國家之患常兆於此今陛下留意勸農望勅中書擇臣庶所言御役利害以時施行詔令送中書 十八日知制誥錢公輔同詳定差役利害 二年二月二十七月以知樞密院事陳升之參知政事王安石同制置三司條例其後升之請併制置條例司歸中書戶房安石以為今中書事猥積遲留恐併制置流滯因請俟差役常平事畢 三月十一日上曰近聞內藏庫奏外州有遺衙前一人專納金七錢者因言衙前傷農令制置三司條例司講求利害立法 四月二十一日命權判湖北路轉運判官劉葵通判府州謝師材河北轉運司勾當公事王廣德知安遠縣侯叔欽著作即程顥知開封府詹曁參軍盧秉許州司理參軍王汝翼權興化軍判官監建州買納茶場曹佖八人於諸路相度農田水利稅賦科率徭役利害從制置條例司請也 六月七日制置三司條例司言陛下臨御以來深詔四方博求

農田利害其間雖有應令大抵皆毛舉細故未見有能條具本末灼然可
致實効者蓋係役之事所在異宜不可通以一法非按視省訪則不足以
知其詳乞下諸路轉運司令各具本路農田係役利害聞奏降付本司看
詳施行從之九月制置三司條例司言近詔置京東等路常平廣惠倉欲量
逐路錢物多少選官分詣提舉詔差官充逐路提舉常平廣惠倉應管勾
農田水利差役事以選官詳見職官提舉常平農田水利差役門 三年
五月十七日制置三司條例司言常平新法宜付司農寺選官主判兼領
田役水利事乃命太子中允集賢校理呂惠卿同判司農寺 八月三日
詔司農寺增置寺丞一人以呂惠卿兼農田水利差役舉應接條目已多故
也 二十七日詔司農寺每歲終具天下差役更改過若干寬減得若干
民力以聞 十一月二十八日詔曰夫天下之役常困吾民至使流離飢
寒而不能以自存豈朕為民父母之意哉吾詔書數下欲寬其役而事未
興是走奉吾詔不勤而察民未深也今梓州路舊能興民之利而去其害
欲加之賞朕何愛焉其轉運使韓琦等已降勅書獎諭仍各賜帛二百以
中書言本司奏本路團併陸路綱運共減一百三十八綱并減定本路諸
州軍監遠近接送牙前及減罷押綱隨送得替官員衙前共二百八十三

披
作
被

人及省諸州軍監縣差役公人共五百一人兼點檢梓遂州等處自來公
使厨庫牙前陪費錢物最為侵刻若不改更即今後換名衙前各不願充
役乞行裁減上体陛下愛恤百姓之意率先諸路講求利害公忠之實乞
特加獎諭故降是詔其所減衙前及綱運并差官重我薄事仍依奏施行
四年四月二日詔罷章惇相度夔州路差役先是遣惇乘驛同夔州路
轉運使經制渝州夷賊惇言經制渝州夷賊疆土難遍歷諸州欲止以渝
州役事立定條約推行於一路上批諸州役事不同難止用一法故罷之
同日司農寺言開封府界諸縣民歲納役錢其鄉村第四等已下並免
如非單丁即與第五等論差壯丁從之五月十六日司農寺及開封府
界提舉常平司言有畿內百姓未知新法之意見逐鄉大戶言等第出助
役錢多願依舊充役詔司農寺令諸縣曉諭如有不願納錢之人除從來
不當役年月令依條認本等役候年月至則赴官充役更不令納錢役又
奏乞差府界提點司官分詣諸縣同造五等簿升降民戶如敢將四等已
下戶升於三等致人披訴其當職官吏並從違制不以赦降原免從之
七月六日詔御史中丞楊繪御史劉摯分析所奏差役利害以聞先是繪
言臣非不知助役之法乃陛下閱差役之不均欲平一之使民宅於大均

之域或有美餘即以待水旱之歲然聞幹其任者唯務歛之多而行之峻
致天下不遑曉朝廷之意將以為率其利者而官取之也而浙提點刑獄
王德老提舉常平倉張觀科兩浙一路役錢至七十萬至有一戶出三百
千民皆謂供一歲役錢之外剩數幾半雖司農寺未即從然民間咸謂庭
老必嘗之以今路或隣路監司觀必以館職或檢正此必因歛數之多而
而誘議興也乞裁損行下以安民心又言宋明等縣百姓至千百人詣開
封府訴起升等第出助役錢事本府不受百姓既無所訴遂突入王安石
私第安石諭云此事相府不知當與指揮不令升等仍問汝等知縣知否
皆云不知人詣御史臺臣以衣臺無例收接訴狀諭令散去退而訪問乃
司農寺不依諸縣元定戶等却以見管戶口量等第均定助役錢數付諸
縣各令管認升降戶等別造簿籍前農務而卑臣切謂凡等第升降蓋視
人家產高下須自下而上乃得其實今乃自司農寺先畫數今本縣依欵
定簿豈得民心甘服哉京議者天下之根本不可不關聖慮措置民事必
自州及縣豈有文移下縣州府不知之理此乃司農寺自知所行於理未
妥故不報府直下諸縣欲其畏威不敢異議若聞京戶或致爭執所以不
顧事體如此人今已是農月如何於農務前平欲隨夏稅起催乎臣又聞

中書遣孫迪張景溫體量不願出錢之民臣恐不願出錢者欲困以重役如此威脅誰敢不從又言開府界提點司以饒縣百姓入京訴等第助役事東明縣民最多因欲舉劾知縣賈藩今若東明百姓來訴則罪知縣臣恐饒縣令佐總創其事先威以嚴刑脅以利害俾民不敢復訴壅塞民言得為便乎況陛下已詔東明等縣不得升等及取情願若非百姓來訴何愿有此詔乎而反摭摭知縣何也又言助役之法朝廷之意甚善其法亦甚均但亦有難行之說臣願獻其否以成其可去其害以成其利假如民田有多至百頃者少至三頃者皆為第一等百頃之與三頃已三十倍矣而役則同焉今若均出錢以雇役則百頃者出錢必三十倍於三頃者矣況永無決射之訟乎此其利也然難行之說亦有五民難得錢一也近邊州軍姦細難防二也逐處田稅多少不同三也耆長匪人則盜賊難止四也專與雇人則失陷官物五也先乞款防此五害然後著為定制仍乞誠勵司農寺無欲速就以祈恩賞提舉司無得多取於民以自為功等言陛下憂憫元元謂天下役法久失其平故慨然有意大均之也然有司建議立法頗未上有副旨意而下傷人情者其法曰率錢助役官自雇人臣謂此事不可勝言而各陳其十害天下戶籍均為五等凡戶之虛實役之重

輕簡皆不同今歛錢用等以為率則非一法之所能齊若隨其田業狀存
因其所宜一州一縣一鄉一家各自立法則紛錯散殊何所總統其害一
也新法惠等籍之不得其寔故今品量物力別立等第以定錢數然舊籍
既不可信則今之品量何以得其無久其害二也上戶常火中下之戶常
多上戶之役數而重故或以今之助錢為率下戶之役簡而輕故皆以今
之助錢為不幸復富者貧非法之竟其害三也新法所以品量立等不取
舊簿者意欲多得雇錢患上戶之寡故臨時登降升補高等以充足配錢
之數疲匱之人何以堪命近日府界其事已驗其害四也歲有豐凶而役
人有定數助不可闕則助錢非若賦稅有倚闕減放之期其害五也農人
唯有絲絹麥粟之類而助法皆用見錢故須隨時貨易過於期會價必大
賤借使許令以物代錢亦復有退商壅滯及實緣乞索之患其害六也西
稅及科買貸賣色目已多使常無凶灾猶病不能單公私之費及起庸錢
竭其所有恐人無有悅而願為農者其害七也徵率之人又能實緣法意
如近日兩浙科一倍錢數欲自以為功而使國家受聚斂之怨其害八也
鄉縣定差循環相代上等大役至速者領須十餘年而一及之至於下役
則一二十年乃復一星今使聚出緡錢官自召催催直輕則法或不行重

而一作則

之則民不堪命其害尤也夫役人必用御戶蓋有常產則自重性愚實則罕欺今既雇募恐止得輕猾游浪姦偽之人其害十也天下差役莫重於衙前今司農新法御戶衙前更不差其長名人並聽依舊以天下官自賣酒稅坊場并州縣坊郭人戶助役錢數以酬其重難臣謂此法有若可行然坊郭十等戶自來以承應官中配賣科率亦難使之均出助錢外坊務給衙前對折役過分數多估價不盡虧官實歟今既官自拘收以私價召賣則所入固多乞陛下以此一法詔有司講求其詳則其他設法更革無難矣助役之法望一切寢議至是檢正中書五房公事同判司農寺曾布言臣伏見言事官屢以近日所議差役新法未便論議紛紜多夫利害之實竊以朝廷議更差役之法志於便民故雖遣使四方詢求利害而幾旬之事至近而易講所遣之官論議措置條暢明白多可行者及至成書而付之司農使與開封提點司集議已又勝之諸縣凡民所未便皆得自陳此可謂詳盡矣臣觀言者之言皆臣所未論豈較於理而未之思乎抑其中有所徇而其言不能無偏乎畿內上等人戶盡罷昔日衙前之役故今所輸錢其費十減四五中等人戶舊充弓手力承符戶長之類今使上等及坊郭寺觀軍丁官戶皆出錢以助之其費十減六七下等人戶盡

而一作且

亦未為非又
况万曉示人
戶事有未便
皆与改正則
今之增減
法實去施
行上

除前日免役而專充壯丁而不輸一錢故其費十減八九言者則或以謂
凌虐赤子或以謂朝廷受聚歛之謗今輸錢免役使之安生樂業終身不
知有前日之患也言者則以為起納庸錢則人無悅為農者上戶所減之
費以下戶所減之費多言者則以謂上戶為幸下戶以為不幸今量其物
力使等第輸錢逐等之中又別為二等或五等其為均平齊一無以過此
言者則以謂歛錢用等則非一法所能齊所在各自為法則無所總覈昔
之簿書等第不均不足憑用故欲分命使者督察諸縣使加刊正庶品量
升降皆得其平言者則以謂舊等不可信今之品量何以得其無失如此
則是天下之政無可為之理編初三年一造簿書所以升降等第今之品
量增減實未施行言者則以謂品量立等者蓋欲多歛庸錢升補上等以
足配錢之數至於祥符等縣以上等入戶數多減元下等乃獨掩而言凡
州縣之役無不可募人之里今役名銜前半天下未嘗不主管倉庫場務
綱運官物而承符手力之類舊法皆許雇人行之久矣惟耆長壯丁以今
所措置最為輕役故但輸差御戶不復募人言者則以謂專與雇人則失
陷官物耆長雇人則盜賊難止又以謂近邊姦細之人應募則焚燒倉庫
或守把城門皆為內應役錢之輸見錢與納斛斗皆取民便為法如此亦

已

清

陳

已周矣言者則以謂納見錢則無帛粟麥必賤以物代錢則有退缺乞索之害如此則當如何而可皆之徭役皆可姓所為雖凶荒飢饉未嘗罷役今役錢必欲稍有羨餘迺所以備凶年為朝廷推恩蠲減之計其餘又專以興田利增吏祿言者則以謂助錢非如稅賦有倚閭減放之期臣不知昔之衙前弓手承符手力之類亦嘗倚閭減放否兩浙一路戶一百四十餘萬錢七十萬緡而已畿內戶十六萬率錢亦十六萬緡是兩浙所輸蓋半於畿內募役之餘亦無幾矣言者則以謂吏緣法意兩浙欲以羨錢徵幸司農欲以出剌為功賈藩為縣令差役之事苟有未便於民法許其自陳迺不肯受使赴京師諍詳詞訴其意必有請也藩之不職不法其狀甚衆皆有司所不得不問故置獄以究之言者則或以謂藩方為二府所選明非不才或以謂藩雖有賦私乞一切不問此皆臣所未諭也大約御史之言多如此類至於助役之法昨看詳奏請出榜施行皆開封府與司農寺被旨集議此天下所知借使法有未善而言者深論司農未嘗以一語及開封府開封於民事何所不預民有所陳而不受此迺御史之所當言而言未嘗及也自非內懷邪諛之情有所拘背則不當至此願以臣所言宣示中外故有是詔

十四日楊繪具錄前後論助役法四奏以自辨又

言助役之法國家方議立千萬年永制一人之智不足以周天下之利害必集衆人之智然後可以盡其利今陛下專任王安石專委曾布又復人言如此而欲建千萬歲永利安可得乎劉摯又言臣近論助役之法其害有十得旨批送曾布劉子條件詰難令臣分析者竊以助役欲錢之法有大臣者主之於中書有大臣之親中書之偏官及御史知雜者議之於司農寺有大臣選擇所謂能者為監司提舉官而行之於諸路其勢上下若此可謂易行矣然曠日彌年終未有定論可以為法者此何謂也為不順乎民心而已矣是故前日采中外士民之說教告陛下今以司農為是邪則事盡於前奏可以覆視陛下以臣言為非耶貶黜而已矣雖復使臣言之亦不過所謂十害者而風憲之官亦豈當與有司較是非勝負交口相直如市人之詬訛伏望以臣前後論助役之事與司農之言宣示中外以考是非若臣言有改則乞早賜寢罷助役以天下之心若稍有欺罔則乞重行寬宥以戒妄言以謝專權之人摯又言青苗之議起而天下始有聚歛之說青苗之議未一而均輸之法行均輸之法未久而邊鄙之謀出邊鄙之謀未息而漳河之役作漳河之役未平而助役之事興至助役之法臣終以謂使天下百姓稅賦貸責息利之外而無故升進戶等使票出紙

錢者皆非國家美事故天下謂之聚斂大臣誤陛下而大臣所用者又誤
大臣今既頗舉非錯敗亂綱紀知天下之不容權震東之四悟以謂雖中
外之士畏避無敢言其尚敢言者獨御史有職尔故又使司農受氣天聽
作為偏僻令臣分^辨以權沮風憲之體艱便言路伏望陛下深察事物之
費用安靖之治以休息生民罷分析之旨以養多士敢言之氣詔給落翰
林學士御史中丞為翰林侍讀學士知鄭州華落館閣校勘監察御史兼
行監衛州監倉十一月頒募役法諸戶等第輸錢免其身役官以所輸
錢立直募人充役輸錢輕重各隨州縣大小戶口貧富土俗所宜謂以家
業錢或田或稅錢之類計一歲募直及應用之數留準備錢不得過一
分立為歲額仍隨逐處均敷至第三或第四等不足聽敷至第五等坊郭
^自逐處等第均定即貧乏而無可輸者勿敷其戶數多寡敷錢則例隨造
簿增損不得溢額五年三月十七日詔司農寺免役剩錢令諸縣依常
平法給散收息添助吏人食錢仍詳具條約以聞六月八日詔諸路以
新法募役民不願而輒抑勒者官吏並以違制論雖士官會赦不原八
月二十六日詔檢正中書刑房公事李承之充集賢校理以承之按視淮
浙農田差役等事能識朝廷所以命使之旨宣布法意致州縣易於奉承

孟得就緒故特獎之 十一月十八日司農寺言已定京東路役法欲秋
料起催看雇錢及役使重輕尚有未盡委特運提點刑獄提舉司詳具中
寺從之仍自熙寧七年推行 六年二月十六日司農寺言近詔天下出
錢免役而永興秦鳳比之他路民貧役重恐非朝廷寬卹愛養之意乞詔
諸路提舉司併省冗役以次蠲減常留二分寬剩以為水旱閘放之備詔
陝西之民數困科調最為貧弱所出役錢獨多諸路誠為可卹里依所奏
六月十九日京東路察訪司請自今應推行差役新法有輒傳造言語
文字扇搖百姓並依有據保申法從之 七年正月十三日詔兩浙察訪
轉運提點刑獄提舉司同相度第五等戶所出役錢至六今若減放以寬
剩錢補充如夫用得足即蠲之其以家產稅錢均出而不分等處即比
附應放實百已下放免以聞 三月八日詔役錢每千別納緡子五錢其
舊於役人園畝工費修官舍作什器夫力筆載之類並用此錢不足即用
情輕贖銅錢販園畝者以違制論不以去官赦原先是凡公家之費有數
于民間者謂之園畝多寡之數或出臨時污吏聚之以為姦其姦之所從
來久至是始悉禁焉 十三日詔開鎮定州民有拆賣屋木以納免役錢
者令安撫轉運提舉司謹量其實以聞其後逐司奏體量得諸縣去秋早

貢
亦供

合
亦獲

供
亦共

災以故貧下戶亦有拆屋賣錢以給已家糧食及官中諸費者非專為納
免役錢也 四月二十五日上諭及免役利害且曰今之法但當使百姓
出錢輕如往日便是良法至如減定公使錢猶有以為言者此實除去衙
前陪費深弊且天下貢奉之物所以奉一人者朕悉已罷人臣亦當體朕
此意以愛惜百姓為心馮京曰朝廷立法本意出於愛民然措置之間或
有未盡陛下但當開廣聰明盡天下之議便者行之有不便者不吝改作
則天下受賜矣 二十九日詔開淮南路推行新法多有背戾役錢則下
戶太重常平唯務散多更不出榜召人情願有用等第敷錢與民極不便
今本路監司違體量按治以聞 五月二十五日詔諸路公人依添造弓
箭手例給田募人其招弓箭手寨戶地不用此令凡係官逃絕監收等田
不許射買請佃委本縣置簿估所得租合直價錢以一年佳錢為準仍量
加優潤以役錢據數撥還轉運司 七月十九日司農寺言曲陽縣尉呂
和卿請五等丁產簿舊憑書子及耆戶長供通隱漏不實檢用無據今照
寧編勅但刪去舊條不立新制即於造簿反無文可守尤為未便承前建
議唯使民自供手實許人糾告之法最為詳密貧富無所隱誠造簿之良
法也詔送提舉編修司農寺條例司 十二月二十八日詔辰沅二州並

依威茂聽罷免役出錢之法從察訪蒲宗孟請也 八年二月二十一日
詔比今以寬剩錢買田募役須契勘毋妨準備災傷等用價高處罷買以
兩浙路轉運使王延老言衢州西安縣買山田價高用錢十二萬緡乃是
募一縣之役既破放省稅又免役牙稅官錢而司農寺言恐不獨兩浙
所費如此欲改法故有是詔 四月十二日詔罷給田募人充役已就募
人聽如舊其走死停替者勿補 七月五日詔進納出身人有旨落進納
字者不以官戶例減役錢從司農寺請也 十月二十三日詔聞東南惟
行手實薄法公私煩擾其速令權罷之委司農寺再詳定以聞先是民
資產出錢免役呂和卿請立告賞使自陳其實謂之手實而御史中丞鄧
綰言凡民所以養生之具日用而家有之今欲盡數供析出錢則本用供
家不專於租債營利欲指為供家之物則有時餘義不免須貿易與人則
家家有告許之憂人人有隱落之罪無所措手足矣夫行商坐賈通貨殖
財四民之一也其有交易不過服食器用粟米財畜絲麻布帛之類或春
有之而夏已折閱之或秋居之而冬已散亡之則公家簿書如何拘焙隱
落之罪安得而不犯徒使累訟者趨賞報怨而公相告許畏怯者守死忠
餓而不敢為生其為法未善可知矣故有是詔 九年八月二十八日刊

減亦或
多係矣

條係錢
限係依

湖路察訪蒲宗孟言兩路元教役錢太重民間出辦不易至每年所收廣
有寬剩詔荆湖路寬剩錢各權減二年十月十七日詔自今寬剩錢役
并買撲坊場等錢更不給役人歲終具羨數申司農寺餘應係常平司物
常留一半十一月二十六日侍御史周尹言諸路募役錢元指揮於數
外留寬剩錢一分聞諸州縣承望提舉司風指廣令民間出錢又有提舉
司希求勞績或官吏士庶妄陳利害減省役人除冠役錢而民間所出一
切如舊致寬剩數漸倍多天下皆謂朝廷設法聚歛州縣以役人日減公
事日繁雖迫以嚴刑猶不能辦役人以舍法太重募錢太輕無以自養不
願就役上下失所公私共患乞令諸路州縣依先降免役條募者長戶長
及有不當過減役人並限定人數令逐月募錢有備外其寬剩止留一分
已上每過二分三司使沈括亦言先兼兩浙察訪體量本路自行役法後
鄉村及無役人多稱不便累具利害乞減下戶役錢竊詳立法之意本欲
與民均財惜力役重者不可不助無役者不可不使之助以臣愚見無若
使無役者輸錢役重者受祿輕役自依舊法今州縣重役不過衙前省戶
長散從官之類衙前即坊場河渡錢自可足用其餘於坊郭官戶士戶卑
丁寺觀之類因坊河渡餘錢足以賦祿出錢之戶不多則州縣易為督

款輕重相補民力自均詔司農寺相度以聞

是歲諸路上司農寺歲收免役錢收一千四十一萬四千五百五十三貫

碩四兩金銀錢斛匹帛一千四十一萬四千三百五十二貫碩匹兩絲綿

二百一兩支金銀錢斛操子六百四十八萬七千七百八十八兩貫碩匹

應在銀錢斛匹帛二百六十九萬三千二十貫匹碩兩見在八百八十七

萬九千二百六十七貫碩匹兩 開封府界收十一萬二千九百五十三

貫文支七萬七千一百四十貫文應在錢一萬七千四百九十四貫見在

錢八萬八百五十八貫文 京東東路收五十一萬三千四百七十七貫

兩錢五十一萬三千三百一十八貫絲綿一百五十九兩支二十八萬五

千五百八十一貫文應在錢九萬二千八百七十七貫見在錢絲綿三十九萬

四千二百七十一貫兩 京東西路收四十七萬四千六百六貫支三十

萬四百七十貫應在錢四萬五千八百六十七貫見在錢斛三十六萬七

千六百二十六貫碩 京西南路收二十八萬三千九百六十二貫支二

十萬三千三百六十貫應在錢三萬三千一百二十貫見在錢銀二十三

萬二千七百九十貫兩 河北東北收五十一萬三千一十四貫碩兩支

三十一萬九千七十二貫應在錢五萬五百一十貫見在四十六萬二千

七作六

解作物

六作二

十作百

一百八十一貫頌匹緡 河北西路收六十二萬八千九百三貫頌支三
十二萬九千七百七十九貫頌應在錢九萬一千四百八十七貫見在五
十九萬四千八百七十五貫頌末 永興軍等路收九十五萬四千一百
三十二貫支五十二萬六千三百三十四貫應在九萬一千八百八十二貫錢
九萬一千八百四貫見在七十七萬二千八百六十一貫頌末 秦鳳等
路收四十一萬三千四百二十二貫支二十五萬九千四百三十一貫應
在四萬八千三百五十八貫見在錢三十六萬一千一百五十七貫 河
東路收五十二萬五千三百七十二貫頌兩支二十九萬六千二百五貫
頌片應在一十萬二千三百五十六貫頌兩見在五十七萬二千九百三
十五貫頌匹兩末 淮南東路收四十九萬四千八百三十貫支三十萬
六千九百五十八貫應在一十七萬六千五百三十三貫頌見在錢二十三萬
二千二十六貫 淮南西路收三十四萬八千二百貫支二十四萬二千
一百四十五貫應在錢一十四萬一千八百八十六貫見在錢二十萬三千三
百三貫 兩浙路收八十萬五千八百四十四貫支六十八萬九千二十
貫應在錢三十三萬一千二百二十六貫見在錢五十四萬一千六百五
十二貫 江南東路收三十八萬六千八百五十六貫支二十二萬八千

三百三十八貫應在一十八萬八千六百一十八貫見在錢二十六萬七
千六百八十二貫 江南西路收三十九萬六千六百六十一貫匹支一十九
萬九千二百五十九貫應在二十九萬六千五百九貫碩見在五十三萬
四千三百八十六貫碩匹兩斤 荆湖南路收三十九萬五千八百八十
三貫支一十八萬九千三百九十一貫應在錢一十一萬二千二百三十
貫見在六十六萬七千八十四貫碩兩 荆湖北路收三十一萬八千六
百六十四貫支二十五萬三千三十二貫應在二十七萬三千二百八十
九貫匹見在二十萬七百一十七貫 福建路收三十七萬四千三百九
十八貫支一十八萬九千一百八十六貫應在錢九萬三千五百一十四
貫見在五十三萬六千五百五貫 成都府路收六十六萬九千四百九貫支
四十三萬一千九百四十五貫應在錢五萬二千七百三十三貫見在錢
三十六萬九千二百三十二貫 梓州路收三十四萬六千六百六貫支二十
三萬一千二百四十五貫應在三萬八千五百六十貫見在二十四萬三
千七百八十二貫匹兩碩道 利州路收四十二萬九百七十五貫支一
十七萬三千四百二貫應在一萬四千三十九貫見在二十四萬六千八
百九十九貫匹兩 茂州路收二十二萬八千九百三十六貫兩支一十

七萬七千九百一十八貫兩應在一千一百二十八貫見在二十萬一千九百二十五貫兩 廣南東路收二十三萬三百五十四貫支一十四萬六千八百六十一貫應在一十五萬九千二百二十貫見在八萬七千五百一十七貫兩 廣南西路收二十萬六千三百九十六貫支一十二萬四千八百六十八貫應在一十四萬五千五百八十七貫見在一十萬二千二百五十五貫

熙寧十年四月二十九日司農寺言勾當公事王覺同江南西路監司提舉司相度興國軍永興縣民每稅錢一出役錢一今減二分詔減五分七月九日翰林學士起居舍人權三司使沈括守本官為集賢院學士知宣州先是侍御史知雜事蔡確論括以白劄子詣吳充陳說免役事謂可變法令輕役依舊輪差括為侍從近臣既見朝廷法令有所未便不明上章疏而但於執政處陰獻其說兼括累奉使察訪職在措置役法是時但欲裁減下戶錢數未嘗言復差役今非其職而遽請變法蓋自王安石罷相括恐大臣於法今有所改易故潛納此說以應伺其意為附結之資故有是命 元豐元年正月十七日判司農寺熊本言近諸路皆言甲頭催稅未便今相度欲令諸路依元定役法錢數雇募戶長如未有人應募據

稅戶多火輪四等以上保丁催稅每都保母得過五人每人須催百戶以上量所應多火支給雇錢共無得過充雇戶長錢數仍依舊一稅一督顧再充者應如有違犯並依舊條內甲頭減戶長一事詔送司農寺相度以聞十八日詔諸路命官使臣因軍期七毀其子孫不該廢免者本戶役錢或放五年與司農寺請也十九日詔諸路依舊置牙司從司農寺請也二十七日司農寺言淮南東路提舉司乞本路並用鄉村民戶物業實直錢數放出役錢從之閏正月四日奏鳳等路提舉司乞增撥州縣裁減適當役人及增雇錢從之十月三日詔自今年八月降朝旨後諸路因行役法實用軍人請受比較所代役人雇食等錢歲終具數申司農寺撥還從本寺請也十三日御史中丞判司農寺蔡確言常平舊約多已衝改免役等法素未編定今除合州修為初外所定約束小有為令其名數式樣之類為式乞以元豐司農約令式為月從之二年四月二十一日知諫院李定言秀州嘉興崇德兩縣初定役法時以僧舍什物估直數錢恐非法意請下司農寺行下本路改正他路有類此者令提舉司依此施行從之七月十二日詔兩浙路坊郭戶役錢依鄉村例隨產裁定免出之法初詔坊郭戶不及二百千鄉村戶不及五十千並免輸役錢

稅
祿
計
祿

戶
祿
路

續詔鄉村合隨逐縣民戶家業裁定免出之法至是提舉司言鄉村下等
有家業不及五十千而猶輸錢者坊郭戶二百千以下乃悉免輸錢輕重
不均故有是詔 二十八日提舉成都府路常平等事范子諒言本路役
錢釐毫以下者圖零就分其圖零出剩錢與役錢一處收附臣竊詳議法
之初本以民稅為定制計輸役之數以為常費立例出錢則錢有限使民
信而易知則今始為畸零不齊又復圖零覆折增加不定且取財八官亦
當明白不宜文理委曲徒令吏吏旁緣為姦今相度民戶供輸自合圖零
就整減放釐毫以下錢不多庶幾文薄簡省易為會計從之 八月十二
日詔遣司農寺都丞吳雍同兩浙路提舉官講議役法催促結絕 十月
十七日詔麟府二州鄉村戶毋出役錢初韓絳言麟府豐三州上番義軍
已免輸役錢而並遣土薄鄉村戶貧乏宜蠲之事下司農寺以麟豐州初
無役錢麟府州鄉村戶歲輸一萬餘緡請如絳奏而以太原汾澤晉絳寬
利州路提舉司言所部役錢未均達聞二州上戶家業多而稅錢少下戶
家業少而稅錢多至第一第二等戶輸錢少於第四第五等故也 同日
廣南西路提舉常平等事劉詒言廣西一路戶口纔二十萬蓋不過江淮

錄
作
錄

并
作
就
數
以
數

一大郡而民出役錢至十九萬緡募役實用錢十四萬緡餘四萬緡謂之寬剩百姓貧乏非他路比上等之家不能當湖湘中下之戶而役錢之出聚用稅錢稅錢既少又敷之田米田米不足復算於身丁廣西之民身之有丁也既稅以錢人算以米是一身已輸二稅殆前世弊法今既未能蠲除之而又敷以役錢甚可憫也廣南東西路監司提舉司吏人一月請給上同於令錄下倍於攝官謂當裁損以減雇錢庶以寬身丁田米之所出與夫下戶役錢甚大利也詔下本路提舉官齊議相度謹請監司提舉司吏及通引官客司月給錢第減二十歲可減役錢一千二百餘緡從之三年四月二十四日詔司農寺改更常平免役坊場等事有干大法者不得輒下相度並先奏取旨七月二十八日司農寺都丞吳雍言乞置局會天下役書刪除煩複支酬庸直比較輕重擬成式樣下逐路講求報應再加刑定從之又言就差官鈎考存留者壯雇直并支酬衙前錢物計置聚之京師或轉移沿途變易金穀詔提舉司限一月具數以聞八月一日司農寺都丞吳雍言議定淮浙兩路役書減冗占千三百餘人裁省錢二十八萬四千九百餘緡會定歲用有寬剩錢一百四萬餘緡諸路役書多若此願乞先自近京三路修定下諸路依倣報應從之今吳雍與司

農寺主判詳定 三日司農寺言免役坊場錢人戶不願赴州而願就縣輸送或緣官司失催納而因驅磨帳狀却行收歛重為煩擾者皆乞除免於千繫人理納從之 閏九月十三日詔司農寺諸路請減役人錢母得施行 十二月一日詔瓊州萬安昌化朱崖軍令依威 茂黎雅州罷免役法依舊差役以擾管體量安撫未初平等奏請也 五年三月四日提舉江南西路常平等事劉誼言由唐至於五代暴政所興二廣則戶計一丁出錢數百輸米一碩江東西計之釀酒則納麴錢與之食鹽則輸鹽米供軍須即有鞋錢入倉庫則有養錢正稅之外又有租錢宋有天下承平百年二廣之丁米不除江南惟酒而收麴錢民不得鹽而入米比五代為加賦矣嘉祐中許商通茶乃立租錢茶租以稅為本比國初又加賦矣陛下起王安石而相之又以 安石所推引而任呂忠卿曾布李承之內則議令外則察訪舉天下之法而新之上下日以赴功而一切禁言新令之不便行之數年天下訟之法禁而民病色色有之其於役法尤甚臣請試言其甚者朝廷立一法使民出錢而害法者十不原賦稅本末輕重而出錢一也不正天下之籍而出錢二也下戶出錢三也庸錢太厚又有徒費四也出錢太重五也寬剩太多六也法未成而立法之臣去朝廷七也司

農不察法倉官不救弊八也減役人而稽留其錢九也百色配買賸價傷
民十也凡此數弊者不見於上而見於民民情壅於上聞甚可痛也救今
日之弊豈有難哉陛下鑒害法者悉更之民享十利矣詔劉誼職在奉行
法度既有所見自合公心陳露輒敢張皇上書惟舉撫一二偏弊不齊之
事意欲舉壞大法公肆誕謾上惑朝廷外搖衆聽宜加頸絀以儆在位特
勅停 九月二十五日廣南西路提舉司言準詔依朱初平劉誼所乞瓊
州昌化萬安朱崖四州軍不行役法依舊差役人今欲以海北諸州寬剩
役錢充海南州軍差役從之 七年二月二十五日戶部言司農寺准朝
旨就置官局會天下役書審察修定雖已有講議到路分續準朝旨罷局
契勘推行役法迄今十餘年諸路申請增損改更事件不少條例煩複兼
役人多募場務復重備酬之類亦有未均開封府界見用役書殊畧特甚
今相度除淮東西浙路係吳雍先已議定施行外其餘各路欲乞從本部
參酌刊成完書從之 八年四月二十七日門下侍郎司馬光言百姓出
力以供在上之役蓋自古及今未之或改熙寧中執政者以為百姓惟苦
差役破產不憚增稅乃請據家貲高下各令出錢雇人充役按因差役破
產者惟鄉戶衙前有之自餘散從承符弓手手力耆戶壯丁未聞破產者

輕
作
經

為
作
子

又
作
及

也其鄉戶衙前所以破產者蓋由山野愚瞽之人不能幹事使之主縮官物或因水火損敗或為上下侵欺是致欠折備償不足有破產者至於長名衙前久在公廩勾當積熟每輕重難差遺積累分數別得優輕場務刑獎往往致富何破產之有夫差役出於民錢亦出於民今使民出錢雇役何異割鼻飼口朝三暮四於民何所利又郡者役人皆上等戶為之其下等軍丁女戶及品官僧道本來無役今更使之一槩輸錢則是賦歛愈重非所以寬之也故自行免役法以來富室差得自寬而貧者困窮日甚殆非所以抑兼并哀憫獨均賦役也又監司守令之不仁者於雇役人戶外多取羨餘或一縣至數萬貫以莫思費規進取不顧為民世世之患又國家舊制所以必差青苗戶免役人者為其有莊田家徇有罪難以逃亡故順自重惜今雇浮浪之人充役常日恣為不法一旦事發卑身竄匿何處州縣不可投名又農家所有不過穀帛與力自古賦役無出三者自行新法以來青苗免役錢又賦歛多責見錢錢非私家所積要項貿易今來豐歲穀賤已自傷農地於期限不得半價盡羅所收未能充數家之糶糧不暇更留若值凶年則又無穀可羅人入賣田無所可售遂至殺牛賣肉伐桑鬻薪來年生計不敢復議此農民所以重困也又比年以來物價愈

加
力

卷之三

賤而閭閻益困所以然者錢皆聚於官中民間乏錢貨重物輕臣愚以為
宜悉罷免役錢其州縣諸色役人並依舊制委本縣令佐揭簿定差替見
雇役人其衙前先召募人投充長名召募不足然後差鄉村人戶每經歷
重難差遣依舊以優輕場務充酬獎所有見在免役錢撥充州縣常平本
錢以戶口為率存三年之蓄有餘則歸轉運司凡免役之法縱富饒應役
之人征貧弱不役之加利於富者不利於貧者及今耳目相接備可復舊
若更年深富者安之民不可復差役矣 八月十六日戶部言詔修諸路
役書請數出役錢除先立數外所留寬剩不得過二分餘行減放其自來
不及二分處即依舊從之 十月二十五日詔書戶長壯丁之役皆募充
其保正甲頭承貼人並罷

此卷與大典
二萬七百二十
五重

應示行

宋會要 免役

卷之五十五

哲宗元祐元年正月十四日戶部言準勅府界諸路耆長戶長壯丁之役
並募以保正代耆長催稅甲頭代戶長承帖人代壯丁並罷看詳所募耆
戶長若用錢數雇募即應所支數少應募不行兼第四等以下舊不出役
錢只輪充壯丁竊慮諸路提舉司州縣為見今降朝旨並創行雇募却於
人戶上更數役錢今相度欲乞應府界諸路自來有輪差及輪募役人去
處並乞依元役法如有合增損事件亦依役法增損條施行從之 二月
一日中書舍人蘇軾言竊見先帝初行役法取寬剩錢不得過二分以恤
災傷而有司奉行過當通計天下乃十四五然行之幾十六七年常積而
不用至三千餘萬貫頃先帝聖意固自有在而愚民無知因謂朝廷以免
役為名實欲重歛斯言流聞不可以示天下後世臣謂此錢本出民力理
當還為民用此先帝聖意所欲行者今日所當追探其意還於役法中散
之以塞愚民無知之詞以興長世無窮之利臣伏見熙寧中嘗行給田募
役法其法以保官田如退還戶絕沒納之類及用寬剩錢買民田以募役
人大畧如遣郡弓箭手臣知密州親行其法先募弓手民甚便之曾未半
年此法復罷左右大臣意在速成且利寬剩錢以為他用故更相駁難遂

不果行臣謂此法行之有五利朝廷若依舊行免役法則每募一名省得一名雇錢因積所省盡買差募要之數年雇錢無幾則役錢可以大減若行差役法則每一名省得一名色役色役既減農民自寬其利一也應募之民正與弓箭手無異舉家衣食出於官田平時重犯法緩急不逃亡其利二也今者殺賊傷農民賣田常苦不售若官與買則田較皆重農可小舒其利三也錢積於官常苦獎重若散以買田則貨幣稍均其利四也此法既行民享其利追悟先帝所以取寬剩錢者凡以為我用耳疑誘消釋恩德顯白其利五也獨有二弊貪吏投胥與民為姦以瘠薄田中官雇一浮浪人暫出應役一年半歲即棄而走此一弊也愚民寡慮見利忘患聞官中買田募役即爭以田中官以身充役業不離主既初無所失而驟得官錢必爭為之充役之後永無休歇患及子孫此二弊也但當設法以防二弊而先帝之法決不可廢今日既欲盡罷寬剩錢將來無繼而繁官田地數目不多見在寬剩錢雖有三千萬貫頌而兵興已來借支幾年臣今擊畫欲於內帑錢帛中支運兵興以來所借錢斛復全三千萬貫頌止於河北河東陝西被邊三路行給田募役法使五七年間役減太平農民富庶以備緩急此無窮之利也今弓箭手有甲馬者給田二頃半此以驅令

推
作
竭

償官且猶可募則其餘色役召募不難臣謂良田二頃可募一弓手一項
可募一散從官則三十萬貫頃可以足月後有詔送役法所 六日三省
樞密院司進呈門下侍郎司馬光奏竊見免役之法其害有五舊日差役
之時上戶雖差充役次有所陪備然年滿之後却得休息數年營治家產
以備後役今則年出錢無有休息或有所出錢數多於往日充役陪脩之
錢者此其害一也舊日差役之時下戶元不充役今來一例出充役錢驅
迫貧民剝膚椎髓家產既盡流移無歸弱者轉死溝壑强者聚為盜賊此
其害二也舊日差役之時所差皆土著良民各有宗族田產使之作公人
管幹諸事各有愛惜使之主守官物不敢侵盜所以然者事發逃亡有宗
族田產以累其心故也今召募四方浮浪之人使之充役無宗族田產之
累作公人則志為姦偽曲法愛賊主守官物則侵欺盜用一旦事發則累
家亡失變百姓別往州縣投名官中無由追捕官物亦無處理索此其害
三也自古農民所有不過穀帛與力凡所以供公賦役無出三者皆取諸
其身而無窮盡今朝廷立法曰我不用力輸我錢我自雇人殊不知農
民出錢難於出力何則錢非民間所鑄皆出於官上農之家所多有者不
過莊田穀帛牛具桑柘而已無積錢數百貫者自古豈歲穀賤已自傷農

官中更以免役及諸色錢幣之則殺愈賤矣平時一斗直錢者不過直四五十更急則三二十望年猶可以糴穀送納官錢若遇凶年則穀帛亦無不免賣莊田牛具桑柘以錢納官既家家各賣如何得售惟有拆屋伐桑以買薪穀牛以賣肉今歲如此來歲何以爲生是官立法以殄盡民之生計此其害四也提舉常平倉司惟務多歛役錢廣積寬剩以爲功効希求進用今朝廷雖有指揮令役錢寬剩錢不得過二分竊慮聚歛之臣猶依傍役錢作名目隱藏寬剩使幽遠之人不被聖澤此其害五也陛下近詔臣民各上封事言民間疾苦所降出者約數十章無有不言免役錢之害者足知其爲天下之公患無疑也以臣愚見爲今之計莫若直降勅命應天下免役錢一切並罷其諸色役人並依熙寧元年以前舊法人數委本縣令佐親自揭五等丁產簿定差仍令刑部檢會熙寧元年見行差役條貫雖印頒下諸州縣差之人若正身自願充役者即令免役不願充役者從便還雇有行止人自代其雇錢多少私下商量若所雇人逃亡即勒正別雇若將帶却官物勒正身陪填如此則諸色公人盡得有根柢行止之人少敢作過官中百事無不修舉其是雇役人候差到役人放令逐便數內惟衙前一役最號重難節日差役之時有因重難破家產者謂足爲此

始計作助役法自後條貫優假衙前諸公使庫設厨酒庫茶酒司並差將
校幹當諸上京綱運召得替官員或差使臣殿侍軍大將管押其羸色及
畸零之物差將校或節級管押衙前若無差違不聞更有破產之人若今
日差充衙前科民間陪備亦少於郡日不至有破家產者若猶以衙前戶
力難以獨任即乞依舊法於官戶僧寺道觀平丁女戶有屋產每月掠錢
及十五貫莊田中年所收及百頃以上者並令隨貧富分等第出助役錢
不及此數者與免其餘產業並約此為率所有助役錢令逐州樁管據所
有數目數目約本州衙前重難分數每分合給與錢過衙前合當重難差
遣即行支給尚慮天下役人利害逐處各有不同欲乞於今來勅內更指
揮行下開封府界及諸路轉運司騰下州縣委處官看詳若依今來指
揮別無妨礙可以施行即便依此施行若有妨礙致施行未得即仰限勅
到日具利害擘畫申本州仰本州類聚諸縣所申擇其可取者限勅書到
一月內具利害擘畫申轉運司轉運司類聚諸州所申擇其可取者限勅
書到一季內具利害畫一奏聞朝廷候奏到委執政官再加看詳各隨宜
修改別作一路一州一縣勅施行務要所在役法曲盡其宜從之
初議役法蔡確言此大事也當與樞密院共之故三省樞密院同進呈

二日門下侍郎司馬光言免役錢已悉廢罷復祖宗差役舊法乃天下之幸臣聞今出推行弗惟反彼免役錢雖於下戶困苦而上戶優便行之已近二十年人情習熟一旦變更不能不懷異同又復行差役之初州縣不能不小有煩擾又提舉官專以多歛役錢為功惟恐役錢之罷若見朝廷於今日所下勅微有變動必更相告曰朝廷之勅果尚未定宜且觀望必覈言免役錢不可罷朝廷萬一聽之則良法復壞矣伏望朝廷執之堅如金石雖有小小利害未備俟諸路轉運司奏到徐為改更亦未為晚當此之際願朝廷勿以人言輕壞利民良法 二十八日置詳定役法所詔門下侍郎司馬光近建明役法大意已善緣闕涉事衆尚慮其間未得盡備及繼有執政論奏臣僚上言役法利害若不精加考究何以成萬世良法宜差資政殿大學士兼侍讀韓維吏部尚書呂大防工部尚書孫永給事中兼侍講讀范純仁專功詳定以聞仍將逐項文字抄付韓維等先是知樞密院章惇言近奉旨與三者同進呈司馬光乞罷免役行差役事劄子其間甚多殊畧今條陳如左一今月初三日劄子內稱舊日差役之時上戶雖差充役次有所陪備然年滿之後却得休息今所出錢數多於往日充役陪備之錢其害一也又劄子內却稱彼免役錢雖於下戶困苦而上

兩以便民有
收者
不知如此
不知如此
不知如此
一段禮法

戶優便行之已近二十年人情習熟一旦變更不能不懷異同臣看詳司
馬光旬日之間兩以便民不知如此草草更張反更為害諸路州軍見此
指揮必妄意朝廷惟在速了不欲令人更有議論故立此限迫促施行望
風希合以速為能豈更有擘畫上項兩節乃是空文且諸縣既迫以五日
之限苟且施行猶恐不暇何由更具利害申陳諸縣既不申陳諸州憑何
擘畫諸州既無擘畫轉運司欲具利害將何所憑又况人懷觀望誰肯措
辭如此則生民受弊未有已時光雖有憂國愛民之心而無講變法之術
措置無方施行無緒可惜朝廷更法盡意又將偏廢於此時有識之人無
不喟嘆伏乞更加審議臣所看詳且據司馬光劄子內抵牾事節而已至
於見行役法今日自合修改但緣差役為利害要有一莊講求措置之方
使之盡善臣再詳光所論事亦多過當唯有攝下戶元不充役今來一例
納錢又錢非民間所鑄皆出於官上農之家所多有者不過莊田穀帛牛
具桑柘而已穀賤已自傷官中更以免役及諸色錢督之則穀愈賤此主
事最為論免役納錢利害要切之言然初朝廷自議行免役之時本為差
役民受困若大則破家小則毀身所以議改新法但為當時所遣使者不
能體先帝愛民之志成就法意之良惟欲因事以為己功或務苟且速就

武務多取役錢安意百端徵徭求進法行之後差役之舊害雖已盡去而免役之新害隨而復生民間徒見輸納之勞而不知朝廷大書所差之人但占名著字事有失錯身當失罰而已民間中下人戶甚以為苦自免役法行或勅向來受雇行人充手分支與雇錢設若此等人曲法受賦即與舊何異一稱提舉常平倉司惟務多歛役錢廣積寬利以為功效希求進用今朝足雖有指揮令役錢寬利不得過二分竊慮聚歛之臣依傍役為別作名目隱藏寬利使幽遠之人不被聖澤臣看詳所言亦本中事理大抵常人之情謀已私利者多而向公愛民者少若朝廷以積錢多為貴勸則必以聚歛邀功今朝廷既不許取寬利及括利者必行點罰則提舉官若非病狂豈肯力求點罰况役錢若有寬利未安作何名目可以隱藏以此驗之言已疎闊一稱臣民封事言民間疾苦所降出者約數千章無有不言免役之害足知其為天下之公患無疑臣看詳臣民封事降出者言免役不便者固多然其間言免役之法為便者亦自不少蓋非人人皆言免役為害事理分明然臣愚所見凡言使者多上三等入戶言不便者多下等入戶大抵封事所言利害各是偏解未可全憑以定虛實當否惟須詳究事實方可興利除害一稱莫若直降勅命應天下免役悉罷其諸色

役人並依熙寧元年以前舊法人數委本縣令佐親自揭五等丁產簿定
差仍令刑部檢熙寧元年見行差役條貫雖印頒下諸州臣看詳此一
節尤為疎畧全然不可施行且如熙寧元年役人數目尤多後來累經裁
減三分去一今來豈可悉依舊數定差人今刑部檢會熙寧元年見行差
役條貫雖印頒下諸州且舊日每修編勅以至雖印頒行之時其開衍改已
將及半蓋以歲月歲月改更理須續降後勅今日天下政事比熙寧元年
以前改更不啻勝數事既異舊不同豈可悉檢用熙寧元年見行條貫竊
詳司馬光之意必謂止是差役一事今既差役依舊則當時條貫便可施
不知雖是差役一事而官司上下關連事目極多條貫動相干涉豈可單
用差役一門顯見施行未得一攝局日差役之時有因重難破家產者朝
廷為此始議作助役法然自後條貫優假前應公使庫設厨酒庫茶酒司
並差將校幹當又上京綱運召得替官員武差使臣殿侍軍大將管押其
麤色及疇零之物差將校或節級管押衙前若無差遣臣看詳此一節自
行免役法後來凡所差將校幹當厨庫等處各有月給食錢其召募官員
使臣并差使臣將校節級管押綱運官物並各有改費等錢皆是支破役
錢今既差役則無錢可支何由更可差將校管幹及召募官員管押一攝

若以衙前戶力難以徇任即乞依舊於官戶僧寺道觀軍丁女戶有屋業
每月掠錢及十五貫莊田中年所收斛斛及百頃以上者並令隨貧富等
第出助役錢不及此數者與免其餘產業並約此為準臣看詳自免役
法行官戶寺觀軍丁女戶各已有等第出納役錢之法今若既出助役錢
自可依舊何須一切並行改更且如月掠房錢十五貫已是下等之家若
今出助役錢顯見不易又更令凡莊田中年所收百斛以上亦納助役錢
即尤為剝剝凡內地中年百頃斛斛麤細兩色相兼共不直一十千錢若
是不當水路州軍不過直十四五千而已雖是河北沿邊不過可直三十
來千除陝西河東沿邊州郡四五千免役法中皆是不出役錢之人似
此等第官戶寺觀送固已非宜况女戶軍丁尤是孤弱若令出納豈不
更為深害一稱處天下役人利害逐處各有不同欲乞今來勅內更行指
揮下開封府界及諸路轉運司轄下諸州縣官看詳若依今來指揮別無
妨礙即便施行若有妨礙致施行未得即勅書到五日內具利害等書申
州本州類聚諸縣所申擇其可取者限勅書到一月內具利害等書申轉
運司聚諸州所申擇其可取者限勅書到一季內具利害等書奏聞又續
有劄子內稱伏望朝廷執之堅如金石雖有小小利害未備俟諸路轉運

措擬
吏疑更
盡疑美

多不富

司奉判徐為改更亦未為晚臣看詳今日更張政事所繫生民利害免役
差役之法最大極須詳審不可輕易况役法利害所基先自縣道理須寬
以期限令諸縣詳議利害曲盡逕處所宜則法可久行民間受賜今未止
限五日諸縣何由詳盡利害詳光之意務欲速行以便民不知如此草草
更張反更為害諸路州軍見此指揮必妄意朝廷惟在速了不欲令人更
有議論故立此限迫促施行望風希合以速為能立更有弊畫上項兩節
乃是空文具諸縣既迫以五日之限苟且施行猶恐不暇何由更其利害
中陳諸縣既不中陳諸州憑何詳畫諸州既無詳畫轉運司欲具利害將
何所憑又况人懷觀望誰肯措辦如此則生民受弊未有已時光雖有憂
國愛民之心而無講變法之術措置無方施行無緒可措朝廷吏法盡意
又將偏弊於此時有識之人無不喟嘆伏乞更加審議臣所看詳且據司
馬光劄子內抵牾事節而已至於見行役法今臣自合修改但緣差役免
役各有利害要^有在講求措置之方便之盡善臣再詳光所論事亦多過
當唯是稱下戶元不充役今來一例納錢又錢非民間所鑄皆出于官上
農之家所多有者不過莊田穀帛牛具桑柘而已殺賤已自傷農官中更
以免役及諸色錢督之則殺愈賤此二事最為論免役納錢利害要切之

言然初朝廷自議行免役之時本為差役民受困苦大則破家小則毀身
所以議改新法但為當時所遣使不能體先帝愛民之志成就法意之良
惟欲因事以為已功或務苟且速成或務多取役錢妄意百端徼倖求
進法行之後差役之舊害雖已盡去而免役之新害隨而復生民間徒見
輸納之勞而不知朝廷愛民利物之意今日正是更張修飾之時理當詳
審況逐州逐縣之間利害不同並須隨宜擘畫如臣愚見謂不若先具此
意中勅轉運提舉司諸州縣各令盡心講求豫其利害擘畫次第以俟朝
廷遣使就逐處措置此命既以先下人人莫不用心然後朝廷選公正強
明曉練政事官四員充使逐官各更選辟曉練政事兩員隨行管勾且令
分使京東西路每路兩員使者四員隨行管勾官與轉運或提舉官親
詣逐州縣體問民間利害是何等入戶願出役錢是何等入戶不可差役是何
等色役可雇是何等入戶是不願出錢而可以使之出錢是何等重難優輕役
可增可減錄入戶貧富役次多寡與重難優輕實名州州縣縣不同理須
隨宜措置既見得利害于細然後條具措置事節逐處聞奏降勅施行如
此不過半年之間可以了此兩路然後更遣此已經措置官員分往四路逐
員各更令兼一員未經措置曉達政事官同行不過半年之間又可措置四路

留一併

然後依前分遣徭徭諸路如此則遠不過一年半之間天下役法措置悉已周通法既曲盡其宜生民永蒙惠澤上則成先帝之美意下則興無窮之大利與今日草草變革一切苟欲速行之弊其為利害相遠萬萬願當省覽至是尚書左丞呂公著言勸會司馬光近建明役法文字大意已善其間不無疎畧未備處若博採衆論更加公心申明行下向去必成良法今章傳所上文字雖其言或有可取然大率出於不平之氣專欲求勝不顧朝廷命令大體早未都堂三省樞密院會議章得安意大段不通商量況役法元不屬家院若如此論議不一必是難得平允望宸衷詳酌或選差近臣三數人專切詳定聞奏逐具辨維李常范純仁孫覺孫永呂大防王觀名乞自禁中指擇選三數人降出又言自來政事朝廷有大議論亦多選差兩制或兩省定奪近劉摯王巖叟極輟有所論奏恐涉嫌疑惟宸衷裁擇於是詔維等專切詳定元祐元年二月二十八日右正言王觀言伏觀今月七日勅行差役法勅內止是備錄門下侍郎司馬光劄子不曾經有司立成畫一條目若內有小節未安須當接續行下庶幾良法早定不為浮議所搖看詳諸色役人並依熙寧元年以前舊法人數委本縣令佐親自揭五等丁產簿定差此一節緩諸色役人自熙寧元年後來逐

旋裁減今來乞降指揮依見今役人立額定差并衙前一役熙寧元年以
 前舊法許人投名今既頒行熙寧元年以前差役條貫即合存留投名之
 人乞降指揮應投名衙前只用近年規繩以出賣坊場錢支酬重難分數
 并給請受或內不願依舊投名之人重別召募不行方得鄉差其官戶僧
 道寺觀單丁女戶免役錢即留助鄉差之人詔劉興詳定役法所 同日
 右司諫韓維言伏見二月九日三省樞密院劄子節文應天下免役錢一
 切並罷其諸色役人並依熙寧元年以前舊法人數定差大綱既得允當
 其間節目頗有疎畧差役未易一二具言全在有司節次修飾今來開封
 府官吏更不相度申請於數日之間一依舊法人數差撥了絕如墮子之
 類^近舉以利負充者一例差撥役人監勒開祥兩縣迅若兵火顯是故欲擾
 民以害成法乞下所司取問大急催督是何情實特賜行遣以戒天下挾
 邪壞法之人詔劉興詳定役法所 是月司馬光言臣伏見御批指揮以
 臣近建明差役法慮其間未得盡備差韓維呂大防孫永范純仁等切詳
 定聞奏臣竊以免役錢之病民自邇日臣僚民庶上封事及日近劉摯等
 奏陳言之甚詳非獨出臣一人之私意也陛下幸用臣言悉罷免役錢依
 舊差役詔下之日中外歡呼往來之人聞道路農民迭相慶賀云今後這

田恬快也然則此今之下深合人心明白灼然無可疑者其間條目未備不能委曲盡善固須有之臣所以乞下諸路州縣官吏令看詳若妨礙施行未得即其利害譬畫以次上聞誠以欲畝幽隱南北異宜自非在彼親民小官無以知其詳悉故令各具所見指揮利害所以情下情求民瘼非謂勅書一下禁人不得復議也俟其奏到徐議添改何後之有要在早罷役錢復差役為大利而已如建大廈棟宇已立雖戶牖未備可以徐圖今陛下令韓維等再行詳定考究利害補全漏畧成就良法固無所妨但勅朝廷前日之勅改更未定或欲錢或差役尚未可知官吏惶惑不知所從衆庶失望怨嗟蓋甚必有本因新法得進之臣乘此間隙爭言免役錢不可罷因聚歛獲功之吏稱舊條未改督責免役錢愈急是民出湯火濯清泉復入湯火也伏望朝廷特賜中勅州縣言今未止為其間條日未備今雖詳定所有差役仰州縣依前勅一面施行候定到事節續降下次免差役中勅紘之際今出反汗人情大搖從之 閏二月四日勅已差官詳定役法令諸路且依二月初六日指揮定差仍令州縣及轉運提舉司各造與限兩月體訪役法民間的權利害縣具可施行事申州州為看

詳保明申轉運提舉司轉運提舉司有詳保明聞奏仍令逐州縣出榜許
舊來係納免役錢今來合差役人戶各具利害實封自陳於是劉摯言免
役錢為天下害也久矣陛下一旦罷去復用祖宗差法中外罔不欣快命
令之出要在必行豈可却云且行則天下奉承者豈不疑惑懷私之人豈
不觀望又令舊納錢者今被差者皆具論列緣四海百姓向來無不納錢
則是竭天下之人使之實封議法違于朝廷者計須山積則考閱何時可
遍而所謂差役之法何年可見其成也建此論者蓋欲為遷延之謀動搖
之術不意朝廷從而行之今已選官建局但宜趣具畫一宣布行下大法
既先定如州縣奉行委有未便乃聽依限申請然後隨事修之何用此紛
紜以逐沮害之計召天下之疑哉王巖叟言前勅為已見民間免役之害
故復差法而今勅方云限兩月體訪利害前勅不以委提舉司而今勅又
令提舉司看詳保明朝廷豈不知提舉官多是護持弊法之人人利於且
為監司惟恐便行廢罷見此指揮必生觀望以為免役可存要有陳述姦
人得以藉口誣惑聖聰動搖善政伏望持賜收還近勅候詳定成法日別
取旨施行庶命令無反覆之嫌中外無二三之惑尋詔令議論未見成法
若許諸色人中陳惡徒為煩擾候有成法錄下諸路立限許實封申陳逐

旋看更詳改

十日詔詳定役法所有合經由三省文字與免勘當及不

依常制日限催促施行

十五日詳定役法所言司馬光奏請天下免役

錢並罷其諸色役人並依熙寧元年以前舊法人數令佐摺簿定差令看

詳欲乞下諸路除衙前一役先用坊場河渡錢依見今合用人雇募不足

方許揭簿定差其餘役人除合召募外並行定差其差衙前有妨礙或別

有利害許依閏二月四日指揮施行從之

同日右司諫蘇轍言臣近奏

罷免役錢行差役事大綱已得允當其間小節疎畧差誤乞令諸處審議

候的確可行然後行下近日已蒙聖旨差韓維等四人置局看詳臣謂味

畧差誤其事有五其一衙前之害自熙寧以前破敗人家甚如兵火天下

同苦之久矣先帝知之故創立免役法以收坊場官自出賣以免役錢雇

投名人以坊場錢為重難酬獎反以召募官員軍民押綱自是天下不復

知有衙前之患而近歲所以民日貧困天下共苦免役法者乃是莊農之

家歲出役錢不易及出賣坊場許人添價爭剋致送納不前之弊也向使

先帝只行官自出賣坊場一事自可了却衙前色役有餘其餘役人且依

舊法則天下之利較然無疑獨有一弊所雇衙前或是浮浪不如鄉差稅

戶可以委信然行之十餘年浮浪之害無大敗闕不足以易鄉差衙前

擾之患今來各計天下坊場錢一歲所得共四百二十餘萬貫若立定的十價例不許添價判買亦不過三分減一尚有役錢八十餘萬貫而衙前支費及召募非泛網運一歲共不過一百五十餘萬貫雖諸路多少不齊或足或否而折長補短移用可足由此言之將坊場錢了衙前一役灼然有餘何用更差鄉戶今年二月六日所降指揮但云諸公使庫設庫設廚酒庫茶酒司並差將校幹當諸網運並召得管官員或差使臣軍員將校管押衙前若無差遣不聞有破產之人以此欲差鄉戶至於坊場元無明文處置不知官自出賣為復却依舊法酬獎衙前若官自出賣即如川蜀京東淮浙等路舊來坊場優厚人人願為長名元不差鄉戶去處今來却須創差民情必是大貶驚擾若依舊法用坊場酬獎衙前即未合召募官員軍員將校等押網用何錢支遣若無錢支遣即諸般重難還是鄉戶衙前管認為害不小其二坊郭人戶熙寧以前常有科配之勞自新法以來始與鄉戶並出役錢而免科配其法甚便但所出役錢太重未為經久之法今若全不令出即出比農民反為僥倖若依熙寧以前科配則取之無藝人未必安今來二月六日指揮並不言及坊場一項欲乞指揮并官戶寺觀軍丁女戶並據見今所出役錢裁減酌中數目前項賣坊場錢除支雇

自前係是先

衙前及召募非泛綱運外常切格留準備下項支遣所有月掠房錢十五
千及歲收斛斗百碩以上出錢指揮恐難施行其三新法以來裁定諸色
役人皆是的確合用數目行之十餘年並無闕事即熙寧以前舊法人數
顯是冗長虛煩民力今來二月六日指揮却令依舊人數定差未為允當
欲祇依見今役人數目差撥若自前元差鄉戶充役後來却用剩員抵
替如場子壇子之類其剩員差費請受合運運司者即乞於前項坊郭等
錢內支還其四熙寧以前散從弓手手力等役人常苦接送之勞遠者至
四五十里極為疲弊自新法以來官吏皆請雇錢役人既以為便官吏亦
不闕事今民力凋殘比之熙寧以前尤當憫恤若不免接送必有逃竄流
離之憂欲乞依新法官吏並請雇錢仍於前項坊場坊郭等錢內支其五
州縣胥吏並募情願充役不請雇錢如不情願即量支雇錢仍罷重法亦
以前項坊場坊郭等錢支如支用不足即差鄉戶仍許指射舊人官吏差
雇代役其鄉戶所出雇錢不得過官數目詔送看詳役法所 十六日詳
定役法所言乞先次行下諸路除衙前一役先用坊郭河渡錢物依見合
合用人雇募不足方許揭簿定差本所再詳雇募二字竊慮諸路承用疑
惑却將謂依舊用錢雇募充役欲乞改雇字為招字從之 十九日詔給

事中兼侍講傅先俞詳定法役二十四日右司諫蘇轍言出限拖欠役錢今來朝廷已行差役法即免役錢別無支用雖使差役未了間時寬留舊雇人執役自有從來寬剩役錢支遣其他欠役錢乞與一切放免從之

三月三日詳定役法所言乞下諸路除衙前外諸色役人只依見用人數定差今來夏料役錢住罷更不起催官戶僧道寺觀單丁女戶出錢助役指揮勿行從之同日詳定役法所言檢會今年二月六日朝旨內一項諸色役人其間雖有等第不及而願充近上役次者乞聽從便及舊人願住者準此一項乞下諸路衙前係已得指揮外其餘役人亦乞並依即目見用人數定差如委實人數太少使用不足或別有妨礙即依閏二月四日指揮施行一官戶僧寺道觀單丁女戶出助役錢竊慮州縣有不曉元降朝旨如有妨礙即未得施行之意却便作無妨礙行下今乞下諸路更不施行別聽指揮一已率朝旨免役錢一切並罷其將來夏料役錢自合更不起納從之四日詳定役法所言諸色役人已行舊日差法竊慮新舊法未定之際州縣輒有諸般圓叩陪備非理勾追役使若不嚴行禁止必恐別致擾攘欲應元豐編勅及見行散勅內約束得非理差衙前及諸色役人并令陪備等條貫並乞依舊行使內耆壯即乞依保正長法施

募示召

行從之 十六日詳定役法所言坊場河渡錢元用支酬衙前重難添酒
等錢準備場務陪費如此之類名件不一除依條合支外欲並繕司以備
召募衙前支酬重難及應緣役事之用從之 十七日詳定役法所言諸
路見行出賣坊場河渡等并應合支酬招募衙前使用錢物未有所練詔
令提點刑獄司主之 是年閏二月八日罷諸路提舉常平官故以隸提
刑 十八日詳定役法所言準內降臣僚上言諸郡縣官員有自來雇募
到承符散從官手力之類在遞廳今例合差鄉戶抵替減放逐官有以鄉
戶生跡雇人慣熟不容鄉戶正身自充須令雇募其被雇人邀勒鄉戶利
要工錢者乞下詳定役法所立法約束本州勘會欲下府界提點司諸路
轉運司常切覺察郡縣官員如敢抑令本廳新差役人出錢指名雇覓自
來役令之人充代祇應者並行勘劾具情由申奏特降朝旨重行黜責如
役人委實情願雇人者聽雇直不得過元募役錢之數從之 四月六日
中書舍人蘇軾詳定役法 同日王巖叟言臣伏見蘇軾建議乞盡發天
下所積常平寬剩錢斛三千萬貫贖買田募役自陳五利二弊臣竊考五
利皆確信之辭二弊乃必然未足以盡也臣與士大夫深究其說又得
十弊為陛下列之無知之民苟於得地或應募佃地三五歲間或以罪停

初疑誤

或以疾廢或老且死其家無疆丁以代役則當奪其田而別募此乃是中
路而陷其一家於溝壑此一獎也富民古客為佃戶每歲未收穫間借貸
贖給無所不至一失撫存明年必去而之他今一兩項之空地佃戶挺身
應募室廬之備耕稼之資芻糧之費百無一有於何仰給誰其主當此二
獎也近邇之田人情所惜非甚不得已不易也今郡縣官吏迫於行法或
倍益官錢曲為誘勸或公持事勢直肆押令愚民之情一生於貪利一出
於畏威不復遠思容肯割賣洎官錢入門隨手耗散遂使兄弟啓交爭之
患父子有相怨之家舊章既廢美俗亦壞此三獎也良農治田不盡地力
故所獲有常所利無盡今應募之人知官田終非已業耕耘種植定不致
功務掘地力以苟所收薄募其去益輕此法果行數年之後不獨變民田
為官田將見壞好土為瘠土此四弊也前日以錢雇役患在市井之小人
今日以田募役又止得鄉村之浮浪均之不可為郡縣此五弊也弓箭手雖
充應募定不離家事有事則暫時應用無事則終歲在田雖成輪次上者
自亦不妨農事非如其餘色役長在公門猶聞未足者難招已招者將去
引之為此不如事情此六弊也第三等以上人戶皆能自足必不肯佃官田
願充水役今既立法須第二等以上人戶許充弓手第三等以上許充散徒

官上色役乃是以給田募役之名行揭簿定差之實既云百姓樂於應募何故第四等以下即須要第一等第三等戶委保一有逃亡便勒保人承佃充役乃是知其不可曲為之防既不能措於安業又不能濟上戶於樂生此上契也民間典賣莊土多是出於婚姻喪葬之急往往求錢主探先借錢後方印契略遺種破猶必陳辭令賣之入官官司艱阻事節必多設法雖嚴終難杜絕或已申官欲賣令佐未服親行相驗或已定價買到未有投名人情願承佃未敢支錢折留多日者百姓欲罷則不能欲訴則無路此八契也應募之人若盡納貧民則水旱凶饑何以禁其流徙若皆取上戶則支移折變却當併在何人此九弊也朝廷患不理去官赦降原減之法為太重方詔有司更定而又立此條蓋議者自度其難而專欲以力制事以法驅人若緣久遠召募不行官吏並科違制又不以赦降去官原減則凡歷三路郡縣之吏無全人矣此十弊也蓋有大可惜者三焉祖宗成法之中天下共以為利而不可改者莫大於差役陛下復之而行方幾日今率然獻議而欲變之此大可惜者一也自陛下與百姓休息人人心以父母戴陛下矣何苦而欲擾之此大可惜者二也內帑之所藏常平之所積積之甚難國家宜留以備倉卒紓百姓之急今平居無事而欲傾竭之不知何以待非常此大可

役
係
投

竭
作
謂

卷之三

惜者三也。乞下臣章與軾之議參考而擇之上官均亦陳不可行。五說軾議尋格。十九日詔諸路州衙前依朝旨一月限滿已差鄉戶後如續有人情願充者亦許遞旋。收係替放差到鄉戶衙前歸農仍以家力最低小之人先次替放其鄉戶衙前若內有雖未年滿投充長名衙前者亦聽從詳定所請也。二十八日詔殿中侍御史呂陶往成都府路與轉運司議定役法。先是陶屢奏疏論差役利害及坊場坊郭等事因陶竭告取容故有是命。陶言天下郡縣所定版籍隨其風俗或以稅錢賈伯或以地之傾畝或以家之積財或以田之受種立為五等就其五等而言頗有不均蓋有以稅錢一貫或令田一項或積財一千貫或受種一十頃為第一等而稅錢至於十貫者古田至於十頃積財至於萬貫受種至於百頃亦為第一等。今若於第一等中差者長則稅錢一貫與十貫者並須二年一替是貧者常迫急富者常僥倖。况郡縣官吏難盡得人若不預設防禁則民間雖無今日納錢之勞必有昔時偏頗倍費之害。五月八日戶部侍郎趙鼎詳定役法。十一日詔州縣曹司舊人願在役及有人投募或鄉人自可充役外其願雇人自代者聽從詳定所請也。十六日文彥博言復舊差役法。議臣之中少有熟親民政者故議論不同。刺史縣令最為親

民之官且專委守令差定役人編成籍條列自來體例條貫上時運司如
各得允當即具申奏仍稍寬期限使盡利害其詳定役錢法所止提逐路
申請看詳定奪詔付詳定役法所 二十三日詳定役法所言新勅罷天
下免役錢緣元豐令修弓手營房給免役剩錢和雇遞馬及雇夫并每年
終與轉運司分認三十貫以下修造及舊條役人陪備腳乘之類更有諸
州違帳人請受并巡檢司馬遞鋪曹司代役人應用紙筆並係支免役錢
今請支見在免役剩錢候役書成別行詳定從之其免役剩錢應到
不足處依嘉祐以前勅條條不載者奏 二十五日中書舍人蘇軾言近
奏為論招差衙前利害所見偏執乞罷詳定役法尋奉聖旨依所乞今來
給事中胡宗愈却封還上件聖旨臣議既不同決難隨衆簽書乞依前降
指揮於是御史中丞劉摯言詳定役法自置局以來日久未就而議法之
官頗已屢易蘇軾願且辭依舊詳定仍乞催促成就以時宣布 其後元
祐二年正月十五日執上疏去年二月六日勅下始行先言復差役法時
臣第職為諫官乞將見在寬剩役錢雇募役人以一年為期令中外詳議
然後立法又言衙前一役可即用舊人仍一依舊數支月給重難錢以坊
場河渡錢支給皆不蒙施行又蒙差臣詳定役法臣因得仲弟轍前職先

不
得

與本局官吏孫永傳堯俞之流論難反復次於西府及政事堂中與執政商議皆不見從遂上疏極言衙前可雇不可差先帝此法可守不可變之意因乞繼詳定役法當此之時臺諫相視皆無一改其是非者今弓手不許雇人天下之所同患朝廷變法許雇天下皆以為便而臺諫猶累疏力爭由此觀之是其意專欲變熙寧之法不復校量利害參用所長也六月十三日中書舍人蘇軾言乞應坊場河渡免役並添酒等錢並用支酬衙前召募綱運官吏接送雇人及應緣衙前役人諸般支使如本州不足即申本路於別州移用如本路不足即申戶部於別路移用其有餘去處不得為見有餘額外支破其不足去處亦不得為見不足符合招募人却行差撥從之十四日中書舍人蘇軾言逐處色役各隨本處土俗事宜輕重不同難以限定等第一槩立法若衙前招募不足即須將以次重役於第一等戶內差撥請諸處色役委本路監司與逐處官吏同相度立定本處色役輕重高下次第以最重役從上差撥從之二十七日司馬光言先曾上言乞直降勅命應天下免役錢一切並罷其諸色役人並依熙寧元年以前舊法人數委令佐揭簿定差蒙朝廷一一如臣所請無河續有雇募不足方行定差指揮人始疑恐既而屢有更張詭令不一又將運

使各以已見欲令本路共為一法不令州縣各從其宜或已差役人却放或已放雇人却取或依舊用役錢雇人或不用錢招人充役朝夕不定上下紛紜往往與二月六日勅意相違竊緣臣初起請及朝廷所降勅節又明言委逐縣官看詳若有妨礙致不可行令具利害申州州中轉運司轉運司奏聞隨宜修改作一路一州一縣勅施行務要曲盡其宜豈是當日所言一字不可移易但志轉運司州縣不肯奏陳耳請申明前奏通頒下諸路州縣臣所請雖云依照寧元年舊法人數定差若舊法有於今日不可行者行即妨礙合申乞改更人數或太多或太少惟本州本縣知應用之數合酌中立願申乞依數定差朝廷難為遠度臣所請雖云若所差人不願充役任便選雇有行止人自代其雇錢多少私下商量若所雇之人邀勒被差之人廣求雇直官司亦當裁定不得過自求官中雇錢之數其州縣官員即不得指占所雇之人乞覓臣所請雖云見雇役人帳差到役人各放令逐^便若所雇之人自有因產情願充役者亦自可依舊存留又曹司一役新差之人多不諳熟書算行遣及案下文字未曾交割合留新雇人給與雇錢令與新差之人同共行遣限半年內交割畢纔放逐使臣所請雖云今日衙前陪備少於曷日不至破家若猶以為戶力難任請於

官戶僧道軍丁女戶屋業於月掠錢及十五緡上用於歲收穀及百碩以上者並第等出助役錢不及此數者與放免臣意以為十口之家歲收百碩足供口食月掠十五緡足供日用二者相湏此外有餘者始令出助役錢非謂止收百碩即令助役也若猶患太少及所掠課利難知實數請應第三等以上令初出助役錢第四等以下放免若本州坊場河渡等錢自可支酬衙前重難分教得足則官戶等更不湏出助役錢從來諸州招募人投充長名衙前若招募不足方始差到鄉戶衙前此自是舊法今來別無改更惟是舊日將坊場河渡所折酬長名衙前重難令自出賣今官中出賣坊場河渡及錢依分教折酬長名衙前重難只此與舊法有異若鄉戶差足續有投名者即先從貧下放鄉戶歸農即鄉戶願投名亦聽臣所請委逐縣看詳具利害申州本州類聚擇其可取者申轉運司轉運司類聚諸州所申擇其可取者奏聞朝廷且知諸路民間利害之詳轉運司不如州州不如縣慮逐縣逐州有經畫得事理切當而為本州及轉運司抑遏刪去不以上聞致勅下之日仍舊切礙不行請詔逐縣直申轉運司本州直申奏使下情無壅曲當事宜仍請詔詳定役法所止得以諸路州縣申到利害詳其可否立為定法其不當職之人為高竒之論不切事情者勿

係以此

用亦不可以一路一州一縣利害作海行條貫詳定役法所奏請行下指
揮若有妨礙難行之事亦乞如臣所請委逐路州縣看詳具利害申上隨
宜別修改臣所言若有可取乞通頒下諸州縣除此外並依二月六日所
降勅命施行從之 七月二十七日詳定役法所言臣僚奏今朝廷既已
復行差役應係自前約束官吏侵擾役人條貫欲乞使刑部錄出雕印頒
下令一切如舊出榜州縣使民知之應監司所部有犯不能覺察者重其
坐詔令刑部契勘除已經衝改不行外餘依 八月九日中書舍人蘇軾
言諸路多稱高強戶同是第一等而家業錢數與本等戶大段相遠若
止應第一等色役顯屬僥倖有虧其餘人戶乞下詳定役法所相度中尚
書省應高強戶隨逐處第一等家業錢數如及一倍外即計其家業每及
一倍即展所應役一年除元役年限外展及五年為止投募衙前即依展
年法折展年應本等合入諸級色役一假如本處以家業及二千貫為第
一等其高強戶及四千貫以上計其家業又及四千貫即展役一年通計
家業及二萬四千貫即展五年以上更不展如投募衙前亦自四千貫以
上計其家業不及四千貫方應諸級色役一年仍以五年為止其休役年
限依本等體例 九月十七日詔諸路坊郭第五等已上及單丁女戶官

戶寺觀第三等以上舊納免役錢並與減放五分餘並全放仍自元祐二年為始其收到錢如逐處坊場河渡錢支酬衙前重難及綱運公人接送食錢不足方許以上項錢貼支餘並封樁以備緩急支用十月三日吏部侍郎傅堯俞罷詳定役法所從所請也六日臣僚言朝廷立差役之法許私自雇人州縣行之已有次序近朝旨弓手一役却令正身祇應恐公私未便詔應弓手正身不願充役者許雇令府界提點司逐路轉運司相度施行十二月六日左諫議大夫鮮于侁言開封府界保甲授班行人不少官戶既多縣道差役頗難聞祥符縣內一鄉止有一戶可差使狀以武舉武策及弓馬入等方得近下班行今來保甲人事藝入等纔授恩便與公卿大夫一等為官戶免役頗有僥倖臣欲乞保甲授班行人依進納官例俟改轉陞朝官方免下戶色役庶令縣道差役得行其三路保甲亦乞依此從之二十四日詔諸路元豐七年以前坊場免役剩錢除三路全留外諸路許留一半餘召人入便宜置場和買可輕變物貨即不得據懷及分配與人戶其物貨逐旋計綱起發於元豐庫送納內成都梓州利州二路於鳳翔府寄納封樁二十五日詔舊出免役錢三百緡以上人戶並依單丁等戶例輸納與免色役從詳定役所所言也元祐二年

二月十二日監察御史上官均言請先詔諭諸路供役書行半年遣使按
省庶幾官吏先事警飭從之 六月二十四日右司諫賈易言朝廷改復
差役推行之初未究利害故郡縣之吏措置多不如理今雖設為條日隨
其風俗所使付諸路奉行又令詢究未盡善者以聞而數月之久幾有言
者蓋監司守令苟且因循期於不違法令而已且用民之力責輕取民之
財實竊閬州縣有戶以役多者有單丁女戶官戶寺觀出錢助役此於
實役之人所費乃多數倍者亦有出錢至火燒百分之一者乞擇郎官練
達吏事者出按諸路授以條目縣問民庶如寔有妨公害民之事州縣聞
知而不申監司受申陳而不知察亦不達於朝廷具事劾奏詔下諸路監
司限指揮到一月內條折以聞 十二月二十二日詔郡縣役民戶不及
三番處以單丁女戶等助役錢募役尚不及兩番則申戶部 三年二月
二十二日詔衙前差鄉戶處連募人抵替如見役人願不妨戶役投充者
聽 四月二日詔諸路郡縣各具差役法利害條折以聞 五月四日詔
府界諸路舊納免役錢百貫以上戶依單丁等戶法輸納助役錢 六月
一日詔鄉戶衙前役滿未有人替者依募法支給食錢如願投充者聽仍
免本戶身役不願投募者速召人替 九月四日戶部言瀘州江安縣夷

稅戶自來不曾差役自第二等以上願依舊輸役錢仍從漢戶單丁法減半第四等以~~下~~並免從之四年三月右正言劉安世言御史中丞李常七事其一陛下即政之初知免役出錢為民之惠改復用祖宗差役之制常在戶部不能講究補完而協助邪說請復雇募及為中丞猶聞奏乞施行懷姙徇私大害聖政先是常奏臣伏見今日政令之最大而設施未安致人情不和從法是也夫耕農之人身常在野而不見官府入城市天下之情所同顧也熙寧中講知差法之敝天下州鎮凡因色役害民之事例皆裁減就其不可減者悉使召雇民隨力出錢無事於公家之役遂得以身常在野不見官府入城市孰便於是耶奉令之臣務於贏積遂有輸錢不逮之歎陛下即位之初一切罷之復行差法方詔旨初下愚民未知被差之為害蓋嘗驢呼而相慶矣行之既久始覺其患有加於徭日何也蓋差法之廢十有餘年版籍愈更不明重役者微輕宜輕役者反重卿寬戶多者僅有休息之期鄉族戶穿者頻年在役上等極力之人昔輸錢有歲百貫至三百貫者今止差為弓手歲雇弓力一名以代身役不過用錢三四十貫中下人戶舊出錢不過三貫二貫而雇承符散從手力之類不下三十貫以是校之勞逸苦樂相倍蓰矣然則今所改法徒能使上等

人戶優便安閑而第三第四等困苦日甚昔者臣待罪戶部既而與司邦憲屢以此干冒聖聰尚欲令富者輸錢貧者出力今也特訪與言詳究民瘼在上者既無寬剩之求則下戶皆願輸錢矣而又四方風俗或不同利害或不一當差而願在者有之今示一偏之意而為法使四海騰沸細民窮困陛下致天怒於上人怨於下豈國家社稷計耶伏望特詔一二詳練民事臣僚使與議臣就差役二法取便百姓者修行之無牽新書無執舊託民以為斷善矣五年五月八日記差役法內有未協事令中書舍人王巖叟樞密院都承旨韓川與右諫議大夫點檢戶部文字劉安世同看詳其利害以聞先是安世言臣伏見朝廷欲變役法今將四年選官置局講求利害天下之議悉使折衷謂嘉祐善役之制已便矣然當時悉見善者今則損而去之元豐約未之制民以為利者今則取而益之至於風俗之殊尚南北之異宜本諸人情裁以國論隨方條列罔不具備而姦邪之人內懷顧望造端橫議必欲沮毀遂致一二小臣敢執偏見妄進邪說欲罷差役依舊雇募天下人情莫不疑惑此最當今之大患也議者謂不復其身止令輸錢則公私兩便而可以久行臣請有以折之國家聚貨經費所資設官鼓鑄歲有定額民或盜為罪至論死今棄其易出之力而

亡作戶

放作該

元祐六年
與大興卷三萬
七百二十六重

卷三萬七百二十六

其難致之錢又使上戶止納數千下戶自來無役者例使加賦損九分
之貧民益一之分上戶以一家一歲觀之則輸錢若者而易給以終身累
世計之則所出不貲而難供今聚歛之臣惟欲誅剥生靈而不為天下長
久之慮詎可信哉議者又謂人亡輸不及三萬處恐役太重臣亦有以折
之治平之前天下戶口一千二百七十餘萬而舊法役人五十三萬六千
餘人元豐之後戶口一千八百三十五萬九千有奇較之治平已增五百
六十餘萬而新定役人止放四十二萬九千餘人比之舊法却減十萬七
千之額以為輪差不足亦以過矣臣竊謂知法之未良改之不可不速知
法之已善守之不可不固願陛下特奮乾綱力主差役深詔執政固守初
議毋使輕徇浮言妄有變易庶幾祖宗之成法不為姦人之所奪天下幸
甚 九月二十四日戶部言河北河東陝西鄉差衙前據投名人所得支
給等錢並減半給投名衙前依條本戶差者長不免外其餘色役並免
從之 元祐六年七月廿二日三省言諸州衙前舊行募法日除依優重
支配外未有差使者並月給食錢昨除指揮已將舊日所支在食錢重添
入重難分數今來招募到衙前日支錢數慮致闕乏詔令戶部下逐路轉
運提刑司隨州縣上俗於所用支酬額錢內參酌立定優重分數及月給

並作俱

食錢不得過舊募法所支數戶部請諸州衛規內十分闕一分已上招募
未足處以元祐元年罷募法自所用優重支酬雇食錢都計錢數為額
闕一分以下及招募數足處以新定優重支酬等都計錢數為額如合有
增損並聽本州具利害中監司考察保明中部從之同日三省言諸路
役名衙前並依三路已得朝旨除依條本戶合差者長不免外其餘色役
並免詔應諸路役名衙前與免本戶第二等已下色役鄉差人戶並令以
役名人代願投充長名者聽八月十四日尚書省言州役令鄉差者若
本等及次一等戶空闕不及四年者以助役錢雇募有行止不曾犯徒刑
人充其助役錢約度雇本州色役不足即先於戶稅役煩處雇募各依
本役年限滿日本縣案籍取有空闕年及人戶封行差罷其人戶空闕自
及四年已上處不在此限若不因造簿編定及人戶糾決或有陞降呈募
者委監司按劾諸州每年據所納助役錢除留一分應雇募支用有闕剩
委提刑司通一路有無移用從之十八日戶部言應輪助役錢人戶與
賣田限五十頃止限外田依免役舊法全輸役錢未降勅前已過限者非
荒田并墳地若恩賜者不在此限從之二十三日戶部言按元祐差役
勅單丁無丁或女戶如人丁添進合供力役者若經輸錢二年以上與免

差役一次緣其間有戶窄役類處今欲依本條下添入注文戶窄空閑不及二年處即免一年從之 十一月十七日戶部言諸州見役投名衙前所歷重難合得支酬見錢願積留在官指買場務除見買摸人接續再買外餘並許依額錢承買其場務召人添錢者如與百姓價等亦先給衙前若已歷重難錢額但及七分亦許指買所欠額錢分四季納從之 七年二月十二日詔今後府界諸縣手力本等合差戶空閑不及三年者以助役錢募人充應依本役年限候滿日有空閑及三等戶即行差罷 九月六日三省言諸路差役第三等以上戶空閑四年第四等以下戶空閑六年不及逐第年限即雇募狹鄉縣役人並許雇州縣役寬鄉縣役人並輪差重役人合皆放願應募者聽募役人須有稅產不得募有產聽贖入衙前如人戶願以官田充募者聽及請依今來立定新式供本縣輕重役次等從之 八年正月二十二日詔近降役法今後收到官田併見佃人逃亡更不別召人戶租佃及見佃官田人戶如連欠課利於法合召人戶到佃者並拘收入官留充雇募衙前收到官田未有人投募且召人租佃有人充役即行給付 同日尚書省奏去年九月六日詔應今後役人須有稅產不得募墜贖并曾犯杖及工藝人並召保仍不得過舊雇募錢數

從之 三月二十七日尚書省言勘會諸路常年廣惠坊場錢物文帳並

係年終具帳供申有妨照使令戶部指揮諸路提刑司每年依上下半年

依條式具帳供申其元豐八年後至元祐三年即依元豐八年後未奉行

役法已前免役錢物帳每季具帳供申從之 七月二十七日福建路轉

運司言勘會諸州縣分有長壯丁役輕去處於條既許再充即未有所止

年限其役之人多是僥倖不願皆罷致久在本村多端撓擾今欲乞比附

戶長役輕勅條不許再充從之 九月八日戶部言條准元祐七年十一

月十四日南郊赦書今後民間遺父母喪見役及當差者第三等以下戶

並與免差役第二等以上戶令戶部相度量納役錢並服除日依舊今相

度欲依單丁戶見納助役錢五分內依等第納三分從之 十二月二十

八日尚書省言勘會諸縣鄉村有依法合差第五等人戶色役其本等內

物力微薄者竊慮難以充應今欲自來差役至第五等人戶據簿內第五

等戶將一半人戶免差徭一戶者許從多免如自來輪差第五等戶不及

一半或差不到第五等戶處自合依舊從之 紹聖元年四月四日三省

言役法尚未就緒欲令戶部長吏同詳定以即官郭茂恂陳祐之為檢詳

官上曰止用元豐舊法而減去寬剩錢百姓何有不便邪范純仁曰四方

各不同須因民立法乃可久也上曰今戶部議之 十八日殿中侍御史
井亮來言陛下修復先帝役法宜令郡縣一依元祐未改以前法令則可
以速慰天下之望至於定立寬剩錢分數或免下戶出錢此在朝廷一言
自可就降詔旨不必取索看詳詔送看詳役法所 二十六日中書省言
勘會推行差役迄今十年民間苦於差擾議者紛紛前後改移不一終未
成一定之法詔府界諸路復免役法並依元豐八年見行條約施行仍自
指揮到日為始一鄉差役人且令祇應候雇到人逐旋放罷其合支役錢
許於坊場河渡錢內借支如不足即借支封樁錢並候納到役錢撥還一
今來合納免役之人自紹聖元年七月一日為始其上半年合納役錢與
免一曹充差役之家空閑及二年即起納役錢今來見役皆放年月不滿
者比類施行一舊戶壯丁並雇人不得以保正保長保丁等充代其餘役
人似此之類合改正者並依此施行一寬剩錢不得過一分如帳過數及
別以名目敷納並以違制論委所屬常切覺舉一今來寬剩錢既不得過
一分其合減錢數並先自第五等入戶從于物力最低者次第蠲減一諸
路各置提舉官一員隨提刑司所在置解宇其餘並依舊制應合行事件
并逐處有利害不同未盡未便事理合改更增損舊法盡一開坐與轉運

提刑司官具的確事狀運書以聞 同日詔諸路復免役法並依元豐八年見行條目指揮到日為始 閏四月一日左司諫翟思言熙寧中五免役之法所以惠利天下非一然當時行法之臣有抵牾參錯不能上應法意者堯祐初小大之臣奮私智執偏見附益改革或免或差或官雇或私代法始大獎民遂告病陛下察知其然中防官司取其成書參詳去取以加惠元元議者謂所缺之錢取足雇直止餘二分以備水旱逋負斯為盡矣然郡縣所役人數大槩不相遠而戶口物力聚寡貧富其相倍蓰何啻數十請責常平官通計一路雇直外餘二分缺於民間有餘不足得以通融移用則輕重等矣仍請逐縣各具物力上於常平官總一路為五等每等以五為差列為二十五等過或如上一等每一貫物力出十錢則上二等出九錢如此則末等不病其多而難出詔送戶部 十三日權發遣荆湖南路提點刑獄安惲言差役之法行之九年終未就緒如復熙寧舊法許民得均納役錢募役人便詔送戶部看詳役法所 二十四日戶部看詳役法所言請以量添酒錢剩數依舊撥入役錢充推法司吏食料錢等用如無或不足即於抵當息錢內貼支從之 五月十三日中書省言謂納役錢人戶並自來年夏料輸官所有紹聖元年下半年並與放免曾經

差役之家更不限有無空閑年月其合納役錢亦自來年夏料為始諸縣
五等簿書不得旋行改造年限應造者自依編抄施行逐旋正應今指揮
到日以前如已用前勅有催募到役人已管放鄉差人歸農即用坊場等
錢備度應用如難以舊定姓名未嘗管放且今鄉差人仍舊在役候年滿
逐旋管放至來年五月一日並一例管從之 十六日戶部看詳役法所
言諸路有舊行免役於人戶內輪差壯丁不納役錢處仍舊從之 十九
日監察御史周秩言近降朝旨有戶長壯丁並差人不得以保正等充代
為以元豐間差人充承帖人寔差者戶長壯丁之役而保正長等管本鄉
公事非若舊戶長壯丁之勞也行之數年民極便之今欲沮兩役取餘之
賦則莫若令保正長得如官戶減免役錢而差承帖人充役保正長管本
保事如元豐舊制為便詔諸路提舉常平司與轉運提刑司具利害以聞
六月七日戶部看詳役法所言乞將役錢合支閏月及役人差出舍錢
官員接送等差人錢概還代役衣糧請受錢即以三年定支取酌中一年
數與役入在食等錢通為歲額均敷外其餘寬剩不得過一分從之 九
日又言熙寧元豐間設提舉官以總一路之法州有管勾官縣有納給官
今復免役法既置提舉及管勾官乞依元豐令給納分遞縣常留簿丞一

員從之 二十七日又言成都府路提舉司乞將未行差役已前收到寬
剩免役錢支充役入雇錢本所看詳元祐九年後來收到助役錢係充雇
人使用今來人戶未納到役錢間自合支用若助役錢應剩不足其免役
錢亦合支用從之 七月三日又言乞應幕職監當官接送舊係差全請
雇錢公人今來合支雇錢依元豐令立定人數支破其元祐勅添人數並
差兩軍詔雇減元祐勅添人數餘從之 十六日記今諸路轉運提點刑
獄提舉常平司官各務協力奏行免役新法不得各守已見使州縣無所
稟從或果有利害見所不同即各具畫一條奏候役法成書轉運提刑司
更不干預從右正言張商英言也 八月六日戶部看詳役法所言乞下
諸路提舉司將逐處自降改法指揮到日雇役文簿點檢如有將鄉差之
人抑令充役并改易名字就募之人並依先降朝旨如已年滿逐旋皆放
從之 七日又言諸處中乞造簿緣近降朝旨五等簿不得施行改造蓋
慮紛然推排別致擾擾快元祐令人戶物力貧乏所輸免役錢雖未造簿
許糾決升降今但推行舊條因其糾訢畧行升降則已與造簿無異從之
八日又言乞下府界諸路監司約束州縣官吏據見役人名數逐色立
定合支雇食錢如此舊法果合增損即明具利害於法內開奏從之 十

七日立司諫崔思言看詳役法所申請天下郡縣放出免役錢不許重造簿均定止用元豐舊簿如有不均人糾決免致擾擾又所出錢各隨州縣不得通一路其舊曾通用者仍以均定見皆有未安詔送看詳役法所

十八日詔府界諸路坊郭鄉村簿書年限未滿應改者如所排等第粗可通用即依今月七日所降朝旨施行如全然不可適用於今來數錢坊鄉即許不候年限中舉提舉司相度改造二十三日戶部看詳役法所言中明諸路減寬剩役錢從之二十六日三省言見今比收鹽事看詳役法措置財利之類名目不一雖各已置局行違緣官傷多是兼領於職事未能專一今已置重修編勅所除官長可以兼領外只於州定官內並添員數令專一看詳中外利害文字並從朝廷選差從之仍不拘資序節次選補不得過六員九月六日戶部看詳役法所言乞下諸路並依元豐條以保正長代耆長甲頭代戶長承帖人代壯丁從之十三日以左朝奉郎陸元長右朝奉郎程端左宣德郎李深劔南西川節度推官張行並充編勅所看詳利害文字專詳役法十五日戶部看詳役法所言應諸路舊立出等高強無比極力戶合出免役錢一百貫已上者每及一百貫減三分從之同日左朝請郎黃慶基言乞立法應蠲減役錢並自三百

已下如寬利更有羨餘則減至五百已下詔送戶部看詳役法所
八日詔人戶以財產妄作名目隱寄或假借戶名或詐稱官戶之類避免
等第科配者各以違制論內官員仍奏裁減免役錢者杖一百以上未經
免及表私入託典賣未轉易歸奉名者各減三等並許人告以所言財產
之半元賞從戶部看詳役法所請也 十月十八日戶部看詳役法所言
元豐令節文諸宗室在京正偏籍及太皇太后皇后總麻已上親並免色
役所有皇太妃總麻以上親亦合並免色役從之 十一月十四日監察
御史黃慶基言訪聞諸路提舉官中請役法利害其間不曉法意不通民
事措置顛錯建明疎謬難以施行者可籍其件數論列于朝其尤無狀者
早賜罷黜從之 二十五日戶部尚書蔡京言體訪得京東西路提舉常
平司下諸州相度役法不遵元豐條例限用元祐差法乞下本司官分析
以聞 十二月三日戶部尚書蔡京等言看詳役法文字張行應任已成
七考若有改官舉主二人合磨勘改官緣在京別無舉選人改官望依張
大方例以臣等為舉主與磨勘改官依舊在任從之 二十三日詔奉慈
觀有奉命殿持有免役錢諸處不得為例 二年正月二十六日殿中侍
御史郭知章言今朝廷推行免役法訪聞諸路提舉官未能熟究利害曲

意規望或知寬民而不知害法臣愚以謂役法宜一以元豐初勅為準詔
送詳定重修勅令所 二月六日詔諸路役人並依元豐七年以前人額
雇直仍依已降指揮寬剩錢不得過一分如州縣與縣官員添省并別有
因依與當日顯然不同自合隨宜修立即將來推行有礙及合行增損事
即提舉司具合措置條目申戶部 三月二十四日三省言諸州具到役
法事節依元豐七年以前已允當者欲依所定行下從之 五月二十九
日戶部尚書蔡京言常平免役等事乞並依元豐條例止令提舉司專領
其轉運提刑司勿與從之 十二月七日戶部侍郎孫覿言諸路役法事
體或不同理合增損第五等戶若分上下令貧乏單弱者不出錢其前五
等皆量出則天下無不役之民乞下提舉司更切相度條陳利害如州縣
提刑提點轉運司與提舉司所見不同並許直申戶部右曹從之仍候逐
處具到利害同詳定役法官看詳 三年五月五日左正言孫諤言竊惟
免役者一代之大法在官之數元豐多元祐省雖省未嘗廢事也則多不
若省散役人之直元豐重元祐輕雖輕未嘗廢役也則重不若輕大綱立
矣隨時不能無損益者衆日也數省而直輕則民之出衆者易矣出衆之
法四方不同有計錢之多寡而輸之者其弊在於常平官所試重輕之不

均有計田之厚薄而輸之者其弊在於元差官所定美惡之不平若使輕重均美惡平而後行焉則民之出泉者易而法可久也今役法優下戶使市輸所取併歸上戶意則美矣而法未善也假一縣有萬戶焉為三分而率之則民占四等五等者常居其二專賦一分之民則其力不足况今畿甸之民並隨五等等第量出今若使諸路郡縣如畿甸之民並隨五等等第量出則民之出泉者易而法可久也雖賦惟嘉州捷為一縣投名書手惟池州貴池一縣支錢是法有不齊者立額有多散錢有重是法有不均者錢乘輕重之賦因失美惡之實是法有不平者矣然先帝免役之法固多難矣繼熙寧元豐之異論復遺元祐之變法者以其不能無弊也今上下同循宿弊不革願陛下情林羣言無以元豐元祐為間要以便元元至於無不均不平之患而止我為成書貽之後世則先帝之烈昭然如日月之光明矣於是翰林學士蔡京言看詳謂以為元豐多元祐省元豐重元祐輕多不若省重不若輕則是謂以謂元豐之法不若元祐明矣而文其盡言以為隨時益損者矣也苟以為隨時損益則元豐之法未必是而元祐之法未必非矣謂於陛下追紹之日敢為此言臣切駭之先帝謂天下土俗不同不可槩以一法故重輕美惡各隨其宜恐其率之不均也故

或以家業物力或以田畝或以稅錢隨等數出恐其久而不平也故三年五年一造產業簿以定高下之實可謂均平矣而謂於平日敢以為不均不平其意安在按錢有令五等俱出者有自四等已上出者有自三等已上出者蓋所用錢多而戶口偶少則數必至五等府界自熙寧至元豐只三等以上出役錢自先帝行法之初已不曾令五等數出諤奏不以實其意安在雜職書手有支錢有不支者亦各隨其土俗而已且免役法自去年五月復行至今將一年天下吏習而民安之而謂以為宿弊不革者謂熙寧元豐之時也以先帝有為之時為宿弊之法則元祐之變法為革弊而陛下今日亦不當紹而復之也謂之意蓋欲因此以疑朝廷繼述之志耳元豐雇法也元祐差法也雇與差不可並行元祐固嘗兼雇已紛然無絕矣而謂欲無間是欲伸元祐之姦惑天下之聽則昨日積汙元祐亂政之人亦當無間矣詔孫諤罷左上官差知廣德軍 六月八日詳定重修勅令所言常平等法在熙寧元豐間各為一書今請勅令格式並依元豐體例修外別立常平免役農田水利保甲等門成書同海行勅令格式頒行降詔自為一書以常平免役勅令為名 八月七日詳定重修勅令所言見充衙前違法請常平錢物者並依史人法從之 九月十八日詔諭

林學士承旨燕詳定役法蔡京依舊詳定重修勅令 其後十二月三日
京言臣僚論江西役法等事奉旨令詳定重修勅令所具析聞奏一言元
祐初司馬光秉政蔡京知開封府光唱京和首變先帝之法只祥符一縣
數日之間差撥役人一千一百餘人皆蔡京首為順從臣昨知開封府於
元祐元年二月內降到司馬光差役法令州縣揭簿定差仍稱如無妨礙
即便施行其開封府雖轄諸縣自來^和管勾京城內公事至於人戶差役
簿書之類皆諸縣一面施行其開祥符^和管勾之下既見法內有即便施行
之文所以承行不敢少緩臣若能應和司馬光則不應一月之間一請遂
罷又言蔡京壞先帝之法如江西吏人除重法案外元無雇錢近來一例
創行支給以百姓之脂膏填群吏之溝壑檢會江西紹聖三年數出總數
減放四萬四千臣若創行增添吏祿當須於數出總數內增通元豐額數
今來比元豐有四萬餘貫放免顯見臣僚妄誕先帝仁政而臣僚以為取
脂膏填溝壑不意敢為是言也先是侍御史董敦逸有言詔送詳定重修
勅令所具析聞奏至是京奏迺復詔敦逸分析敦逸言提蔡京所陳奉古
令臣分析狀內稱蘇轍亦言朝廷明使州縣相度有無妨礙而開封府官
吏更不相度申請蘇轍兄弟自是毀壞良法之人尚謂開封府監勅開祥

兩縣迅若兵火仍乞取問詔令敦逸分析於甚處得蘇軾元文字以聞敦逸言元佑更變法其建言是司馬光推行之始是開封府時京知府事惟章惇獨有論列其餘皆是附光者却聞蘇軾見京施行太速有迅若兵火之語臣是時言者凡數狀並付韓維故士大夫多能道其略臣日近為京又壞先帝之法故以所得形於章疏詔令量敦逸分析所得來處詣實以聞不得輒隱四年閏二月一日三省言詳定重修勅令所言前提舉廣南東路常平等事蕭世京任內申請堅用元祐差役法毋畀雇錢詔世京送吏部依常調人例十二月二十二日詔銜前股運物並依元豐條制刪去元祐增入之文徙荆湖北路轉運司請也元符二年三月十八日管句判領蕭世京為吏部員外郎宣德郎權提舉秦鳳等路常平張行為戶部員外郎世京在元祐中嘗上書言先朝青苗免役法便民可以久行疏奏留中不報至是上出其疏權之行元祐中奏疏言神宗議納役錢並嘗謂之助役矣以為若止於助則未能盡免將使後世役亦差錢亦納於是更為免役其慮深矣今乃廢免而復差上違先帝燕翼之謀下拂元元安業之願豈曰述事乎又言差役下戶一年所費有用數年役錢者有用數十年役錢者其等漸降其害愈烈非聖人哀多益寡天道張弛之義前

已權使一路至是又遷二年八月二十一日徽宗已即位未改元詔三省編勅役法既已成書修書官吏並罷見修一司勅令歸刑部役法歸戶部各委即官兼領之十月二十三日臣僚言自廣東路被旨赴闕經由江東淮南京西等路州縣所見官吏並言役法尚有未便其所用條例各不同望令諸路州縣各具本處的確利害申提舉司類聚以聞然後委戶部看詳隨宜修法務以便民其提舉官如敢力護前失抑遏所屬不以實聞者即令州縣徑自申陳仍乞各立近限庶幾民間早獲受賜又臣僚言欲乞下諸路提舉司令州縣限兩月各具本處委合修完增損事件詳具利害陳述今合如何增損申提舉司速旋詳度以聞即不得將已允當事件妄意更改從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二月二十三日戶部言奉詔及法未便乞下諸路提舉司令州縣限兩月各具本處委合修完增損今已逾一季並未奏到欲下府界諸路提舉司督責州縣官吏切在疚心疾速詳具利害以聞如更弛慢苟簡從本部條具申奏特行罷黜從之八月十一日臣僚言免役法既久民甚便安擬有利害細故只本州縣提舉官自可相度或申部施行自委官看詳已來中外民情不無疑惑況已往隔月日未見成書欲望明詔有司責限結絕以安天下之心詔限今年終看

詳了畢如限滿未了即令戶部結絕 崇寧元年八月二日中書省言臣
僚奏戶部右書更改諸路役法增損元豐舊制五百九項不當勘會永興
軍路乞行差役州縣申請官已降指責罰湖南江西提舉司乞減一路人
吏雇直取會別作施行外如江西州軍止以物賤減商人吏雇直顯未允
當至如役人罷給雇錢去處亦害法意理合依舊詔戶部並依紹聖常平
免役勅令格式及元降紹聖簽貼役法施行其元符三年正月後來衙改
紹聖常平免役勅令格式并衙改簽貼續降指揮並不施行 二年十月
二日臣僚言神宗皇帝嘗古制法以常平免役所繫尤重紹聖纂承推原
美意以謂常平之息歲取二分則五年有一倍之數免役剝蝕歲取一分
則十年有一年之役閱歲愈久其積愈多遂立一倍三料取旨蠲減之法
則凡取於民者有限而止於為民而已非利其入也而集賢殿修撰知鄧
州呂仲惠為戶部侍郎詔事臺憲取為紛更報率其屬以狀申都省言乞
刪去上條伏望明示然責詔仲甫落職知海州 三年二月二日臣僚言
免役之法始於熙寧成於紹聖神考之嘗古制制甘宗之遵業揚功者為
萬世不利之典詎可輕改元符末官吏觀望欲以私意變亂舊條戶部侍
郎王黼首先建言乞委本部郎中及舉官兩員同共看詳刪修役法之未

盡未便者遂以朝奉郎李深中大夫陸元長同都官程筠等刊修凡改更
諸路役法增損元豐舊制五百九項如減手力知書手雇錢重立院廩候
散衙官家業添衙前重難增斗子人數之類毛舉事自恣為改便意在沮
毀成法至若常平庫子指子不支雇錢則是公然聽其取乞尤害法意輒
廷照其姦弊故戶部侍郎呂仲甫止緣改寬剩錢一條特蒙黜責後雖
自辨明亦由南京下遷徐州修撰降為直閣若戶部尚書虞策等無所畏
憚輒更先帝舊制衙改役法五百九項之多豈宜寬貸况崇寧元年八月
三日聖旨所有元符三年正月後來衙改組聖常平免役勒令格式并衙
改簽貼役法結降指揮並不施行以見前日刊修之官阿附沮壞罪狀明
甚王吉李深今已謫居遠州編入姦籍其虞策呂益柔惓然安處從班中
外未免疑惑伏望嚴行降黜以允公論詔朝散大夫王吉責授衢州別駕
温州安置樞密直學士新差知成都府虞策降為龍圖閣直學士中書舍
人益柔提舉杭州洞霄宮直秘閣新知應天府周純持落職管句舒州靈
仙觀新知淮南路轉運副使周彥質管句建州冲佑觀知隨州程筠監充
州東嶽廟差權知淮陽軍陸元長監西京中嶽廟大觀四年五月十四
日臣僚言元豐令惟宗奉聖祖及祖宗神御陵寢寺觀不輸役錢近者

臣僚多因功德墳寺奏乞特免諸般差役都省更不取旨狀後直批放免由是援例奏乞不可勝數或有旋置地上願捨入寺亦乞納免甚者至守墳人雖係上中戶並乞放免所免錢均敷於下戶最害法之大者欲今後臣僚奏請墳寺不許特免役錢仍不得以守墳人奏乞放免其崇寧寺觀合納役錢亦乞改正施行詔令禮部剋制關戶部改正六月十四日詔常平免役歲終造帳之法分門立項叢脞汗漫倦於詳閱今修成旁通格法可令逐路提舉常平司每歲終將實管見在依此體式編類限次年春首附遞徑入內內侍省投進仍自大觀五年者為始政和元年八月二十五日詔展限次年季月纂類投進十二月十四日戶部言常平之法取於民者還以與民免役之法取於民者還以治民此先王理財治民之義也常平取息二分免役多敷一分蓋以為災傷減闕之倍二分之息取之五年則有一倍一分之利積之十年則餘一年更加五年十年則有兩倍兩年之數若無災傷支用積而在官此所謂與民者也故紹聖立法常平息及一倍免役寬剩及三料則保明具數取旨蠲免以明朝廷取於民者非以為利也欲降旨下諸路提舉常平司勘會自降上條至今如有積及一倍三料之數即次第保明聞奏詔候豐行有餘日取旨十六

日戶部尚書許幾等言臣僚奏應州縣免役錢累經造簿增減失實乞委
提舉常平司選官分詣所部以田稅多寡均敷役錢不以等第似如有田
百畝合納錢稅一貫文即五十畝五百文准此為率則上戶不偏重下戶
不作免稅看詳州縣戶家而役少則敷錢止於第三等或戶少而役多則
均及第四等五等今若計田畝不論家業稅錢及不以等第一槩均出則
失輸錢代役之意從之 政和元年十月二十一日臣僚言鞏州元豐年
中歲敷役錢止四百貫今敷至二萬九千餘貫又存留准條一公外猶餘
六分已上不知自何日頓失法意如此處更有似此之處望詔有司申明
舊制以寬民力從之 五年十一月三日戶部侍郎兼詳定一司勅令陳
彥文言乞明著刑典應常平免役成法不許輒議改更詔常平免役自熙
寧以來講定奉行纖悉具備自今應有輒議改更者以大不恭論餘並依
勅攝學校法施行 宣和二年九月十日詔諸路召募役人具有元豐成
法行之歲久大觀中始罷舊吏人宿弊未之能革而老姦巨猾匿身州縣
舞文教誼擾害良民者益甚前日政和中始不許上三等入戶投充弓手
緣此所募盡係浮浪並緣作過無所顧藉致賊盜公行廢棄先帝成法四
方如此可自今州縣召募役人並依元豐法所有大觀元年九月二十八

日政和六年六月四日指揮更不施行內州縣舊吏犯流徙罪及四色賦
罪等於元堂法不應叙者不在以募之數弓手候條台募到人方得皆罷

宗會要 免役

金史卷一百一

高宗建炎二年五月二十七日臣察言官戶役錢舊法比民戶減半今來
招置弓手以禦暴防患官戶所賴猶重欲令官戶役錢更不減而民戶比
舊役錢量增三分專椿管以助養給從之 九月二十二日臣察言民事
之重莫過力役今以保正副當免役之民而使之代耆長充役無怪其輒
至破產也當免役法初行朝廷深慮民勞不勝其役亦嘗以事訪路而用事
之臣陰懷私意不欲以差法參免法一時錢承望風旨不問民情如何而
驟謂保正副情願代耆長執役望詔諸路監司參差免之法專以便民詔
令諸路轉運提刑司同共相度的確利害申尚書省 三年七月十三日
詔諸路免役錢於額額外重增三分官戶更不減半令戶部限二日勘當
申尚書省其隨鈔納錢可罷 四年八月二十一日廣南西路轉運提刑
司言今乞罷催稅戶長依熙豐法以村疇三十戶每料輪差甲頭一名催
納租稅免役等錢物委是經利便詔依其兩浙江南東西荆湖南福建
廣南東路州軍並依此 紹熙元年正月一日德音東南州縣比緣差保
正副代戶長催稅力不勝役抑以代納多致破產已降指揮罷催稅戶依
熙豐法以鄉村三十戶差甲頭一名催納以紓民力訪聞諸處尚未奉行

致人未獲安息仰逐路州縣遵依已降指揮疾速施行如敢違戾許人
及戶越訴提刑司覺以聞當議重典憲 五月二十三日朝散郎呂安
中言契勘催納二稅依法每料逐都募顧戶長或大保長二名係是官給
顧錢自建炎四年秋料為頭催稅每三十家一甲責差甲頭催納其顧募
戶保長更不復用所有顧錢只在縣椿管此錢既非率歛又不干預省計
乞督責諸縣每年別項起發以助經費詔依令諸路提刑司依經制錢條
例拘收起發 九月十二日臣察言朝廷罷催稅戶長依熙豐法改差甲
頭蓋謂近年大保長催科備率至破產遂改革前制曾不知甲頭受害
又十培於保長且大保長皆選差物力高彊人丁衆多者其催科則人丁
既壯可以徧走四遠物力既彊雖有逃亡死絕戶易於償補今置甲頭則
不問物力丁口雖至窮下之家但有二丁則以一丁催科既力所不辦又
無以償補額皆賣鬻子女狼狽於道此不便一也大保長催科每一都不
過四家兼以保正副事皆循無猶至破產今甲頭每一都一料無慮三十
家破產者又甚衆此不便二也田家夏耘秋收人各自立不給則多方召
顧鮮有應者今甲頭當農忙一人出身催辦一人員擔齎糧叫呼趨走縱
能應辦官司亦失一歲之計以一都計之則廢農業者六十人自一縣一

州一路以往則數十萬家不得服田力穡矣此豈良法哉此不便三也又保長多有慣熟官司人鄉村亦頗畏之然猶有日至其門而不肯輪納者今甲頭皆耕夫豈能與形勢之家姦猾之戶立敵而能曲折自伸於官私哉方呼追之急破產填備勢所必然此不便四也自來輪差保長雖縣令公事煩一指決論訟數日方定不然則群胥之恣為高下惟觀賄賂之多寡此最民所情怨者今差甲頭每料一替其指決論訟之繁受賄賂之賊納弊又甚於前日臣恐東南之民自此無寧歲此不便五也欲乞罷止且令大保長同保正依舊催科如朝廷念其破產填備則當審擇縣令謹戶帳之推割嚴簿籍之銷注申戒無田戶絕之令又安有保正長破產之患哉不知出此而但務改法適足為賊吏之資耳十月五日戶部言奉詔勘當臣寮所言改差甲頭不便五事竊緣甲頭催科係於主戶十戶以上至三十戶前一名充應即是不以高下貧富一等輪差其大保長係於小保長內取物力高強者選充既兼戶長管催稅租等錢物即係有力之家可以倚仗欲乞依臣寮所乞事理施行詔依十月二十五日詔應諸幕職官諸縣令丞簿尉合破接送并在任般家顧人錢並權罷二年六月二十日詔州縣官顧錢與般家人俱依舊從臣寮之請也三年二月二

十六日提舉淮南東路茶鹽公事郭揖奏差役之法比年以來吏掾為姦
並不依法五家相比者為一小保却以五上戶為一小保於法數內選一
名充小保長其餘四上戶盡挾在保丁內若大保長缺合於小保長內選
差保正副闕合於大保長內選差其上戶挾在保內者皆不著差役却致
差及下戶故當保正副一次輒至破產不惟差役不均然保法亦自紊亂
矣今役乞於每役令文內選保二字下刪去長字若如此選差則上戶不
能挾隱不須更立法自然無弊詔令戶部限五日看詳申尚書省其後戶
部言臣寮所言止謂關防人戶避免催催稅大保長多是計會係干人將
有心力之家於小保下排充保致選差不到今欲乞今後令州縣先於五
小保內依法選有心力財產最高人充保長兼本保小長祇應具大保長
年限替期輪流選差並依見行條法施行餘依臣寮所乞如此州縣奉行
不致隱挾上戶却充保丁之弊批送戶部切慮州縣差役有不同去處行
下諸路提刑司相度保明申尚書省續已於保字下刪去長字見五年四
月指揮六月十二日戶部言保正不願就願無代耆長即不合今承行文
書外其願充耆長者並合主管凡保內舊耆耆長事內驅正副執事於官
及公家之求無不耆辦即合依非耆保事而輒差及勾集赴衙條法斷

罪今欲下諸路常平司移文州縣分明出榜曉諭仍常切遵守施行如稍有違戾去處即仰按劾施行從之 九月十七日中書舍人孫近言州縣

役法經始於熙寧續成於紹聖歷歲滋久逮今不勝其弊鄉村之民貧者破竭資產富強併之役富者轉移名籍為幸免之計則以募役之法取於逐甲而不通於一都之弊也母子不相保而父至於出嫁兄弟不相容而必至於折生則以募役之法雜取人丁多寡而不再用物力高下之弊也欲下諸路提舉常平司各令講錄見行役法之有害於民者條具來上然後革去其弊以成變通之利則天下均被其幸從之 四年正月二十四日御史臺檢法官李元瀚言大保長催納稅租事凡戶絕逃亡未曾開落若詭名戶無人承認及頑慢不時納者以官司督迫董楚之故率為填納故多至於壞產破家欲乞見充保正長人將替縣令前一月按產業簿依甲乙次第選差詔戶部看詳本部言所陳皆有條法欲申嚴行下諸路州縣委監司常切鈐束違戾者仰按舉從之同上宣諭元瀚所論曰行且曰役法推行寢失本意致富者益富貧者益貧民力重困此宜講究至是上又諭臣勝非等曰元瀚所論乃是民事祖宗法固不可改然民事急務也孟孟所謂民事不可緩其令州縣相度條畫利害以聞 七月七日殿

中侍御史魏砥言應博羅授官校尉欲與免本身丁役許用蔭承節即承信郎迪功郎欲理為官戶有田五頃者與免差科一次若五頃以上令用家人充役至如轉易回授行使及理選限并免試註官等並依元得指揮待之亦不為優美如此庶幾徭役均平貧民不致重害從之三十日戶部言節次承降指揮將見行役法等與嘉祐條法窒礙未盡事件及保正副差免利害令諸路常平官具條奏聞除湖北路未據相度條具外節次承據江西江南廣南東西并福建荆湖南路八路常平司奏到內六路乞依紹聖條法并保正副差免利害亦據江西等四路乞依見行條法施行今相度欲乞將役法及保正副代耆長並依見行諸路州縣已定役法及紹聖免役條法施行仍乞下諸路常平司照會從之九月十五日明堂赦諸縣選差保正副在法以物力高下人丁多寡歐役久近參酌定差務要均當比年以來鄉司案吏於造簿摺丁差大小保長之際預行作弊致爭訟不已使已役之人久不承替破蕩家產深可矜恤仰常平司常切覺察差役不均之弊如有違犯重行按劾仍限半月條具利害申尚書省勘會福建路保正副大小保長准管緝捕逃亡軍人及私販禁物關訟橋路等事具承受縣司追呼公事及催納二稅等物並係耆戶長壯丁承行今兩

浙江南等路諸縣並不顧募耆壯戶長却差保正副大小保長幹辦又有
青令在縣祇候差使者緣此保正副大小保長費用不貲每當一次往往
破蕩家業遂詭名挾戶規免差使深可矜恤仰逐路漕臣憲臣同共相度
可與不可並依福建見行事理或量增役錢以充顧募耆壯戶長之費仍
自今不得更令保正副大小保長在縣祇候承受差使如違仰逐司按劾
以聞當議重罰典憲 五年正月六日趙鼎奏祖宗差役本是良法所差
既是等第人戶必自愛惜豈有擾民王安石但見差衙前一事州縣奉行
失當盡變祖宗舊法民始不勝其擾上曰安石行法大抵學商鞅耳鞅之
法流入於刻而其身不免與禍自安石變法天下紛然但免役之法行既
久不可驟變耳 十八日臣寮言州縣保正副未嘗肯請顧錢并典吏顧
錢亦不曾給乞行拘收戶部看詳州縣典吏顧錢若不支給切恐無以責
其廉謹難以施行外其鄉村耆戶長依法係保正長輪差所請顧錢往往
不行支給委是令行拘收乞下諸路常平司將紹熙五年分州縣所支顧
錢依經制錢條例分發起發赴行在送納如敢有隱匿侵用並依擅支上
供錢物法從之 閏二月二十日詔三聖廟見占地基與全免合納役錢
餘依紹興三年九月三十日已降指揮施行以婺州蘭溪縣尉劉天民言

昨父置到產地後蒙踏逐修蓋三聖廟所有役錢乞行蠲_免故有是詔
三月十日戶部尚書章誼言官戶役錢更不減半而民戶量減三分專充
贍養新置子手支用續准指揮住罷更不增數其未罷以前州縣數納在
在官之數見行椿管別無支用今欲乞福建二廣就委章傑兩浙東路委
霍蟲西路委呂用中江東委徐康江西路委范伯倫湖南北委逐路常平
司將管下州縣據見椿前項役錢根刷見數專委諸州通判盡數起發赴
行臺納不通水路去處變轉輕齎仍具根刷到數日申戶部拘催從之同
日臣察言乞下有司專用物力及通輸一鄉差募保正長凡官吏因役事
受財者重為典刑以示懲戒詔於紹聖常平免役令五保為一大保字下
添通字選保字下刪去長字仍令後許差物力高單丁每都不得過一人
寡婦有男為僧道成丁者同即應充而居他鄉別縣或城郭及僧道並許
募人充役官司不得追正身餘依見行條法仍先次施行十一月二十
八日廣東轉運常平司言近據知平江府長洲縣丞呂希常陳請大保長
催科一保之內豈能親至逮其過限催促不前則枷銅箠拷監繫破產乞
改用甲頭以形勢戶催形勢戶平戶催平戶已承朝旨戶長與甲頭催科
稅租其風俗利害各有不同去處令諸路相度以聞今欲依所請改用甲

靖
不
靜

頭專責縣令佐將形勢戶平戶隨稅高下各分作三等編排稽定姓名每三十戶為一甲依次攆造成簿然後按籍周而復始輪差委是久遠利便從之 十二月八日知靖江府胡舜陟言熙寧間王安石當國變祖宗畫之制創立新法而保甲居其一至元祐間司馬光秉政一切罷去民獲蘇息盜亦銷弭及章惇蔡京述安石之弊行於東南鄉之中以二百五十家為保差五十小保長十大保長一保副一保正號為一都凡州縣徭役公家科數縣官使令監司迎送皆責辦於都保之中故民當正副必破其家大小保長日被追呼廢其農業今民嘗差役者如驅之就死地切原法意不過欲便於捕盜爾曷若祖宗時於人戶第一第二等差耆長第四第五等差壯丁一鄉差役不過二三人而已今保甲於一鄉之中有二十保正副有數百人大小保長不若耆長壯丁之法為寬其所差耆長無軍勢形要官莊寄住之限但品官之家則以不該蔭贖人及管莊田人代充其餘家長祇應老疾者以次家人充今之差役品官之家及老幼疾病者免焉不若耆長壯丁之法為均乞詔討論耆長壯丁之法行之罷去保甲以救疲瘵之民詔令戶部勘當以聞其後戶部言今且察所乞自合遵守見行條法并已降指揮緣保五之法係村疇聯為保分次第選物力高強人

計
一
作
取

新嘉坡志卷之十

戶充保正長祇應在法非本者保事不得差委幹辦及赴衙集祇應乞申
飭諸路常平司鈐束州縣遵依已降勅條施行如有違戾去處即按舉依
法施行從之 六年正月一日都督行府言相度欲將曾經賊馬殘破見
今人戶未歸業縣分據見存戶口權宜併都城置保正長委是可行利便
從之 七年二月二十九日知常州鄭作肅言差役之法不及單丁比年
以來欲免徭役者巧偽滋生或親在而析居或生子而不舉唯恐其丁之
多也比者既差單丁則此弊盡革然尚拘以每都不得過一人之數一都
之內當執役者都副保正凡二人大保長凡十人小保長凡五十人若盡
差單丁不得過一人則巧計欲單丁者尚衆前弊實未之革切謂許差單
丁不必限以人數望命有司詳議又知常州無錫縣李德勝言昨降指揮
單雖許顧人充役每都不過一名切緣一都係十大保若止差一名大保
內縱有單丁物力高強者不敢更差不於物力下戶選差充役力不能支
遂致破家失業乞詳一都內通差單丁女戶不能過一人俾得均濟詔令戶
部限五日看詳條具申尚書省其後戶部言今來臣寮請單丁之法乞不
限人數乃乞每都不得過五人不准單丁女戶差役類併慮恐州縣因轉檢
擾單寡之家難以施行外國人戶析居有子不舉及避役田土悉歸急併

之家皆係違法州縣自當依條革絕茲等監司亦當按舉施行欲乞下諸
路常平司遵依見行條法及三降指揮常切鈐束所部州縣如法奉行無
違戾從之閏十月十四日戶部言在法品官之家或女戶單丁老幼疾
病及歸明人子孫各免身丁非降指揮許差有物力單丁寡婦有男為僧
道成丁者同並許募人充役今來不住據人戶陳訴非親寡孤獨人作單
丁人戶致詞訟不絕契勘品官許免身丁而家有三丁兩人有官其一丁
無官又如人戶家有四丁一丁進士得解一丁應免解一丁進納得官一
丁白身似此之類非子孫一丁即難以作單丁之戶合申明行下及人戶家
有三丁一丁進納得官一丁進士得解一丁為僧內進納未至陞朝三丁並免
身丁別無丁身充役既成三丁即是丁行數多祇合身身丁其充役合募
人不得追正身從之八年五月二十六日江南轉運司言相度物力高
有身病合給侍丁比類寡婦有男為僧道成丁募人充役戶部看詳單丁女
戶合免丁役已降指揮許差物力高單丁寡婦有男為僧道成丁並許募
人充役今來侍丁之家即比單丁寡婦妻係丁行數多合行以附令募人
充役不得追正身下諸路常平司照會施行從之九月二十四日臣
察言檢會紹興八年四月六日都省批狀紹興府申明官戶免色役指揮

遺

內戶部看詳稱官戶雅繁宗室親等未至陞朝保甲授官等因軍功捕盜未至陞朝非軍功捕盜未至大夫雖是品官止合免丁不合作官戶若家有二丁兩丁有官一丁無官難非單丁合募人充役若品官家有二丁兩丁有官一丁無官有蔭依法色役聽免如未改官戶內一丁白身無蔭及進納未至陞朝官合募人充役勸會上件指揮內若品官三字係謂上文該說逐色未至陞朝或未至大夫應改為官戶之家依戶部看詳合募人充役除此名色外其餘合為官戶之家色役聽免從之
九年正月五日內降新濟河南州軍赦應州縣保長催稅官司常以比較為名勾集赴縣科禁人吏因而乞取錢物有致破產者今後並仰條三限科較外更不得逐月或逐旬勾集比較仍仰本路監司常切覺察
十二年九月十三日敕勸會諸路紹興八年九年十年分人戶未納免役錢近降指揮立限半年令逐州主管官刷見欠數催納數足切慮民戶窘乏未能一併出辦理宜寬恤仰逐路常平司自限滿日更與展限二年
十月四日戶部看詳鄉村戶數鄉皆有物力合併歸煙爨處外其坊郭及別縣戶有物力在數鄉並令各隨縣分併歸一鄉物力最高處理為等第差仍各許募人充役如有隱落物力人戶令依條於陞排後六日內陳訴如臨時糾論官司不

得受理違者並科杖一百如當行人吏鄉司同以物力高強人戶匿在小保及故有隱落差互意在邀求先差不應充役人戶致惹詞訴者並從徒二年科罪勒停永不得叙理縣令丞故縱及不覺察仍委提舉司常切覺察按治從之十三年十月二十四日廣南西路提刑兼提舉常平司言依准朝旨相度到本路催科利害除瓊州不行役法及高廉州乞用甲外其餘柳象等州自紹興六年以後各隨都分編排三十戶為一甲夏秋二稅輪差甲頭二名催科自高至下依次而差至今已經七年每甲共差過一十四戶今已輪至下戶如一甲內不以下三五戶係逃移一半係貧乏設若輪差頭盡是上戶之家壯丁佃客委是催科不行若再差上戶即又不免詞訴今來若復用戶長實為利便從之十五年七月十八日給事中李若谷言紹聖常平免役條令係祖宗成法纖悉具備比年以來緣州縣差募之際不體照法意致上戶百端規避却令中下戶差役稠併後因增添通選之法以一都保內物力高者通行定差戶數既寬有力者不能幸免雖單丁戶物力最高人及寡婦有男為僧道成丁者亦預差選已為公當祇緣紹興十二年十月十四日一時指揮因致選差不均今欲將上件指揮內歇役年限併物力倍者再差一節刪去更不施行餘令諸路遵依見

行成法從之 十月二日右迪功郎守大理評事環周言乞今後保正副
本都身後外不得令日書卯曆使當役者不被非理追呼則人自樂充訟
訴稀簡且無破產之患詔依戶部檢坐見行條法申嚴行下仰監司覺察
按劾 十六年七月二十一日淮南西路提舉常平司言和州烏江縣一
十五都內有人戶稀少差役不行權併作十都候戶口繁盛日依舊從之
十一月十日南郊赦州縣鄉村差役依法合以物力高下定差訪聞近
年選差之際當職官不切究心鄉司與役案人吏通同作弊故意越等先
差不合差役之人致令糾論乘時乞覓百端搔擾方始改差爾合着役之
人深為民患自今差役仰當職官躬親比較依公定差不得違戾委常平
司嚴切覺察若因糾論見得定差有弊一例重行青罷 十九年八月十
二日中正寺丞兼權尚書司封局外郎王葆言國家役法應女戶單丁與
夫得解舉人太學生並免丁役頃緣議者歷陳丁之弊遂有募人充役指
揮送納雜流之人物力高強雖係單丁自應願募且女戶而無子孫或有
子孫而年幼弱使當力役之事則公私所費必倍於豪強寡婦有男為僧
道成丁者並許募人充役正恐姦民旋行規避爾今州縣舞文以虐無告
則或指遠適之緇黃為某氏之子孫不以存亡為別也因使寡婦守志者

不免於執役困悴之患有致於貳而改行者得解舉人名已登於天府是
有可貴之資也今乃同藉於役人則非所以貴之矣太學生身已隸於上
庠是有可肆之道也今乃心累於執役則非所以肆之矣望特詔有司重
加看定仍乞申嚴約束明示州縣使姦吏猾胥不得挾疑似以惑眾庶幾
孤寡得所而士加愛重上曰單丁女戶舊法免役後來以計免者多有司
遂有顧募之請 九月二十三日權知饒州陳疇言欲望特詔有司許

凡當役保正副長除情願自應役之人聽其從便外並許屬人代役官司
不得追呼正身詔令戶部看詳的確利害以聞戶部言州縣女戶別無兒
男依條免充役外其單丁并寡婦有男為僧道成丁者及僧道併進納未
至陞朝逐色人戶如係物力高依已降指揮募人充役官司不得追正身
今來臣寮奏請得解舉人特見係太學生如係實得解及曾經省試之人
單子一身別無兼丁欲乞與免充役若因特旨及應常恩免解即合依已
降指揮募人充役官司不得追正身從之 十一月十四日南郊赦昨緣
州縣差役不均已降指揮令當職官躬親比較依公定差委常平司覺察
若因糾論見得定差有弊一例重行責罰非不嚴切訪聞近來差役依舊
並不着實定差致互有糾論公吏利於誅求杖蔓追擾踰年不定使已滿

之人不得依期交替仰諸路州縣今後須管依實定差毋令不得引惹詞訴仍令常平司常切檢察如有違戾去處將當職官吏按劾以聞勘會諸縣鄉村合差都副保正多是公吏受囑止差都保正不差保副或差保副部不差保正使被差之人獨力克役收壞家計仰諸路州軍約束諸縣今後並依保選差不得違戾二十二年十一月十六日二十五年十一月十

九日南鄭並同此制二十年四月十二日戶部言在法進納或保甲并以妻之家陣亡遺表恩澤授官并祇應有勞進項可採及時旨與非泛補官因軍功捕盜而轉至陞朝非軍功捕盜轉至大夫方合理為官戶如一方有兄第三人父亡各以折居數中一人應得前項名色補官轉至陞朝或大夫理為官戶蠲免色役父該增官雖至陞朝或大夫其餘子孫止合承蔭即與元補官人不發一例改作官戶從之二十六年正月十日據知福州章燾言湖北京西州縣有戶口稀少去處其都分名額悉無改併每遇都副保正關官司依舊隨都選差則是頻併欲乞今後每一都人戶若不及五大保處即合併接鄰近都分人戶通行選差都保正一人催稅戶長亦乞通行勸募如橋梁有損壞去處却令依條隨本管地分人戶修治施行候人戶各及一都之數日仍舊選差從之六月一日御史中丞湯

鵬舉言比年陳請投法可謂備矣獨有近歲申明欲以批朱白脚輪差遂致下等人戶被害謂如十保內上等家業錢一萬貫中等家業錢五千貫各以充役謂之批朱至有下等家業錢一百貫以上末等家業錢五十貫以上未曾充役謂之白脚欲乞將批朱者歇役止於六年便與白脚比並物力人丁再差從之八月二十六日御史中丞湯鵬舉言今有司將用宰執給使減年補授之人轉至陞朝方理為官戶從之十一月六日權尚書禮部侍郎辛次膺言欲望特詔有司如有官戶多立戶名編民冒作官戶及祖父母父母在而私立別戶者令州縣覺察或併或改仍與立日限陳首如人告論當科違制之罪沒入其產戶部言欲下諸路轉運司檢坐條法曉諭民戶限一月經官自陳改併歸戶與免罪仍免追應輸之物如限滿不首許人陳告得犯人依法斷罪追當并合輸之物入官仍仰州縣常切覺察尚有違戾按劾施行從之二十八年六月一日權吏部尚書王師心被旨令六部長貳將差役舊法并前後臣寮申請指揮公共看詳或已見不同各許條具申尚書省審度取旨施行契勘紹聖常平紹興重修常平役法并修興重修常平免役申明續降指揮已是詳備昨緣臣寮節次申請指揮不一州縣公吏得以偽文作弊致差役不均今看詳合

將前項指揮共三十八件紹聖常平紹興重修常平免役法今計一十五條紹興重修常平免役申明續降指揮計二十三件欲行下諸路常平司照會仍錢板偏下所部州縣遵守施行其與上件法意相妨指揮四件紹興二十六年六月一日勅臣寮上言欲將批朱者歇役止於六年便與白脚比並物力人丁再差指揮紹興二十六年十二月九日都省批下江東常平司申相度到知宣州婁昭陳請上戶斟酌定差下戶止輪差充大保長指揮紹興二十七年五月二十一日勅人戶未分衆戶已充保正副後來析戶其戶頭若再當充役自合依近降指揮歇役其餘本家衆戶物力高即係白脚自合選差指揮紹興二十七年十二月四日都省批下慶州遂昌縣丞黃楷陳請欲籍定物力倍於衆戶大段遼絕應役兩次當其他役戶一次指揮欲並刪去更不施行兼契勘州縣差募保正副依法係以十大保為一都保二百五十家內通選材勇物力最高二人充應緣州縣鄉村內上戶稀少地里窄狹并有不及一都人戶去處致差役頻併今看詳欲下諸路常平司行下所部州縣委當職官將都保比近地里窄狹人煙稀少并不及十大保去處併為一都差選仍不得將隔都及三都併為一保如內有都分人煙繁盛山川隔遠更不須撥併其併過都分從

本司保明供申如有人戶陳訴均撥不當及人吏作弊去處仰常平司按劾申取朝廷指揮施行從之 七日尚書戶部員外郎王時 等言欲望

誠飭郡縣凡保正副之所掌除依條合管事務外不得泛有科擾追呼或不遵依許民戶越訴仍仰按察官糾劾以聞重寘典憲從之 十一月二十

三日南郊

敕州縣差役自有條法指揮往往當職官吏不躬親檢照簿籍

戶口物力高下是致輪差不均有力者實緣幸免下戶復致徭併互有糾

論更不究實枝蔓追呼淹延不決公吏恣行誅求誠可憐憫仰諸路州縣

今後須管依實定差毋令不當引惹詞訟仍令常平司常切檢察如有違

戾去處將當職官吏按劾以聞餘同二十五年之制三十一年九月二日

明堂赦並同此制二十九年七月五日國子正張恆言欲乞推詳祖宗舊

法每都令戶長專受催科外置耆長壯丁專管爭訟關毆追呼公事別募

人充唯煙火盜賊事之大者則屬之保正他事不得追呼以至修官宇給

厨傳杖罰土物之類嚴行戒戢有違戾者寘於法詔令有司看詳其後戶

部言在法保正副係於都保內通選有行止材勇物力最高者二人充應

管幹開杖人丁覺察盜賊者若願就願兼代耆長即管幹鄉村盜賊關毆

煙火橋道公事大保長願兼戶長催納稅租若不願而輒差願者徒二年

非奉蓄保而輒差委幹當者杖一百官司於役人有所圖融及科買配賣者以違制論不以去官赦降減卽令倍備夫力者徒二年欲乞下諸路常平司遍條所部州縣常切遵守施行如有違戾卽依法按治從之
三十年五月十八日臣寮言州縣保正副間有顧募代役多是公吏別立私名受募每有文移承受之後卽收匿追呼催索有餘數限而不報其徒遞相壅蔽但見公府事多而令慢不知其弊緣此乞明立罪賞許人告首重寘之法其所募之人例與同罪詔送刑部立法刑部言今後應募人充役者輒放停軍人及罷役見役公人代役及代之者各杖一百科罪仍許人告賞錢五十貫從之
九月二十五日上諭輔臣曰近聞獻言者多論差役之弊其言有益於民朕思之恐富者以賄賂脫免而貧者充役必至破家雖祖宗之法不可輕改卿等更宜少加增損使便於民經久可行者奏來湯思退奏曰乞令戶部檢照役法商量有益於民將上取旨上曰甚善
十一月四日臣寮言賦稅之輸各有戶名戶名之不輸孰任其咎郡邑乃有以三十戶為一甲創為甲頭而責其成效者有一甲之內或有貧乏輸納未前盡令甲頭代輸者有無名之須民戶不從悉取辦於甲頭者甲頭之名一繫於籍遷延莫得而脫廣南之俗例以此為苦欲望明詔廣南州

縣應有催科合納稅賦各令本戶自輸納勿復廣置申頭以勤撙節詔
令有司看詳 三十一年二月二十三日權發遣江南東路轉運副使魏
安行言保長催稅無不破產逃亡又欲餉募耆戶長此等今無稅產行止
餉籍為害不可言今與屬縣民官詳究相度以比鄰相近三戶為一甲給
帖從甲內稅高者為頭催理本戶足者本縣盡時給憑由執照出甲不與
三十戶上流下接催理之數行之幾月已漸見效切恐其他州郡所行不
同乞下諸州令悉依此施行於是戶部言欲乞下江東路轉運常平司權
依所陳施行仍下其餘諸路從長相度如經久可行不致擾擾無利
害即仰保明申請施行從之 二十七日臣寮言比年以來江浙之間差
役之為民害不願有田者其說有二保伍之法蓋徵成周比閭族黨之遺
意不過使之譏察煙火盜賊以保守鄉井而已法弊滋久既使之督稅賦
矣又使之承受文判既使之治道路矣又使之供餉船腳使之飾傳舍矣
又使之應辦食用役使既同於走卒常耗又竭其家資民不堪命而官吏
晏然為之此為害一也一都之內膏腴沃壤半屬權勢近年雖有限田差
役之文縣道安得而役之中下之產役次頻併且如甲有物力一千貫乙
有物力七百貫則甲替而差乙丙有物力一百貫則丙替而差丁無可差

者又於得替人輸差則是丁以一百貫而比甲一千貫役次均矣每遇輸
差公行賄賂茲吏肆巧旋為陞降萬一獲免已被重困此其為害二也乞
申嚴法意禁嚴州縣勿加雜役勿縱科擾仍乞令每都以田產物力十分
為率及三分者充大保長及七分者充正副一次及十分者役次倍之充
保不充不道充正副充正副者不先充保長庶幾中下之產有歇役之期而
充役之家無破產之患詔令戶部看詳 二月二十七日臣察言近因宜
州一鄉上戶絕少下戶極多守臣奏請本欲不候歇役二年即再差上戶
有司看詳誤將歇役六年指揮便行衝改遂致上戶却稱朝廷改法是以
鼠尾流水差役必欲差過白脚始肯再充當差之際紛紜爭訟下戶畏避
多致流徙蓋上戶稅錢有與下戶相去百十倍者必俟差過下戶則富家
經隔數十年方再執役欲望將歇役指揮依舊施行詔令戶部看詳申尚
書省其後戶部言契在法差募保正長係於一都保內通運物力最高人
充應並給帖二年替無可選者於得替人內輸差諸產簿三年一造方郭
十等鄉村五等已承王思心申請緣法意相妨已行刪去上件指揮欲
乞下諸路常平司遵守施行從之 九月十四日知忠州張德遠言川陝
商路別勅申明請降以經衝改釐革條件甚多謂如免役法自熙寧改創

行垂百年具有成憲今忠州諸縣近年以來於選差逐都保正却妄引未
行免役之前皇祐川陝四路鄉差里正戶長耆長散從承符官解子并手
力弓手勅條次第輪流差至第三等末人戶充保正却將紹聖紹興免役
令通都保內選差物力最高之人見行條令更不遵用致保正之役多及
下戶都保內家業物力有及一萬貫者欲役或至二十年不差却差至第三
等家業三百貫文人戶貧富相遠力役何由均平而朝廷見每役條令幾至
盡廢欲望特賜詳酌下四路各委詳明監司一自取索抄錄川陝四路編
勅及一路一司一州一縣別制繳中朝廷降付詳定一司勅令所重行修
立新書從事給舍黃祖舜等今看詳差保正自合遵用紹聖紹興見行役
法不應引用皇祐舊條故乞令戶部檢坐見行條法下川陝四路遵用
施行從之 三十二年正月十六日臣寮言江上踏車之人其間最為可
念當時采石之戰戰士持鋌戟用命於上而民丁運動舟船於下戰士之
膏固推行矣而同舟効死者畧無以及之願諭郡邑與免科役二三年於
是戶部言踏車人夫並係於五等人戶保丁內差顧其間上戶往往募人或
以佃客使當時並係親臨矢石不應却無膏惠欲下建康府逐一開具
的實姓名保明供申續據建康府申開具到共六千三百四十六人詔將

今來人數特與免科役一年 五月二日臣察言望令兩淮常平官及守
臣公共相度將去冬曾經侵擾州縣見在戶比照多寡每都量留保正一
名大小保長共三兩名管幹煙火等事外其餘不盡差候將來起稅日取
旨却依現在條法施行從之以上中興會要 紹興三十二年八月二十
三日 孝宗即位未改元 詔已降指揮去年江上路車人夫特與免科役一
年外所有搬運糧草往屯駐州軍或在路因病身故之人理合一體令本
路轉運司將放運糧草并在路因病身故人夫覈實保明依路車人夫與
免科役一年

孝宗隆興二年六月一日詔諸充保正副依條只合管煙火盜賊外並不
得泛有科擾差使如違許令越訴知縣重行黜責外守倅各坐失覺察之
罪以福建路轉運司言建寧府福泉諸縣差役保正副依法止管煙火盜
賊近來州縣違戾保內事無巨細一如青辦至於承受文引催納稅役抱
佃寬剩修葺舖攤拋置軍器科賣食鹽追擾陪備無所不至一經執役家
業隨破故有是命 八月十九日知岳州錢建言州縣差保正乞行下提
舉常平官將一路逐縣事體參酌謂如一都上戶稍多則差至物力若干
而止若一都內罕得上戶則以中為率差至物力若干而止此外無

可選則於得替人內輪差戶部契勘欲下諸路提舉司鈐束所部州縣遵依見行條法無令違戾從之 乾道元年正月一日南郊赦書州縣輒行

差商人夫應到過往累辟指揮約束已是嚴切尚慮州縣依前循習舊弊違戾差擾及抑令出備顧錢仰監司常切覺察按劾以聞重寘典憲 三年十一月甲申南郊赦同此制 同日赦書州縣差役自有條法指揮往往當職

官吏不躬親檢照簿籍戶口物力高下致輸差不均有有力者黃緣幸免下

戶復致頻併互有糾論更不究實杖蔓追呼淹延不決公吏恣行誅求誠

可憐憫仰諸路州縣今後須管依寄定差毋令不當引惹詞訴仍令常平

司常切檢察如有違戾去處將當職官吏按劾以聞 八月五日臣寮言

州縣被差執役者率中下之戶中下之家產業既微物力又薄故凡一為

保正副解不破家壞產昔之所管者不過煙火盜賊而已今乃至於承文

引督租賦焉昔之所勝者不過橋梁道路而已今乃至於備修造供使使

馬方其始參也儲諸吏則謂之參役錢及其既滿也又謝諸吏則謂之解

役錢知縣迎送慨夫脚則謂之地理錢節朔參賀上榜子則謂之節料錢

官有下鄉則謂之過都錢月認醋額則謂之醋息錢如此之類不可悉數

復有所謂承差人專一承受差使又有所謂傳帖人各在諸廳白直每月

顧錢多者至十餘千少不下數千若承差人則以之代其正身出錢顧募
尚或可也而傳貼人則嘗不曾承傳文貼亦令賦顧而占破伏望嚴勒有
司檢照參酌立定條法申嚴州縣今後如有尚敢令保正副出備上件名色
錢物官負坐以職私公吏重行決配至於承差人傳貼等人如充役之家
不願親身祇應止許承差人一名餘所謂傳貼之類並住罷從之 三

年三月十八日直秘閣陳良祐言今役法之行具說多端而未嘗有一定之
論是以吏以舞文愚弄村民富者多避免而下戶常見充役乞令逐路
提舉常平司行下州軍限一季條具經久可行利害申尚書省從之 四月

三日刑部修下條諸進納授官人特旨與理為官戶者依元得旨若已
身亡子孫並同編戶從之因軍功捕盜而轉至陞朝非軍功捕盜而轉
至大夫者自依舊法 六月四日戶部侍郎李若川言懷言官戶比之編

民免差役其所納役錢又復減半委是太優欲令官戶於編民一等輸納
更不減半以歲所入約百餘萬緣專責諸路提舉常平司委逐州主管官
別取依經總制錢條限解發從之 八月七日滁州來安縣稅戶楊廣等

言昨奉詔召募萬弩効用去年蒙朝廷念兩淮累經戎馬蹂躪特與廣寧
給據歸耕未得兩月本縣便與不當弩手之家一例充保正長乞行蠲免

遇一作偶

詔蠲免差役二年二十四日臣寮言泛色補文學與特奏名文學人差役事戶部勘會欲下諸路監司行下所部州縣將特奏名出身之人若未入正官如遇授破格差遣即遵依紹興二十九年五月之制如已落權合注正官人方始理為官戶從之九月十九日四川制置使兼知成都府汪應辰言近日臣寮有請欲罷催稅戶長改差甲頭此但見戶長之害而思有以救之不知所以害民者在人不在法也臣切以戶長之法無可更易望降明旨令州縣並依見行條施行而勿復它議詔令戶部下諸路准此十月十九日臣寮言臣所歷州縣見民之所以不安者莫大於執役非役法之不善亦由議法者時有更改而執役者困於科擾所以不能自安也請言科擾之略有弓兵月巡之擾有透漏禁物之責有捕獲出限之罰有將迎擔擎之差有催科填代之責有應副按檢之用有承判追呼之勞凡此之類皆執役之所深懼若蒙朝廷專行約束使州縣無復如前科擾常天下幸甚詔監司常切體察三年十二月十三日提舉浙西常平茶鹽公事劉敷士言欲將寡婦召到接腳夫或以老戶本身無丁將女招到接婿如物力高強即許以附寡婦有男為僧道成丁選募充役其召到接腳夫婿婿若本身自有田產物力亦許別項開其權行併討選募充役若接

脚夫贅婿本身有官蔭合為官戶之人即照應限田格法豁除本身合得
頃數今與妻家物力併計選差募人充從之 五年二月十五日右從事
郎李大正言紹興府諸縣自舊以來將小民百工技藝師巫漁獵短起雜
作瑣細估紐家業以應科數官物差募充役官戶全無上戶絕少下戶小
民被此科微官司不恤監繫拘留至鬻妻賣子不足以償納者乞截自四
等以下至五等民戶除存留厨庫店舖店舖租牛備船等六色外其餘
瑣細民目一切除去其應科數輸納為民害者盡行除去詔諸路轉運
司將州縣有似此瑣細害民因推排陞降日悉與蠲除毋致違戾 五月
八日刑部侍郎汪大猷言國家立保正之法緣法中許願無耆長者聽故
數十年來承役之初縣道必抑使無多不容避免蓋以保正必一鄉之豪
官吏百須可以仰給故樂於並緣以為己利凡有差募互相論糾官不加
察吏與為市或請以家寄之多寡分次之久近或謂以不拘官戶寺觀
例行均差或謂以一縣一鄉委同名次差充以揀移徙之苦或請令應役之
家自顧耆長專承引狀以革誅取之害或請止以上戶歇役久近物力高
下分數比折差募以優中下之家乞令諸路常平司各具逐路見今如
何奉行并臣所陳數端令逐司相度孰為便民或別有所見可以施行者

各限一月條具來上仍許戶部檢舉催促有違必罰俟制令本部盡取
臣寮前後陳獻參以見行條法立為定制從之 九月十六日詔應福建
路州縣催科之人悉仍其舊如近來創置甲頭與保正副長追稅之擾一
切罷之○臣寮言兩稅催科用戶長或者長之類此通法也在江浙間則
以賦入浩繁者戶長不足以督辦乃權一時之宜而責之保正副長自二
三年來福建諸州縣亦倣江浙之例而行之而不知福建地狹民貧賦入
不及於江浙也乞行禁止故有是命 六年二月二十一日詔曰朕深惟
治不加進夙夜興懷思有以正其俗者今欲均役去嚴限田抑游手務農
桑凡是數者卿等二三大臣深思熟計為朕任之而力行之其交修一心
毋輕懷去留以副委寄此朕所望也 二月一日帝政殿學士知荆南府
充荆湖北路安撫使劉拱言諸郡起籍民兵但以丁多差戶初不調家產
多寡家產寡者往往棄產而遁欲乞明示優恤應充義勇除依條言差保
正長外並免非泛科役有身丁錢處與免身丁錢其第四等戶除非泛科數
外更與免差保正及大小保長五等戶除免應于科差外更與量免三
分或二分徭役庶幾貧下之人均受優恤之惠其總首若係管轄之人
無一縣不滿千人者乞與免保正長差役從之 五月二十五日臣寮言

保正之役為良民之害今之議者多方立法以救其弊先後違忤有司無所
適從願行者長之法募民之有產者為之其職止於煙火盜賊應征賦
之事不得以青之然後罷去保正之役別有產之家庶幾休息於是臺諫
戶部掌貳有詳言檢會元豐八年十月指揮耆戶長壯丁之役皆募充其
保正甲頭承帖人並罷欲下兩浙路權依此給顧直募耆戶長壯丁從之
九月二十一日中書門下言役法之害鄉三等尤甚有田之家盡歸無
并小民不能養業以致州縣差科不行雖中嚴限田之法而所立官品有
崇卑所限田畝有多寡品寬田多往往互假其名以寄產不若一切物拘
限法只選物力高強官戶與民戶通差則役戶頓增下戶必無偏差之害
欲寄惠及民莫出於此今措置自今並以官戶與民戶一季通選物力第二
等以上輪差二年一替官戶許顧人代役且以十年為限如經久可得別
議立為永法詔依令兩浙路先次遵行 十月七日臣察言頃歲有漕
臣務在催科急辦不用役法罷去稅長行下州縣每三十戶差一甲頭逐
時催稅縣道並緣為姦一名出頭即告示出錢數千謂之甲頭錢往往一
縣歲不下五七千緡以至萬餘緡或云應劄鎮寨或云解發本州至今猶
有行者如一縣所管萬戶則秋夏兩稅合差甲頭六百餘人此事豈不為

援乞下諸路提舉司並行住罷仍常切覺察詔戶部檢坐乾道二年九月
已獲旨行下如有違戾重作施行 七年正月二十九日臣察言訪聞慶
州松陽縣有一兩都憚充役被產之苦議欲相約各出田穀以助役戶風
義可嘉望下本州許從便依舊循義役規約行使官民願預者聽增入
仍乞令知州胡沂將六縣已結義役詳細規約繕寫成冊繳進從之 八
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戶部尚書楊侯等言今將給合同本部長款詳到臣
察陳請役法忝酌如後一在法催稅分定比近保分催納具寄產戶令見
任慶大保長催續降紹興十二年勅旨却今寄產戶充大保長既非今處
相近煙火盜賊無緣機察亦難以青辦催科今欲依舊法差募一差役舊
法係以物力通選續承紹興十五年八月勅旨許差物力高單丁每都不
得過二人其應充保正副或催稅戶長止得一名不得雙差卒為優恤單
丁之家行之既久姦偽百出富豪者多以單丁而免役貧弱者或以丁家
而屢充今欲不拘丁數只依舊法通選物力高者充役庶得均平一小保
者舊無替法今欲限二年一替更不給帖一在法鄉村盜賊鬪毆煙火橋
道公事並耆長幹當今欲有著長處依舊例無耆長處保正同一人戶冒
撲酒坊如今戶別無田產物欲令以坊本物力就本戶充役有田產物

力即以少併就一多處充應一代役人許募平縣土着有行止之人不得
募放停軍人及曾役公人違者許告將犯人顧錢坐贓論仍不許受兩家
顧募曾經代役或罷去報告論他事者依役公人法從之 九年三月二
十五日在兩運判馮忠嘉言本路州縣輒以採斫木般運鐵炭及以和商
為名差夫般擔行李致妨農作欲望行下遇應辦軍期般運糧草增築城
岸方聽差夫仍中監司及中朝廷候得旨方許差撥若州縣差夫私自役
使乞申嚴法禁從之 七月四日詔諸路轉運司行下所部州縣將女戶
如實係寡居及寡居而有丁者自依條令施行其大姓猾民避免賦役號
為女戶無丁詭名立戶者即自三等以上及至第四等第五等並與編戶
一等均數仍令州縣多立文榜曉諭限兩月陳首與免罪改正如違許告
斷罪告常許依見行條法以臣察言大率一縣之內係女戶者其數無幾
而大姓猾民避免賦役與人吏鄉司通同作弊將一家之產折為詭名女
戶五七十戶凡有糾配悉行蠲免乞立法革其弊故有是命 十二月九
日詳定一司勅令所修立下條諸村墮五家相比為一小保選保內有心
力者一人為保長五保為一大保通選保內物力高者一人為大保長十
大保為一都保通選都保內有行止材勇物力最高者二人為副保正餘

及三保者亦置大保長一人及五大保者置都正正一人若不及即小保
附大保大保附都保具紹興五年四月十六日勅單丁及寡婦有男為僧
道成丁及僧道並許募人充役官司不得追正身乃是優恤單寡之家故
令募人充役合依舊存留以備熟用從之先是臣寮言常平免役差大小
保長都副保正之法後來選差不便紹興五年四月十六日勅旨於大保
字下添通字選保字下刪去長字及紹興九年四月四日勅旨於都保字
下添通字選字下改大字為都字保字下刪去長字自差役極便紹興十
七年六月二十三日申明止作存留故州縣行抵抵格今乞刪修成法故
有是命以上乾道會要